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版

新尺牘類語

冊

1072
47
嘲諷類

西陵
注 淇懌漪箋定
徐士俊野君閱評

翰墨類

慰問類

邀約類

餞送類

請乞類

餽遺類

隱逸類

釋道類

技術類

家庭類

閨閣類

上海廣益書局總發行

● 告 廣 局 書 益 廣 海 上 ●

書 牘

名 人 筆 記

著 雜

◎ 黃山谷書牘	◎ 黃石齋書牘	◎ 呂東萊尺牘	◎ 汪南溟尺牘	◎ 曾惠敏尺牘	◎ 薛屺使書牘	◎ 湘綺樓書牘	◎ 異聞叢鈔	◎ 庸盒筆記	◎ 新盦筆記	◎ 我佛山人筆記	◎ 古今筆記精華	◎ 畫幃室隨筆	◎ 動物催紙術	◎ 國歌類編	◎ 古今畫史	◎ 中華新字典	◎ 御製耕織圖	◎ 篆文四書
三 角	二 角 半	三 角	二 角	二 角	二 角 半	四 角	四 角	四 角	五 角	四 角	四 元	二 角 五 分	六 角	二 角	三 角	一 元 四 角	八 角	一 元 二 角
◎ 袁隨園書牘	◎ 俞曲園書牘(四種)	◎ 樊奕山書牘	◎ 袁總統書牘	◎ 黎總統書牘	◎ 孫中山書牘	◎ 黃克強書牘	◎ 蝶階外史	◎ 虞初近志	◎ 隨園筆記	◎ 西青筆記	◎ 漁洋筆記	◎ 五彩新方字	◎ 醫女	◎ 女子古文觀止	◎ 技 擊 錄	◎ 拳 師 傳	◎ 新 智 叢	◎ 男女婚姻寶鑑
三 角	五 角	二 角	八 角	八 角	二 角	二 角	四 角	六 角	近 刊	二 角	近 刊	六 角	一 元 二 角	二 角	二 角	八 角	一 元	

分 類 新 纂 古 今 小 說 精 華 二十四冊 定價四元 實價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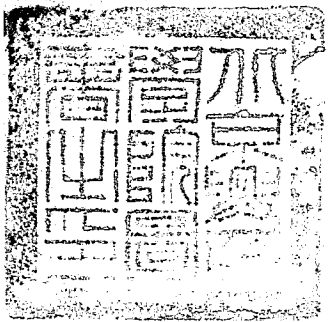
(售 分 有 均 莊 書 埠 各)

中華民國七年

北京同學會寄贈

尺牘新語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北京興亞學院圖書登錄番號
第 139 號

凡 例

一是編斷自近時新牘不列舊人正如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所以他本中前代名公鉅卿騷人墨士佳篇非不彙彙不欲蒙溷入選其或一二先輩耄期尙存卽其人已往而所贈答之友猶在因而特留不在此例

一集中所載諸牘大約抄本爲多或遠地郵筒或同鄉手授或藏之篋笥或傳諸友朋異采新花光華奪目隨到隨選隨評隨梓但有事類之分並無爵齒之序觀者亮之一茲選以新穎古韻爲主爽處似噉哀梨艷處如披蜀錦春鶯曉囀秋蛩夜鳴卽敷衍半幅已令心曠神怡若長篇章大章論堪不朽者間爲采錄然不敢多載也

一每選一牘必兩人互相商榷并得之同人贊揚悉化成心別無情面至於二三知己入選稍多者皆因佳不勝收非緣情不可却

一友人叅論兩家各有知交隨便借光尊字並不以先後爲重輕且二十四類亦未嘗依次付之梓人想在同心自能垂鑒

一各類之前另製小序皆就所選衆函中敘事議論相爲彷彿而以數言爲之發端者與坊間諸篇隻字不同寓目之餘統祈印可

一校正至再至三魯魚亥豕之訛庶幾可免然而落葉之喻淨掃誠難卽有留餘亦同疑闕

康熙丁未蘭秋西陵

徐士俊野君
汪淇愴漪
仝識

尺 牘 新 語

分類尺牘新語總目錄

卷一	理學
卷二	政事
卷三	文章
卷四	詩詞
卷五	慶賀
卷六	游覽
卷七	贊美
卷八	薦舉
卷九	懷叙
卷十	規箴
卷十一	曠達

卷十二	感憤
卷十三	嘲諷
卷十四	翰墨
卷十五	慰問
卷十六	邀約
卷十七	餞送
卷十八	請乞
卷十九	餽遺
卷二十	隱逸
卷二十一	釋道
卷二十二	技術
卷二十三	家庭
卷二十四	閨閣

分類尺牘新語卷一理學序目

汪。憺。漪。曰。天。下。安。得。有。理。學。哉。枝。鹿。而。男。女。分。土。簞。而。禮。樂。寓。是。卽。綱。常。名。義。之。星。宿。海。矣。而。鯽。儒。之。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豈。春。秋。以。前。諸。君。子。果。皆。乘。炬。度。日。耶。理。學。莫。盛。於。宋。而。一。時。衰。博。名。流。有。吟。風。弄。月。者。有。不。啜。茶。觀。畫。者。未。知。同。異。若。何。蓋。世。有。真。理。學。卽。有。質。理。學。真。者。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而。質。者。如。周。公。之。發。狙。叔。敖。之。優。孟。自。不。可。以。不。辨。聞。昔。有。絳。帳。鉅。公。盛。衣。冠。坐。臯。比。集。羣。弟。子。講。賢。賢。易。色。章。其。夫。人。從。帳。後。呼。曰。公。夜。來。暗。中。竊。婢。以。致。觸。屏。敗。面。豈。亦。賢。賢。易。色。耶。由。此。觀。之。自。欺。欺。人。寧。非。千。古。笑。柄。茲。集。雖。未。敢。云。闡。濂。雒。之。藩。籬。抉。關。閩。之。奧。突。然。大。都。取。其。真。者。不。取。其。質。者。古。德。有。云。位。言。并。妙。語。運。水。及。搬。柴。石。齋。先。生。詩。云。看。多。起。倒。翻。名。目。仍。是。饑。餐。與。倦。眠。此。乃。真。實。理。學。也。

集理學第一

與盧燦斗

程光祿

答朱青萊

沈九如

答賈靜子	胡貞開	與人	魏裔介
與沈甸華	張壇	答友人	徐灝
呈友人格言	彭兆元	與汪懋漪	葉生
與徐漱生	董道權	寄及門朱士龍	沈九如
與紀伯紫	高阜	與李舒章	方以智
復謝健行	汪淇	寄門人林殿颺	蔣鳴玉
又	蔣鳴玉	復周櫟園先生	高阜
與杜丹木	顧二榮	與黃九烟	徐士俊
與汪懋漪	杜振	與陳子遜	顧二榮
與左襄南	杜振	答陳非白	張遺
與減齋論老	程正揆	與宋荔裳	陸燦
示學思	李明睿	寄林殿颺	張遺
與沈東瀾	邵泰卿	與查大谷	金七觀

答毛稚黃
文燈巖先生

鄒祗謨
嚴 沆

寄李于王

來集之



分類尺牘新語卷一

西陵 汪 淇 詹 漪 箋 定

徐士俊野君 仝評

友人

吳雯清方漣 查 望于周

叅論

理學類

與盧燦斗

程光禪奕先

足下昆季無恙。去秋南池話別。即擬冬月束裝上都。不意公門一字。直屆清和。方得注結。未能北首。即向燕路也。每念足下。遜敏性成。好古不厭。作詩則意擬曹王。習書則思追歐褚。顧自欲狀忘其精進之勇。而歸功師資。僕寧無惡焉。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蓋師不過以傳道授業。解惑而其身體力行。則全在學者之自勉。不然傳其所傳。不傳其所不傳。授其所授。不授其所不授。解其所解。不解其所不解。鮮克濟矣。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正所謂能自得師也。孔子之後。游夏之徒。各以其所學為師。漢儒則以專經為師。而有其經師。唐人則重座主門生。而無其經師。至宋儒倡明理



學。師道尊嚴。衍於元。蔓於明。書院之設。遍於宇內。可謂盛矣。及其弊也。極於分門別戶。訐異扶同。雖名講學。無殊聚訟。皆由名心不化。私異未除。若揆之孔子。不可語上。孟子歸有餘師之義。而知諸儒老生之受蔽良深也。總之弟子之求於師。不必慕於其名。師之視弟子。不必期其嗜學於我。譬慈保母之孔子也。坐立行言氣候。自至。雖慈保母不得辭其力。而究不得居其功也。僕生平樸魯無他長。惟以誠心與人。故無傾蓋刎頸之交。而亦無凶終隙末之事。及遇足下兄弟。又皆至誠人也。兩誠相孚。故相得彌厚。而足下之慕於僕者。謂僕能益足下。僕竊自揆度。何能毫末有益於足下哉。足下穎悟絕倫。加之以折節。古人不難到。僕徒以論說講貫。差能明理。重爲足下所歸與。必期相與於有成。是固足下慕德之誠也。今以南北遠道。俗務所羈。會面之期。未能自必。秋間服闕。定當買勇以赴前約。謹先以數行奉告。想足下亦斷不以僕言爲河漢也。諸昆季不另具候。統希致意。

汪懽漪曰。素絲之質。附近朱藍。學者無師。何能明道。願師道今少貶矣。安得昌黎伊川其人。一振起之耶。奕仙弘才碩學。每以靜氣與人。往還觀其師弟間相勗如此。可謂真切不浮古道。照人顏色矣。吾願學者以之爲斗極。

答朱青來

沈九如宣子

來札論孝義傳。詳矣。余謂孝不難。感人爲難。古未易縷指。卽如去夏嚴太夫人壽。四方賓客。拜母登堂。屢滿戶外。顯亭必爲長跽。奉太夫人觴。日凡數舉。鄉里至翹首咋舌。今春顧且庵奔母喪。望里門哀號嗚咽。麻經淋漓皆洗。行道之人亦爲之涕下。兩公雖欣戚異情而感人一也。豈謂尊貴禮出自然。良由至性緣事而至。孝身事感人不。止爲身事不。朕徐少叅集古孝子三百一十有八。可以感人者僅三之一。亦烏足以孝飾後世哉。

汪憺漪曰。嚴顧兩公爲人倫模楷。與余俱屬數十年之交。知其孝友甚詳。今宣子籍中寫出至情。以彰孝則所謂現宰官身而爲說法者也。文章感人又在茲牘。

答賈靜子

胡貞開 循蜚

辱教處世。必須用智。弟通夜思之。竟有大不然者。孤竹二君。潔身甘遜。不免餓死。郭璞言人禍福如響。乃命盡日中。孔北海楊德祖。聰明博達。而相繼被誅。石虎寬殘之主也。佛圖澄狎之爲海鷗。鳥敬新磨。俳優小人耳。弄同光皇帝於股掌之上。甚至批其頰而

無忤色。豈數君之智。不若二子耶。董威輦云。元鳥汙幕而不被害。飛隼遠舉。或以致死。靈龜七十二鑽。智足以知千百年未來事。而不知剗腹刳腸之禍。在旦夕間也。智者千慮而一失。愚者無意得之。天下事。豈盡可以智求哉。

徐野君曰。和盤托出。都無是處。所以東坡云。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智之受累。正自不淺。

與人

魏裔介石生

禪學亦不可不看。不看。或疑其高遠精妙。有過於吾儒處。看後。則知其高遠者。未有實地。其精妙者。非吾儒之所謂精妙也。

吳方澍曰。要言不煩。不闕之關。真端揆之正論也。

與沈甸華

張壇步青

弇州爲晉人解嘲。稱宋儒褒衣講道。無補於亡。何責於清談誤國。僕謂不然。文公立朝。僅四十日。此後卽羈竄無定。至歿猶禁人不得會葬。此何等時。而猶厚責道學之延國脈。耶。江表諸公。自宰執以下。揮塵而談清虛。而所謂神州陸沈。中原版蕩。當時已歸罪王夷甫。安得借此爲解也。敢以質之高明。

汪憐漪曰論世觀人兩得之矣步青敦默持重故出言必正大確當

答友人

徐 灝 激 生

得足下書。知近日以修身積善是務。愚謂萬事悉本於心心之不端。身何以修。善何以積。昔人又言明心本於見性。不知務此欲事事而制防之。所謂治其流而不治其源者矣。卽如近日廣刊感應篇。此亦世人遭亂已極。善心萌起之機。故天帝於此降靈。鬼神爲之昭示。篇中所列善惡雖多。要以一心爲主。此心既正。然後逐事操持。所云存養之功。先於省察也。先賢論九思。只是一思。恐徒求諸心而不習諸事。故列言九思。欲人隨事而反諸心耳。心體旣明。觸處見吾天命之性。此又因流識源。孟子左右逢原之謂矣。予向刻戒約數條。且晚存察。同學有來相問者。惟以治心一語告之。足下資力過人。必能勇猛精進。故敢獻其愚衷。庶幾採擇而力行焉。較之往日之功。當更有得已。

汪憐漪曰激生人品端方於孝道尤爲克盡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

呈友人格言

彭兆元 葆初

覽古格言甚多。如心相宅相兩則。更屬士庶修齊切要。矢懷二十餘年。傷貧窶而未遂。

然人心不古。江河日下。欲挽其頽。非此不可。謹分硯田之粒。用擴心田之種。苟有益於人間。卽貧窶亦吾願也。倘蒙鑒賞。幸廣同人。

查于周曰。要言不煩。知葆初之立心。迥出塵表。

與汪儻齋

葉 生 又 生

人生五十以後。猶不忘婚宦。真癡兒不了事者。此時銷壯心。遣餘年。惟恃朋友一途。顧友有三難。年相等難。行相類難。少長相習尤難。僕年大矣。行又僻。少長二三。或宦游。或物化。或臭味差池。始蘭蕙。今蕭艾。若兄則真躡狀魯靈光也。年之等孰如兄。行之類孰如兄。少長之習孰如兄。且里閭相去。只里許耳。謂宜晨夕無間。而兄日在慘澹經營之中。月晤面者。不一二通。又安所恃。銷壯心。遣餘年。耶。弟曩時室有荆婦。頗諳世務。善家政。遇攢眉時。輒爲引譬排遣。不幸先朝露矣。今枯坐斗室。有談無所。與陳有懷。無所與展。兒女成行。長者自適。已事而已。少者跳浪不更事。徒傷人意。是以忽忽無歡。出則不知所往。每一念至。輒泣數行下也。以故年來。歸命竺氏（字子云）謂一切有情。皆當空諸所有。而體又善病。因與兄同學養生家言。吹噓呼吸。可扶殘喘。弟中實有所爲。非遷流三教中。

好。高。立。異。爲。也。每。想。兄。向。平。之。願。已。畢。大。家。團。圓。真。天。倫。樂。事。且。兄。又。好。道。謂。宜。收。攝。身。心。料。理。自。家。大。事。拉。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世。務。付。之。兒。輩。乃。營。營。逐。逐。宵。旦。不。違。何。者。是。他。日。將。得。去。者。乎。昔。謝。康。樂。一。代。才。人。而。遠。公。不。與。入。社。爲。其。心。雜。也。前。人。初。不。臧。否。七。賢。至。顏。延。之。著。咏。刪。却。阿。戎。且。併。及。山。公。豈。非。以。其。名。利。滯。無。世。外。觀。乎。凡。所。稱。引。皆。兄。所。知。顧。力。行。何。如。耳。今。日。惟。弟。於。吾。兄。可。以。斯。言。進。意。有。未。善。望。相。爲。往。復。否。則。更。以。晤。言。消。之。

注。擔。漪。曰。余。志。切。求。道。但。萬。事。糾。紛。不。能。解。脫。又。生。棲。心。禪。學。而。應。酬。亦。復。不。絕。其。病。則。同。然。了。得。世。務。亦。是。道。緣。也。但。又。生。靜。子。動。耳。余。較。又。生。長。且。向。平。願。畢。自。今。以。後。定。將。屏。跡。刪。緣。空。諸。一。切。佩。吾。友。之。良。箴。矣。

寄及門朱士龍

彭址 沈九如宣子

生。平。未。嘗。熟。藥。性。而。嘗。執。不。服。藥。爲。中。醫。之。說。然。近。者。親。友。彫。落。或。以。不。及。藥。而。殤。或。以。勤。藥。而。又。殤。而。勤。藥。而。殤。者。更。甚。大。抵。今。之。醫。家。有。專。用。補。者。有。專。用。疏。理。者。各。有。宗。源。猶。宋。儒。王。敬。主。誠。各。有。頭。項。牢。不。可。破。非。不。可。破。也。其。所。學。止。此。而。已。故。一。人。云。狀。則。羣。從。而。以。爲。狀。間。有。否。者。又。固。執。所。見。以。已。意。見。奇。究。竟。未。嘗。問。病。切。脈。細。心。理。

會。此不服藥爲中醫。蓋古人發憤之所爲云也。願初受病時。病者皆自知之。願無護疾忌醫。而真稱國手者。亦甚無執已見以輕人性命哉。

汪憺漪曰。古人以醫爲險。多以之論國。而此卽以之論身。可見太過不及。好奇好平。皆病根也。因思有病不治。常得中醫。二語中庸之道在其間。

查子周曰。議論快暢。筆尖上如瀉水。相似心目爲之一開。

與徐漱生

董道權 巽子

袁了凡先生功過格。其有益於今日之人心不淺。第正之以吾儒之學。未免有君子小人。王霸純雜之分耳。五倫之事。吾所當盡。不盡其事。而謂之過。則然。克盡其事。而謂之功。則不然也。然卽其書而行之。期於寡過。未必非作聖之階。若行之而謂某事准百功。某事准十功。則此邀福之心。可謂之道心乎。日見案頭置此一帖。手爲點定。將以之寡過乎。抑以之邀福耶。爲利爲義。毫釐千里。不可不辨。

徐野君曰。巽子詩文皆踞絕頂。在西里盤桓五十日。始得與余作相見之歡。識其人。玩其著作。縞帶之契。當益深耳。乃於修德之功。倦倦若是不更置身於萬丈峯頭也乎。

與紀伯紫

高 阜 康 生

古人立言簡至。雖曰用意深厚。亦曰氣運醇龐。留所未盡。以待後人之剝換耳。此又造化全副本領。合數千百年操觚染翰之人。共爲一篇文字。如以古人作冒。後人作項。古人作項。後人作腹。前後相爲淺深詳畧者。不然。後人之言。仍是前人之言。豈不雷同可笑。然使後人之言。竟非前人之言。則此數千百年中無限之人。遂有無限道理。不又令人無所適從也哉。

吳方漣曰：奇論開天。竟是千古大文章。一篇小序。想其胸中。高於人一等矣。

與李舒章

方以智密之

世以莊列寓言。而寓實。始於易。方圓圖書。萬變畢具。初未嘗言理言事也。畫前畫後。非造閉解閉之所出耶。龍狐牛馬。杞蕘穉茹。皆象教引觸。不作譬況者也。化而言之曰法身。曰牛車。曰醯眼。曰六臂。曰千手。摩尼寶珠。隨人變色。破塵經卷。龍樹入海。嗅而知之。果恃鼻乎。如椰子大。貯萬卷書。天在山中大畜之象。乘雲氣。騎日月。惟達觀者。方可與語。

王丹麓曰：寓言始於易。而詩之鳥獸草木。此與遂繁。從此推廣。乃爲聖人師萬物。

復謝健行

汪淇 慎齋

士人束躬學道。是謂自修。若藉口理學。是謂自欺。自欺之與自修。外面似全無分別。只在能寡過與不能寡過上。真僞判然。此是觀人法。亦是省身法。故寡過爲理學家真宗旨。

徐方虎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終身只守得寡過未能四字聖賢緊要處原不爭多

寄門人林殿颺

蔣鳴玉 楚珍

聖賢遜世之學。卽洗心藏密之功也。愚知之而不能逮。以是叢尤招謗。所望後之賢者。體味此意甚深耳。旅長安。百凡以靜密爲主。大約寧失之謙。正不必以辨淄澠爲舌。察淵潛爲目也。不肖爲家父母如此僕僕。所云逮其存也。若一官則萍梗視之矣。他日政當爲黃夫子座下一懶殘耳。

徐野君曰大學問人先從處世上做起。若世法齟齬則道法亦成齟齬。蓋不能表裏透徹故也。此牘已識本源

又

蔣鳴玉 楚珍

時艱如此。非得面面皆鋒。身身是眼。如門下弘才。靜畧未易了此。一橋公案也。僕僅僅郡邑之長。若少違所任。蚊負山矣。何敢再作他想。

汪懋齋曰贊歎處有大責成欲使門下士皆爲陶士行祖士稚一輩耳

復周櫟園先生

高 阜 康 生

無才之人。固不必惜其不忍。若無氣之人。乃更無用教之。以忍也。子房當日。不但大索不獲。爲老人珍愛。卽誤中副車。亦甚入老人心眼矣。何也。天下有氣之人。多不能忍。亦惟有氣而忍。則氣不妄動。留爲可用。若無氣而忍。天下安用此忍爲哉。不狀三家村中。豈少唯唯進履之人。彼老人亦將賞而目之曰。此孺子可教耶。

黃子吉曰世外奇人。方具塵中慧眼。相識處一點不差

與牡丹木

顧二榮人正

朱子之前無朱子。以周程張子諸儒。至朱子而集其成也。朱子之後無朱子。以宋元明三代之士。學朱子而未領其要也。朱子主敬以立其體。敬之一字。是千聖心印。窮理以致其知理之一字。是盡性至命樞機。迨乎反躬以踐其實。而後知朱子紹道。統立入極。

爲萬世宗師。只在力行。不在空言也。故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汪懋漪曰指南車不差毫末可以縱橫九萬里上下數千年

與黃九烟先生

徐士俊野君

讀書則人敬之。積善則鬼神敬之。弟常奉茲二語。終身勿失。蓋愈行則愈有味。愈有味則愈行。久久相安。有樂無苦。此大丈夫立定脚跟處也。嘗聞某相國堂聯云。放開肚皮吃飯。立定脚跟做人。或以首句爲不佳。弟解之曰。試觀小人長戚戚者。震雷常在。七箸間。那能放開肚皮吃飯。不覺忻然而笑。先生釋褐三十年。甘苦備嘗。清節愈著。故敢以此爲先生告耳。

吳方漣曰本是勸善語却說得解頤若腐儒之談開口便已厭聽安得鞭心入理也野君人品素所推服此

牘固當置之座右

與汪懋漪

杜 振 丹 木

人生墮地來。目能視。耳能聽。手能持。足能行。便是一肉身仙子。何必更向終南尋真訪

道也。只恐目視惡色。耳聽惡聲。手容不恭。足容不重。便被罡風吹墮羅刹鬼國。然則仙人懼劫。豈必在五百年後耶。知此則不離凡世。而可立證上真。道兄以予言爲誕否。

徐野君曰。完得本來面目。卽是真佛真仙。無奈罡風日日在。尤竅間起也。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見三教原是一理。

與陳子遜

顧二榮人正

人無必爲聖賢之志。則安於卑賤。人有易於爲聖賢之念。則必流於無忌憚。欲學爲聖賢者。當從擇善固執。以盡人之道。斷不可躡等好高。以妄冀乎從容中道之聖人。是以尼山夫子。從下學以盡上達工夫。今人好說上達。反舍却下學。絕不理會。是爲大病。古今學者。所以必宗朱而存陸也。

張又競曰。掃除障礙。彈指清塵。省却朱陸異同之辨。

與朱襄南

杜振丹木

王文成公理學事功。彪炳千古。却從良知二字入手。卽從良知一生得力。便見良知許大作用。不是空空在口頭上說。後人既未識文成面目。又何從識文成心髓。須將文成

一部紀載。從頭細玩。尋其入手得力處。果是如何。許大作用處。又果如何。此時自不煩予之饒舌。更說甚現成良知也。若一味掃却。且料理舉業去。無增口業爲妙。

汪憺漪曰：儒家語錄與釋家語錄自是不同。此中有功業根本在。非明眼人不能闕破。

答陳非白

張遺瑤星

承示靜坐要訣。信是塵塗津梁。但名相繁多。門徑差別。本欲求靜。勞擾滋甚。不如聖經知止定靜。數言爲有。巴鼻也。祇如易之自強。艮止。詩之思無邪。書之安汝止。禮之無不敬。守定一語。朝提暮儆。眉毛厮結。打成一片。縱不能到佛地位。要不失爲躬行君子耳。先生以爲然否。

徐野君曰：實語可參。無字彈斷學不得。

與滅齋論老

程正揆端伯

老氏非孔子。不知孔子非老氏。不讓此爲東周。彼遂西渡。猶龍之龍。其在是乎。荀子曰：知誦而不知伸。非知老子之知者耳。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問答皆禮事。卽老子也。夫子學禮年十七。爲周景之十年。老子時二百五十歲。夫以二百五十年之周。

流經籍不出一書。此心豈僅以五千言了者哉。及遇十七歲之子。而中土非老氏有矣。強而著書。則五千言之幸。老氏之不幸也。

黃子吉曰空曠之論從博學中來。上下古今獨標元賞。

與宋荔裳

陸燦湘靈

聞日下頗苦蕭瑟。兄與弟。卦之旅也。朱晦翁云。不知聖人特地做一個卦說。旅則甚。弟意聖人說一卦說終身。亦說即事吾人。一生皆旅也。以踪跡言。則吾輩大半旅耳。卦說資斧在巽上說。甚妙。旅中不能無備禦物事。只次第去便是。風行水上。此法不敢獨用。并以為歲饋何如。笑笑。

汪懋漪曰天地逆旅。光陰過客。人於此中。只以不寂寞為佳耳。誰饋誰受。何有何無也耶。

示學思

李明睿太虛

文無定體。五經如易與春秋。豈是今人文體。詩書則又異矣。若莊騷則又奇之奇者。佛經至五千餘卷。豈復與吾儒同。彼王實甫羅貫中施耐庵。又豈拘拘於一例乎。得此便知作文之法。要縱橫爛熳。出入變化。使人莫測其起止。乃可汝宜勉之。

林殿殿曰如此論文體豈易爲揣摩者那要非親關手不可

寄林殿颺

張 遺瑤星

蕭。寺。披。衷。山。樓。小。飲。良。朋。畢。集。風。日。增。韶。不。謂。五。濁。界。中。猶。有。旃。檀。婆。律。芬。馥。未。散。也。所。悵。行。旌。恫。劇。饑。渴。翻。殷。念。此。黯。然。時。介。胸。臆。耳。老。社。翁。既。買。鑑。湖。之。舟。弟。亦。鼓。梅。里。之。棹。相。期。支。硯。苔。雪。間。得。一。袈。娑。地。打。包。過。堂。隨。緣。粥。飯。理。亂。不。聞。竊。附。杜。五。郎。黃。野。人。之。後。畢。此。餘。年。而。飄。蓬。之。踪。未。卽。匏。繫。值。同。盟。萬。開。來。使。君。挾。之。永。嘉。永。嘉。固。浙。中。勝。地。名。山。支。水。可。以。恣。登。眺。奇。花。異。卉。可。以。新。耳。目。既。性。在。所。便。謂。游。從。茲。始。迺。野。鳥。之。翮。置。之。籠。中。鴈。蕩。仙。岳。猶。勤。夢。想。瓢。笠。之。緣。恐。終。成。鈍。置。如。何。如。何。密。邇。膺。門。思。欲。杖。策。相。從。快。聆。塵。緒。而。枯。藤。破。衲。放。脚。未。能。惟。對。雲。霞。增。其。遠。想。耳。

徐野君曰滿紙有鬱葱之氣深林邃壑望而知非人跡所易到者真異觀也

與沈東瀾

邵泰卿 九卿

惜。字。一。念。發。於。中。心。僕。不。能。強。人。面。如。己。面。又。何。能。強。人。心。似。我。心。乎。第。凡。人。識。得。幾。字。亦。如。商。賈。輩。賺。得。幾。錢。假。令。千。金。之。子。棄。朱。提。如。土。芥。委。白。鑷。若。泥。沙。橫。費。濫。用。未。

有不坐致飢寒貧窶者。奈何囊羞一文。便知珍惜。而茂先書乘。竟落委棄。而不顧耶。我輩識字。原從惜字得來。惟惜字故能識字。既識字。愈宜惜字。此亦理之昭然。何用僕贅。僕媿媿而言之。兄等勿瞠瞠而聽之。幸矣。不然獬豸不識字。猶知觸邪。何覲然名教。而智出物類下耶。

徐野君曰：惜字之功最大。所貴念頭真切。不致有初鮮終。以字喻錢。是極善曉人處。

與查大谷

金士觀 觀我

讀書固所以盡性窮理也。今時未讀書。而人已先腐矣。卽有真正讀書之人。其初亦只從功名當貴起念。未嘗窮理。故理之不可行也久矣。昔人謂佛之一字。我不喜聞。今理之一字。亦不可說。足下讀書萬卷。入眼便化。又能洞晰時變。當必以弟言爲然。

汪懋漪曰：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理固時時在人眼前者也。此牘以數語冷敲。不言理而已備。

答毛稚黃

鄒祇謨 許士

謨白：稚黃足下。僕讀足下所撰巽書。至文論三篇。所謂以理爲主。以法爲輔。而歸其要於立志。嘆古今善言文章者。莫足下若矣。乃盛相推挹。許與過當。謂工文博學之事。世

少兼者。而僕與文友諸子。目迅齒快。力可兼取。嗟乎。何足下言之之易也。夫六經者。明理之文。而論法之至者。舍六經。無由問道。然後人。有志在宗經。以致力乎文者。有志在治經。而未達乎文者。有志在窮經。而兼及乎文者。諸理學家。不具論。卽以文章諸家言之。如韓之所云。易奇詩正。周誥殷盤。柳之所云。本經參傳。取原旁推者。此用經之法。以專爲文者也。至韓之論語解。歐陽之易傳詩譜。二蘇之易書詩傳說。此求經之理。而不專爲文者也。若夫蘇王之述洪範易象。歐陽之論秦誓春秋。以及子瞻子由之說經諸義。此又本經之理。而未嘗不盡文之法者也。鄭樵有云。耽義理者。薄詞章之學。爲鮮淵源。玩詞章者。媿義理之士。爲無文彩。此其事。古人固已難兼矣。僕顧何人。而欲爲所難。然而其志。則未嘗不立也。蓋僕嘗求之先世所傳矣。僕幼時。見先王父中憲公。懸車之餘。究研經學。五經惟三禮未及。餘俱各有著述。每一經得數十萬言。凡三十年。乃始成集。僕幸得受先世之傳書。而又身遭放廢。因而朝摩夕纂。其間爲之搜諸儒之同異。尋正學之指歸。鉤其散遺。綜其援據。至於既久。則思舉而托之簡編。而又不能自爲一書。以附諸先人之後。孜孜焉。稍爲論述。以寄於文章。理旣難窮。而法更未盡。始雖自喜。終

亦自慙。安敢以詡當時。而求後世之傳耶。乃文友諸子。錄而收之。足下又謬爲推擇。當謂鄙志。頗堅或不悖於古。載道之義。云爾。至足下所著異書。自文論而外。說經如新宮四象。論史如周公漢文。以及議祔葬復仇諸作。俱能推本經義。羽翼聖賢。僕是以知足下之所謂志與理與法者。殆足下自言其所得。而工文博學之兼長者。當在足下。而不在僕等也。雖然。文章之任。事在千古。前足下文論第三篇中。所爲表與裏符。言與行。顧初與終謀者。似不專爲文章發。而文章之道。莫大乎是。此最僕所願學。而未能者。期與足下共勉之。何如。謨再拜。

徐野君曰。著作家相對而談。如珀芥之投。如水乳之合。非門外漢所能擬議者也。許士先生鉅麗之筆。卽此書。便堪不朽。何況其他。時從江右郵寄。茲集適已告成。遂屈作殿春花。更爲生色。

寄李于王

來集之元成

別故人來。幾及兩載。旌旗滿眼。塵暗江湖。缺使問候。此心未嘗不懸懸于瀑庵也。弟在江城。辛苦困憊。備嘗而遍歷之。勁寇驕兵。層見疊出。吳頭楚尾。幾逼鯨波。書生伎倆。司李儀容。師乃訟之餘。兵亦刑之大。而黑白縱橫。無處布着。所謂燈牕之下。真心澄視。開

拓萬古之胸。揣摩當世之務者。豈足恃乎。吾兄抱膝空山。留心經濟。必有實實拯溺之方。不意其尙困蓬蒿中。十年不字也。貴來悟稀。自有其侯。衆人苟得。固不足羨耳。寇氛稍遠。冷暑如冰。獨故人之思。時形夢寐。可任瞻馳。

徐野君曰以鵬雞筋爲絃以鐵爲撥其聲如是不知從鐵硯中揮洒而出者也

上文燈巖先生

巖 沈顯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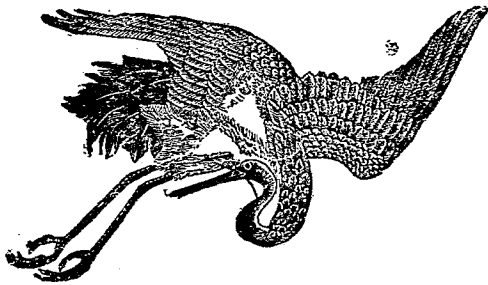
前歲遠荷玉函。言提其耳。撫書感嘆。悽動心脾。隨附數行。將以薄禮。稍申誠悃。諒辱注存。某濫厠門牆。最爲謏劣。吾師不見鄙棄。猥以性命之學相勗。從來知遇之感。不過功名進趣。顯榮當世已耳。若本有天良。習焉不察。提撕啟悟。我迷塗立命之恩。較生身爲尤重。江山非遠。漂泊難期。未獲立雪中庭。勉卒大業。重以道心不堅。人事未絕。塗面抑首。更就制科。遺天目之黃精。索長安之白米。捫心子夜。如失故吾。夫子聞之。亦當悵歎。古人結廬巉壁。垂釣淪漣。不虞饑寒。違問妻子。此念不固。終混泥塗。獨負吾師期許。盛心。以爲愧恨。因思仁山門下。不無仕宦之人。縱陸沉金門。奔走塵網。周旋朝夕。乃是此身。語默寢興。不無主者。隨時體認。茲理流行。傳不云乎。莫勿飲食。又偶選秘省。倍屬

靜閒虛館寂寥。課誦無幾。以其餘暇。披覽搜求。將繙濂洛之遺編。證姚江之宗旨。豁然。一。日。本。是。家。珍。行。之。維。艱。終。身。莫。罄。念。我。夫。子。高。臥。廬。陵。嘯。詠。匡。阜。武。功。山。裏。惟。有。白。雲。文。筆。峰。前。正。餘。春。色。放。懷。千。古。冥。對。先。賢。翫。習。此。心。之。變。通。斟。酌。人。生。之。得。失。功。非。一。日。樂。詎。容。言。某。幸。及。門。有。素。接。引。正。殷。竟。戀。鳶。鷗。之。腐。鼠。不。隨。雞。犬。於。雲。中。此。是。頑。情。不。化。塵。霧。經。心。然。道。逐。境。生。理。隨。時。顯。尙。望。夫。子。更。垂。善。誘。曲。賜。提。持。夙。夜。傾。心。如。此。而。已。

徐野君曰淵原至誼摭寫於尺素間道法世法無不融徹其才勝也是真歐門之大蘇卽昌黎李翱猶所不及余與先生相識尙在總角時此後雲泥遂成踈闊今以諸篇示教真是觸目琳琅但編目已成失於前列是所歉耳至於君家前輩典型容俟廣集方得借光并識於此

分類尺牘新語卷一終

卷一
理學



二十二

分類尺牘新語卷二政事序目

汪憺漪曰。古今之言政事者夥矣。顧其事有傳有不傳。幸而傳則邾莒曹滕可以膾炙千古。如其不傳。卽夔龍伊周亦恐泯沒無聞。聖門列言語於政事之前。非重言語而輕政事也。若曰政事如雲蒸水湧。過則已焉。所以傳政事者固端有賴於言語哉。言語之傳不一。或爲漁陽之歌。或爲春陵之詞。或爲雒州棠棣之碑。或爲山陰父子之譜。約畧盡之矣。而更有一種彙彙栩栩之文。出於歌詞碑譜之外者。則曰尺牘。尺牘非政事也。而政事或出其中。如光武之諭諸將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子陵之答侯霸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其爲政事也。亦大矣。

集政事卷二

上楚糧憲趙公遷黔撫軍書卽今浙部院

楊于先

上袁撫軍

楊于先

寄卓靜巖

姚玄燠

與人

楊繼芳

上楚方伯

楊于先

卷二 序目

東王又韓	徐士俊	東家淶水吏部	汪淇
候李掌科	陸雲龍	寄弟駿聞	彭兆元
答曹兵憲	朱芬	答解宅平	劉鴻采
答李香巖	曹溶	汝陰與人	熊文舉
柬杜平江	臧儔胤	答蹇中丞	王家屏
上姚兵憲	許風	復宣若木	來集之
與朱殿邦	來集之	與蔡朗度	沈鵬
復嚴別駕	來集之	與許湛明	汪淇
上胡冢宰	嚴沈		

分類尺牘新語卷二

西陵

汪淇檐漪

箋定

友人

黃周星九烟

叅論

徐士俊野君

全評

林時對殿廳

政事類

上楚糧憲趙公遷黔撫軍書

楊子先從庵

職牛馬軍前。忽忽兩載。歲月遷流。而壯心漸灰。兼以桂玉不克。生計日蹙。足將進而趨。趨。口欲言而囁嚅。自顧面目。殊覺可醜。無惑乎非笑之日多。而上人眷注之望。亦因以不專也。以不壯之心。靜聽遷流之歲。而以日蹙之計。坐銷有限之季。始之以囁嚅之態。來非笑者之口。繼又以不專之望。適值於可醜之時。竊恐上人意中。已絕無職矣之念矣。曩者職與朱推官。曾屢蒙垂青。均荷卵翼。朱推官才十倍某。而某之學識。不逮朱推官遠甚。且又無聲色臭味。可以悅人。而槩辱盼矚。計執事必有以知卑職也。以朱推官之才之行。猶且自引去。職復何言。是執事爾時之惓惓留職者。或異其人之猶可。而不

知其才之不可也。知其人之行。猶或可而不知其時之不可也。日者羈跡星沙。以贊餉爲名。會計之術。既所不諳。而彈兌之微。亦復難識。且歷來久有專職。其支收解留之數。自叩茫然。莫能洞其所由來。誠如腹。毳背毛。無當六。翻存之不爲多。去之不爲少。耳木偶何能。徒捐幫俸。思得一稟辭罷去。不啻如棄涕唾。顧兩年來。一居一食。皆仰給於經略。辜恩深厚。啟口實難。恐一拂上人。纖芥意。如丘山重。故遲迴而不敢請也。茲逢執事品望日隆。行樞鉞貴陽矣。今日不言。恐後日言之無及。伏乞執事俯憐孤蹻之無能。念窮子之莫生。併隱恤及閩中父子妻孥。七載流瑣無依之狀。曲嘯經略。寬釋餉務。止却俸資。庶於素殮。不至貽譏。目前雖不敢爲無故去。或准暫假旋里。稍延一家命脈。必能竭餘生。以報經略及執事於萬一也。

汪憐漪曰。情辭婉轉。氣色高華。絕似西漢人手筆。藉口蘇黃者。豈能免單寒之誚耶。○先生爲衡陽司理甲午科分校楚閣。余姪友熊受知於先生。獲雋極承教益。携先生唾餘一編。示余俱經濟宏篇。內尺牘數道。實堪不朽。此書卽上今趙督臺之牘。惟正人能受直言也。

上偏沅袁撫軍

楊于先 從庵

昨承誨諭。以寬嚴之所感宜。凋殘之當補。揀其叮嚀告戒之誠。所以訓迪某者。至矣盡矣。

矣。某卽極庸懦無能。敢不勉自振勵。以無負玉成至意。每中夜徬徨。日將各州縣屈指而計。其從前委署州縣。昏懦不堪者。恭蒙經略撤逐。而有挂物議者。現蒙題參。中有一二賢勞以任。與地方相安者。又爲九年城守一案。負譴而去。計現在之員。以遡夫蒞任之期。不過一二月。或四五月而已。履歷昭昭。可按册而數也。竊惟宣尼至聖。獨能朞月已可。伯禽賢侯。未免報政三年。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以矣。夫世之賢人君子。有意爲長遠之計者。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始若迂闊。終必將有可觀。卽有貪婪不肖者。其始亦思檢點自蓋。迨遲之又久。乃略展其貪心暴才。以橫發於政事之間。是故逆料其始之難。不如徐觀其後也。後之不稱。能掩蓋者幾何。自當被劾而去。然與其劾之於後。毋寧慎之於始。從前大兵駐衡。恭蒙具勒委署者。不知幾多。不兩三月而更矣。何所聞而來。又何所見而去。凋殘子遺。多一番迎送之苦。復多一番更張之條。是未蒙片刻靜安之福。徒滋新官紛更之累。此其所以官民不相安而告官告吏者紛紛也。職自十年六月蒞任以來。目擊此弊。未嘗不痛心疾首。而力微膽衰。動恐負戾。惟日求敬慎貞潔。以仰慰執事冰霜雨露之惠。冀植直水以杜曲影而已。至於各州縣行移晤對之間。亦能灼其

賢否之大概。而隱微纖履之事。毋論彼將韜秘自藏。卽職某不過孑然一身。目不能遠。矚耳不能逃。聽授耳目於人。又恐有夤緣爲奸私。毀私譽之過。萬一拾歛不實。毋論某引爲終身之疚。將執事詳慎諮訪。徒供刑職一人。蒼黃顛倒。職某誼所不敢出也。目今部選寥寥。多蒙經略題授。卽未能一一盡賢。亦安有大不肖。而衡郡無歲不駐大兵。府廳州縣。供給不遑。現蒙經略照臨之下。貪根邪志。亦盡逆銷。與別郡自不同科。似宜舍所短而用其長。因其新而勵其後。果有良績。自當錄舉。不敢少壅賢路。劣跡另容揭報。安敢一毫私徇。職某終日戰戰兢兢。如坐針刺之中。惟祈執事哀而鑒之。寬爲之期。職某幸甚。生民幸甚。

徐野君曰：居官大有苦心於清慎勤之中。尤於慎字加切。豈非三楚福星。

寄卓靜巖

姚玄煥 爾舍

聞警以來。凡五閱月。所在竊發。引領王師。有如饑渴。然今昔殊異。其實賊卽是民。有驅之使然者。也。撫勦得宜。一良守令事耳。焉用桓桓赳赳者爲。上臺以委署爲便。缺久懸而京都未聞五日京兆。但知梳櫛自肥。求其靖盜安民。亦可謂不諳時務者矣。年臺讀

秘之暇。畱心時政。亦肯取窮民肝膈之隱。致之當事否耶。

吳方澍曰非真實留心延隱未易語此

與人

楊繼芳仲延

昨奉直指檄。謂朝廷治之罪。生者霑恩矣。至有身斃囹圄。魂啼夜月。往往因而爲厲。殊當憫惻。某宰州邑。出示諭之日。唱名釋放。以示優恤。僕今日造冊提名。逐牌喚出。出飯漿紙錢。以資冥路。秉誠慰諭。觀者如堵。隱隱亦若有聽聞者。陰陽無異理也。

汪懔漪曰恩及幽魂與澤及枯骨同意但奇在唱名釋放說得閃閃屍屍

上楚方伯

楊于先從庵

自冬初奉委武陵。以催運而兼督造船。曾具稟牘。計達鈞聽矣。某才乏兼通。腹糞背毛。而驟克六翻之用。自慚非其實矣。人之才分不同。而氣品亦異。或見其大。或知其小。蓋各有能有不能。君子所以有器使之道也。昔賢有云。不遇盤錯。無以別利器。別之云者。利鈍在其中矣。人顧有先利而後鈍。亦有先鈍而後利。先鈍而後利者。其人固落落穆穆。自居於不鳴不躍之地。而非可以竹頭木屑迫之。而遂見也。不惟不能見。其誤實多。

某待罪衡刑。似非盡有鈍而無利者。其類是與否。執事可詳鑒而知也。今在武陵無尺寸之權。衙役盡去。僅餘主僕三人。依依舉手。引步咸有所難。是將使左手運斤。右手執削。目視鴻鵠。而耳節鐘鼓。雖有知者。亦不能矣。自惟情景。何以異是。幸上下文武。共襄厥勞。解運米豆。約有萬石。而所造辰船。來春計將竣事。雖職一人庸碌無似。冀可無誤。然無功之賞。無勞之榮。傍人之善。以爲己長。亦某所却。顧而不敢安也。惜才者當相其可以展才之地。其一時不能自見者。寧預養之以俟。其所長即需之。歲月無傷也。粹而試之人與物。不相習。覆餗必深。躬且不闕。何有於功名。職兩年來。家慘頻仍。餘一穉男。其兵戎踐踏。家人愁苦無聊之況。真有不忍言者。使終其身。在湖南之地。彼此不能相關。是職一家必無生理也。忝在梓里。故敢言及。亦深知執事能手援寡。而恕其狂瞽。故敢以此言進。春深造船告竣之日。伏乞鼎噓。求略所短。而用其長。或准假旋里。俾父子兄弟。得一相見。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必有時展其所長。以無負上人提拔至意。誠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者也。干瀆尊嚴。伏增惶恐。

查子周曰前段翠竹碧梧波明峰繞後則落落自達已志

柬王又韓

徐士俊野君

七年不握手。懷思之積。當與太華俱高。仁兄於退食之餘。應念故人。遠隔數千里。清風明月。安能朝夕共之。必有繚繞於煙雲筆墨間者矣。輿中馬上。吟咏成篇。他日把酒逢君。出此相示。差不寂寞耳。弟今歲一氈之托。密邇粉楡。君家玉柄塵尾。幸得時時相傍。且南塘花事繁艷。堪娛。輒思仁兄當日一片培植護深情。十年獲報。往來之人。嘖嘖稱歎者。不減西陵華嶽間政事碑也。

汪懋漪曰：奉關明月流焰筆墨間通夢之詞。晶瑩注射。不作楓林緋影。

候李映碧掌科

陸雲龍雨侯

兩載京華。情深推解。臨歧隕涕。把袂惓惓。比馬首回眸。不禁慘結。道旁桃李。悉帶淒容也。未遑修謝。適仙眷南來。天假羽鱗。急爲捉管。別後知鼎。裊善攝。聞望蓋隆。乃僕意朝陽威鳳。豈在多鳴。文園祥麟。不聞善觸。若翹君過。以豎名。知祖臺所不出也。見可而進。竊有厚望焉。

徐野君曰：規諷處宛轉可思。

東王又韓	徐士俊	東家淶水吏部	汪淇
候李掌科	陸雲龍	寄弟駿聞	彭兆元
答曹兵憲	朱芬	答解宅平	劉鴻采
答李香巖	曹溶	汝陰與人	熊文舉
柬杜平江	臧儔胤	答蹇中丞	王家屏
上姚兵憲	許風	復宣若木	來集之
與朱殿邦	來集之	與蔡朗度	沈鵬
復嚴別駕	來集之	與許湛明	汪淇
上胡冢宰	嚴沆		

分類尺牘新語卷二

西陵

汪淇檐漪

箋定

友人

黃周星九烟

叅論

徐士俊野君

全評

林時對殿廳

政事類

上楚糧憲趙公遷黔撫軍書

楊于先從庵

職牛馬軍前。忽忽兩戰。歲月遷流。而壯心漸灰。兼以桂玉不克。生計日蹙。足將進而趨。口欲言而囁嚅。自顧面目。殊覺可醜。無惑乎非笑之日多。而上人眷注之望。亦因以不專也。以不壯之心。靜聽遷流之歲。而以日蹙之計。坐銷有限之季。始之以囁嚅之態。來非笑者之口。繼又以不專之望。適值於可醜之時。竊恐上人意中已絕。無職泉之念矣。曩者職與朱推官。曾屢蒙垂青。均荷卵翼。朱推官才十倍某。而某之學識。不逮朱推官遠甚。且又無聲色臭味。可以悅人。而槩辱盼睐。計執事必有以知卑職也。以朱推官之才之行。猶且自引去。職復何言。是執事爾時之惓惓留職者。或異其人之猶可而不

知其才之不可也。知其人之行。猶或可。而不知其時之不可也。日者羈跡星沙。以贊餉爲名。會計之術。既所不諳。而彈兌之微。亦復難識。且歷來久有專職。其收支解留之數。自叩茫然。莫能洞其所由來。誠如腹毳背毛。無當六翻存之。不爲多去之。不爲少耳。木偶何能。徒捐帑俸。思得一稟辭罷去。不啻如棄涕唾。顧兩年來。一居一食。皆仰給於經略。辜恩深厚。啟口實難。恐一拂上人纖芥意。如丘山重。故遲迴而不敢請也。茲逢執事品望日隆。行樞鉞貴陽矣。今日不言。恐後日言之無及。伏乞執事俯憐孤蹻之無能。念窮子之莫生。併隱恤及閩中父子妻孥。七載流瑣無依之狀。曲嘯經略。寬釋餉務。止却俸資。庶於素殮。不至貽譏。目前雖不敢爲無故去。或准暫假旋里。稍延一家命脈。必能竭餘生。以報經略及執事於萬一也。

汪憺漪曰。情辭婉轉。氣色高華。絕似西漢人手筆。藉口蘇黃者。豈能免單寒之誚耶。○先生爲衡陽司理甲午科分校楚闈。余姪友熊受知於先生。獲雋極承。效益携先生睡餘一編。示余俱經濟宏篇。內尺牘數道。實堪不朽。此書卽上今趙督臺之牘。惟正人能受直言也。

上偏沅袁撫軍

楊子先 從庵

昨承誨諭。以寬嚴之所咸宜。凋殘之當補揀。其叮嚀告戒之誠。所以訓迪某者。至矣盡矣。

矣。某卽極庸懦無能。敢不勉自振勵。以無負玉成至意。每中夜徬徨。日將各州縣屈指而計。其從前委署州縣。昏懦不堪者。恭蒙經略撤逐。而有挂物議者。現蒙題參。中有一二賢勞以任。與地方相安者。又爲九年城守一案。負譴而去。計現在之員。以邇夫蒞任之期。不過一二月。或四五月而已。履歷昭昭。可按冊而數也。竊惟宣尼至聖。獨能暮月已可。伯禽賢侯。未免報政三年。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以矣。夫世之賢人君子。有意爲長遠之計者。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始若迂闊。終必將有可觀。卽有貪婪不肖者。其始亦思檢點自蓋。迨遲之又久。乃略展其貪心暴才。以橫發於政事之間。是故逆料其始之難。不如徐觀其後也。後之不稱。能掩蓋者幾何。自當被劾而去。然與其劾之於後。毋寧慎之於始。從前大兵駐衡。恭蒙具勒委署者。不知幾多。不兩三月而更矣。何所聞而來。又何所見而去。凋殘子遺。多一番迎送之苦。復多一番更張之條。是未蒙片刻靜安之福。徒滋新官紛更之累。此其所以官民不相安而告官告吏者紛紛也。職自十年六月蒞任以來。目擊此弊。未嘗不痛心疾首。而力微膽衰。動恐負戾。惟日求敬慎貞潔。以仰慰執事冰霜雨露之惠。冀植直水以杜曲影而已。至於各州縣行移晤對之間。亦能灼其

賢否之大概。而隱微纖曖之事。毋論彼將韜秘自藏。卽職某不過孑然一身。目不能遠。矚耳不能逃。聽授耳目於人。又恐有夤緣爲奸私。毀私譽之過。萬一拾歛不實。毋論某引爲終身之疚。將執事詳慎諮訪。徒供刑職。一人蒼黃顛倒。職某誼所不敢出也。目今部選寥寥。多蒙經略題授。卽未能一一盡賢。亦安有大不肖。而衡郡無歲不駐大兵。府廳州縣。供給不遑。現蒙經略照臨之下。貪根邪志。亦盡迸銷。與別郡自不同科。似宜舍所短而用其長。因其新而勵其後。果有良績。自當錄舉。不敢少壅賢路。劣跡另容揭報。安敢一毫私徇。職某終日戰戰兢兢。如坐針刺之中。惟祈執事哀而鑒之。寬爲之期。職某幸甚。生民幸甚。

徐野君曰。居官大有苦心於清慎勤之中。尤於慎字加切。豈非三楚福星。

寄卓靜巖

姚玄煥爾舍

聞警以來。凡五閱月。所在竊發。引領王師。有如饑渴。然今昔殊異。其實賊卽是民。有驅之使然者也。撫勦得宜。一良守令事耳。焉用桓桓赳赳者爲。上臺以委署爲便。缺久懸。而京都未聞。五日京兆。但知梳櫛自肥。求其堵盜安民。亦可謂不諳時務者矣。年臺讀

秘之暇。畱心時政。亦肯取窮民肝膈之隱。致之當事否耶。

吳方澐曰非真實畱心延隱未易語此

與人

楊繼芳仲延

昨奉直指檄。謂朝廷治之罪。生者霑恩矣。至有身斃囹圄。魂啼夜月。往往因而爲厲。殊當憫惻。某宰州邑。出示諭之日。唱名釋放。以示優恤。僕今日造册提名。逐牌喚出。出飯漿紙錢。以資冥路。秉誠慰諭。觀者如堵。隱隱亦若有聽聞者。陰陽無異理也。

汪懔漪曰恩及幽魂與澤及枯骨同意但奇在唱名釋放說得閃閃屍屍

上楚方伯

楊于先從庵

自冬初奉委武陵。以催運而兼督造船。曾具稟牘。計達鈞聽矣。某才乏兼通。腹囊背毛。而驟克六翻之用。自慚非其質矣。人之才分不同。而氣品亦異。或見其大。或知其小。蓋各有能有不能。君子所以有器使之道也。昔賢有云。不遇盤錯。無以別利器。別之云者。利鈍在其中矣。人顧有先利而後鈍。亦有先鈍而後利。先鈍而後利者。其人固落落穆穆。自居於不鳴不躍之地。而非可以竹頭木屑迫之。而遂見也。不惟不能見。其誤實多。

某待罪衡刑。似非盡有鈍而無利者。其類是與否。執事可詳鑒而知也。今在武陵無尺寸之權。衙役盡去。僅餘主僕三人。依依舉手。引步咸有所難。是將使左手運斤。右手執爵。目視鴻鵠。而耳節鐘鼓。雖有知者。亦有所不能矣。自惟情景。何以異是。幸上下文武。共襄厥勞。解運米豆。約有萬石。而所造辰船。來春計將竣事。雖職一人庸碌無似。冀可無誤。然無功之賞。無勞之榮。傍人之善。以爲己長。亦某所却顧。而不敢安也。惜才者當相其可以展才之地。其一時不能自見者。寧預養之以俟。其所長即需之。歲月無傷也。猝而試之人與物。不相習。覆餗必深。躬且不闕。何有於功名。職兩年來。家慘頽仍。餘一穉男。其兵戎踐踏。家人愁苦無聊之況。真有不忍言者。使終其身。在湖南之地。彼此不能相關。是職一家必無生理也。忝在梓里。故敢言及。亦深知執事能手援寡。而恕其狂瞽。故敢以此言進。春深造船告竣之日。伏乞鼎噓。求略所短。而用其長。或准假旋里。俾父子兄弟。得一相見。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必有時展其所長。以無負上人提拔至意。誠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者也。干瀆尊嚴。伏增惶恐。

查子周曰前段翠竹碧梧波明峰繞後則落落自達已志

柬王又韓

徐士俊野君

七年不握手。懷思之積。當與太華俱。高仁兄於退食之餘。應念故人。遠隔數千里。清風明月。安能朝夕共之。必有繚繞於煙雲筆墨間者矣。輿中馬上。吟咏成篇。他日把酒逢君。出此相示。差不寂寞耳。弟今歲一託密邇粉榆。君家玉柄塵尾。幸得時時相傍。且南塘花事繁艷。堪娛輒思仁兄當日一片培護深情。十年獲報往來之人。嘖嘖稱歎者。不減西陵華嶽間政事碑也。

汪憺漪曰奉關明月流焰筆墨間通夢之詞晶瑩注射不作楓林纖影

候李映碧掌科

陸雲龍雨侯

兩載京華。情深推解。臨歧隕涕。把袂惓惓。比馬首回眸。不禁慘結。道旁桃李。悉帶淒容也。未遑修謝。適仙眷南來。天假羽鱗。急爲捉管。別後知鼎。裊善攝。聞望蓋隆。乃僕意朝陽。威鳳豈在多鳴。文囿祥麟。不聞善觸。若翹君過。以監名。知祖臺所不出也。見可而進。竊有厚望焉。

徐野君曰規諷處宛轉可思

寄弟駿聞

彭兆元葉初

滇中初離湯火。正宜沛以甘霖。俾此都人士。頌朝廷於萬里外。獲此心膺重臣。翹首跂足。躋顛連於衽席。吾弟爲祖先之英特。而昆季之邁種。不踰月而捷音至。上慰朝廷。下安黎庶。爲天子開疆闢土。使無南顧之憂。自涖厥職。宜早作夜思。宵旰靡寧。何以集流亡。何以撫歸順。何以寧家室。何以慰疾苦。何以阜生聚。而幾繁庶。何以勤教誨。而知向方。何以弭奸宄。而固疆圉。何以化頑暴。而反馴良。相時而動。委曲裁成。種種機宜。縷不能悉。知吾弟久歷盤錯。神智百倍。熟於心而應於手者。自有妙用。無俟迂拙之陳言。然情關同氣。事屬一體。政不得不稍效。微末敢冀採擇。無哂踈狂。幸甚幸甚。

汪懋漪曰家庭勸勉之言足以激發忠義此旂常竹帛之根本也黃鍾大呂自不同於細鳥啾啾

答陽和曹兵憲

朱 芬 香 巖

三晉亢旱。鑠石流金。因桔槔之失恃。致庚癸之頻呼。聖主焦勞。詔當事議。鑄議賑。尚有虛日。以致窮鄉僻壤。盡沾膏澤。彼蒼者天。不應如是烈也。乃議者引公孫子。以旱爲桀之餘烈。愚謂其說近誣。若旱果由桀。彼素車白馬。身嬰白茅。禱於桑林之野者。何無一。

字齒。及且旱洵桀之餘烈。彼九年之水。又誰之餘烈歟。固不如殷憂啟聖四字爲確當也。老先生學貫天人。知必聞愚言而頤解。

章天節曰似擊麒麟之鼓足以聳人聽聞

答文登令解宅平

劉鴻采 臯查

書生據案伊吾。莫不以澤民爲口實。迨一通仕籍。則神魂夢想。皆以臺閣清華爲着足處。究其所以爲臺閣清華者。非詩酒清談。則門戶犄角而已。此身旣與民闊絕。而此心復與民漠然。回想得志澤加四字。與已了無干涉。此等顛連困苦世界。亦安用清華臺閣爲哉。不肖謬謂現世救苦難。如來定生在銅符墨綬中。一低眉則大慈大悲。一彈指則無量功德。我公如不信。請畧一留心。近則期月。遠則三年。東海之濱。人人合掌頂禮。咸頌曰。琴堂之上有九品蓮華寶座。一大菩薩現宰官身說法其上。彼時我方自信。方信不肖之不誑語也。如何如何。

查于周曰冷語冰心寒人於十步之內

答朱香巖

曹 溶 秋岳

冒暑奔波。積勞成疾。至今苦脾泄。意思如雲霧中也。別來一月。懷念爲深。使者忽來。欣慰無量。知主人相得。近况清安。以老翁之道懷。逍遙世味。固宜其舒卷自如矣。天旱民飢。得雨已晚。晚麥無望。僅保秋田。弟先行貸粟。繼糶官倉。以請賑仰上臺。以勸輸告士庶。雲中情勢。粗若安恬。過此未知若何也。照于朝夕。寧人續來。荒館論文。大不寂寞。徐野君曰。永保安恬便是。幸官清福况佐之。以長吟短咏。那香巖。經歲天涯。此樂亦應同受耳。

汝陰與人

熊文舉 雪堂

人言縣令爲俗吏。予不信也。卽予迎送輜車之暇。縱遊野寺郵亭。烏巾白帽。遠想悠然。山僧老農。皆得持楮板索詩題。字村氓里。婦教奚雀鼠之爭。數言剖析。歡喜踴躍而去。此情景。視長安軟塵十丈。鈍騎蹠蹶。銓弊蝟毛。吏胥窟穴其中。以目瞬眉揚。爲狡獪變幻。緝事虎冠。耽耽几肉。何止糞壤之望青霄。

汪懋漪曰。一經摹寫。便化俗爲雅。使俗吏爲神仙矣。若更青山在縣門。則勝地自不易得。

柬杜平江牧公

臧僖胤 眉仙

憶弟手一編。不識碁枰爲何物。兄翁竟夜枰敲。黑白旁午。弟笑謂霹靂手。爭此先着耶。

應曰。予諗先者煞着耳。天下事視此也。頃讀靖盜諸刻。果知煞着在胸。應手而得。賊雖狡。餌我誤我。而因以餌之誤之。止煩我一反掌。一着最先滿枰。死子直以半角平江。試此煞着。無論措大一編莫了此。卽渤海盜譜亦莫了此。兄翁真一代霹靂手哉。雖然。荼毒以來。舉神州六七碁枰大亂黑白。自此永恆先著洗兵以報天子。則平江煞著其小小者。弟將傾耳以埃全著矣。

徐野君曰山中姑媳三十六着自是仙家秘傳不謂白面書生從暗中摸索復能勾當公事真奇事也

答蹇中丞

王家屏對南

軍機重大。將士苦寒。必須錢糧稍有贏餘。乃堪調度。若析薪而爨。數米而炊。但可以瞻五口之家。非所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教覈減額餉。歲省一萬一千有奇。在台臺自毫釐而當惜。不可謂不捐約。乃以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芻一粒之利。裁削於匙箸之間。槽櫪之下。亦大寒酸矣。

汪懋瀚曰立言得大體儉不中禮古人所譏况事關機務耶

東家涿水吏部

汪 淇懋瀚

老姪臺玉尺持平。大慰蒼生之望。金門刷羽。羣瞻畫錦之榮。念我衰頹。羨君卓犖。卽古稱五車學。八斗才。秀儷江淹。敏追袁虎。亦未足多也。遠教以來。桂果扳於蟾窟。浪已破於龍津。玉笋班聯。泥金捷奏。牛刀隨試。鳧舄爰飛。琴清留單父之餘音。花艷識河陽之舊樹。茲且鶯遷已早。燕賀未遑。祇餘縷縷深懷。托天邊之鴻鴈而已。乃候問之餘。效微忱於老姪者。惟是職以秉鑑。是稱事以題材。爲急英賢。宜叙俾彙。征共協於茹連。淹滯應疏。使後來不同於薪積。將見品題十倍。精白一心。山公再引。重於今鄧令。弗專美於昔矣。從此青雲日上。頻令白首顏開。懷想之殷。曷其有既。

吳方漣曰駢語兼之散行此藏秀骨於豐肌之內者也

上姚際斯兵憲

許 風德遠

自祖臺下車以來。萑苻息警。桃李成蹊。鴛鴦湖上。明月宵懸。皆一片玉壺。冰臨波映。徹禾城煙火。數萬家不啻野鷺。閒鷗。沐浴於焚蕩菱苕之間而已。况苕菰山水清遠。德威所被。化溥流長。豈徒重鎖鑰於北門。直是西浙有幸。三年在福曜中。高深無量。耳覽揆之辰。闕焉摠謁。乃蒙垂念賤齒。錫以隆儀。感何如之。尙容趨叩龍門。以申蟻悃。伏祈台

鑿不宜。

徐野君曰寫得化日舒長福地近在眼前不可不曉

復宜若木掌科

來集之元成

於七十。二候之中。已屆。麥秋。於二十四。氣之中。將及。芒種。此田家何等時也。而萬艘泊於江干。戈甲耀日。遠近震駭。遲回不去。將麥之終。事禾之初。事俱付之流水。民何以堪。觀此憂心如焚。稍有可以轉移之法。更不俟執事之教及也。餘俱在丙炤中。不多及。

汪懋淵曰此何等時也而青鑿花生墨池浪湧猶觀此札之妙始信古人憂亂之詩必多佳句亦若是耳余選尺牘甫竣正若政事中佳篇尙少承元成先生特寄多篇美不勝收急爲分布各類殊覺生色也

與朱殿邦司李

來集之元成

弟株守皖城。南北咽喉之所。寇兵烽燹之衝。智不能發一策。力不能設一矢。巖城鼓角。悲壯沉淵。而月之生。落風之暑寒。歷歷身受。固不若深山書屋。閃閃夜燈也。老親臺五花八門。羅列胸次。安常應變。無事不宜。荆南花放。洞庭始波。知又是一番襟抱矣。飛鴻渺渺。修候爲艱。附庸荒函。統惟神亮。

徐野君曰疏與衡相去寥廓而江山花月在平時正喜千里一帆惜乎元成先生處非其時宜乎片牘之中屢形浩嘆

與蔡朗度舅

沈 鵬 人 獅

別來忽忽數年。清標逸韻。每於錦官山水間思之。如見顏色。回憶故園。刻燭雄談。引杯歎語。夢想都爲佳勝。雙魚至蜀。萬里間關。過蒙舅氏注存。感可知矣。甥一命巖疆。旋遭奇厄。囊空家四海。若爲甥頌之。然何堪向至戚道。要之富貴榮華。眞夢幻泡影。一官難肋。何足戀戀。倘得遂初。可賦則竹溪煙水間。當別有一番行徑也。人情浪駭。世路峯攢。家園之事。爲我心惻。所恃一二尊行。維持培護。爲禱。歸期未卜。先走役寧家。尺素勞勞。神馳而已。

徐野君曰錦江賦滑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此地最與文人相合所苦者萬里間關耳叙次雅帶淒澆然而爲政風流已傳筆墨之外

復嚴冷然別駕

來集之 元成

齊山之空。幻秋浦之澄。鮮非寅臺曠朗之胸。孰能發其秀而躋斯民於樂康乎。前經貴

治。既飲明德。茲當歲暮。復賜好音。雅誼何有加無已也。吾輩服官以來。日在風波場中。然公道昭昭。如寅臺之道義經濟。不愁前路無知己耳。

在儋嶺日別駕之功數言寫出所贈殆過於三公之佩刀

上胡菊潭冢宰

嚴 沆 顛 亭

山左夙號名區。邇來奔競濫觴。頹風不免。又兼剽竊時文。庸庸勦襲。往往多有入闈之日。卽與同事。丹雞白犬。誓日盟心。大聲疾呼。以異神聽。執役之人。有聞而泣下者。同堂校閱。彼此披尋。一卷之奇。一篇之善。必爲搜羅採擇。同事中淬厲者固多。蹇鈍者亦不乏。賴二三蘭籍。相助有成。備檢落卷。遍索異才。拔於孫山之外者。十之四五。要求抒寫性靈。自成機軸。挽此邦支蔓之習。崇先民雅正之風。所幸榜發以後。強半知名。狀批駁之嚴。推敲之慎。憎者必多側目矣。一時遇合。安知遂鮮遺珠。惟內顧此心。似可不慙衮影。但慮過持狷介。易以招尤。且自榜首而下。前茅諸卷。每多蒐自荆山塗抹之後。加以褒揚。粉本具存。竊恐借生指摘。惟某屬在先生生成陶育之下。此多士竊附私淑。咸望栽培。祈俯鑒矢公矢慎之苦心。使得奉簡書以畢使。命用無貽門牆羞。非獨某一人之

私感也。此月下句。試錄可就。爾時星馳。驛路立雪。庭前再得備悉鄙悃。千里瞻依。不勝
惓切。

汪懋淵曰。通篇備述閣中矢公矢慎之意。真足感動旁人。起數代之衰。成一時之盛。龍門之望。信不虛耳。余
與顯亭雖草笠懸殊。而雞壇之誼。至今如故。投我珠玉。光映棗梨。選牘亦如積薪。實是後至者居上也。

與許湛明

汪懋淵

吾鄉山川奇秀。每鍾弘才厚德之彥。散處名邦。如道兄暨趙子又呂。皆夙抱偉畧。果膺
特達之知。今將出而各領方州。天下蒼生。必有受其福者矣。豈故鄉之清臬白石。得以
久羈豪俊者哉。近履必佳。兼此奉候。

徐野君曰。余因韋子六象。締交湛明。且與吾友德遠有同宗之誼。其詩與文皆得而讀之矣。他年經濟當必
如汪子之言。

分類尺牘新語卷二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三文章序目

汪憺漪曰。鄙哉世之。以排偶帖括爲文章也。文章果如斯而已乎。夫日星之文曰文。雲漢之章曰章。顧名思義已足。令鄒枚舌橋籍湜汗流矣。若陳思王所云。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摯虞云。文章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柳柳州云。思報國恩。惟有文章。此則學士大夫之文章也。亦談何容易耶。觀士衡文賦。所列詩賦碑銘。箴頌論奏。諸體悉備。而獨不及尺牘。或疑尺牘無當於文章之觀。然孔璋東阿之札。公幹五官之書。休伯車子之箋。德璉建安之論。皆絢若粲花。爛如披錦。又何異遊上林而濯睢渙也。夫文章固文章矣。而尺牘爲能一一傳之。豈非文章之中。又有文章耶。

集文章卷三

與陳園公書

吳百朋

與任王谷論文

侯方域

柬宋子建

周立勳

與任友

侯方域

與王丹麓	毛先舒	與蔡漫夫	安致遠
與程奕先	李際期	與楊長公	郭都賢
與程香升	張右民	與羅元玉	羅孚尹
答友人	章 駟	答孫生書	侯方域
與汪憺漪	陸次雲	與徐次雍	高 士
與張慎高	汪 桓	與章天節	顧自俊
與周靖公	陸次雲	與程奕光論史	葉 生
與傅平叔	陳孝逸	答董文友論文	賀 宿
與金觀我	姚 康	與趙得心	黃 瓚
與張杞園	吳 晋	及門論讀史	馬文燦
答吳子虎書	吳百朋	與葉又生論文	林時對
與汪憺漪	張纘孫	與陳伯璣	施閏章
與毛稚黃	錢 郢	復徐武令	張玉藻

答賀天士書

鄒祗謨

東吳婿

張華國





分類尺牘新語卷二

西陵

汪淇 撰

箋定

友人

葉生 又生

叅論

徐士俊 野君

全評

程光祿 奕先

文章類

與陳園公論文章

吳百朋 錦雲

古文辭今日絕響矣。昔人謂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貧子所居惟蓬蒿。見通天臺五城十二樓。目眩矣。所茹惟藜藿。見江瑤柱五侯鯖。鳳膏鱗脯。食指動矣。所衣惟豎褐。見火浣布雲錦。裘色沮矣。故胸中無十三經二十一史。而侈口言古文詞。天下無古文詞也。胸中未能貫串三百篇楚詞漢魏六朝三唐。宋金元明大家有韻之言。而侈口言詩。天下無詩也。胸中有十三經廿一史矣。能博覽三百篇楚詞漢魏六朝三唐。宋金元明大家有韻之言矣。而天姿不敏。慧心不開。遇物不能名。登高不能賦。生吞活剝。影寫古人語。如王弼州李於鱗。剽竊左國史漢以為古文。竄易古樂府一二字以為詩。天下無此

古文詞與詩也。夫左丘明不襲六經。司馬遷不襲丘明。班固不襲子長。范曄不襲孟堅。陳壽不襲蔚宗。沈休文自成宋書。姚思廉自成梁陳書。歐陽修自成五代史。昌黎不勦王楊盧駱。子厚不勦昌黎。子瞻兄弟不勦歐陽永叔。卽唐人如孫樵劉蛻樊宗師杜牧之輩。俱自出杼袖。不屑摹擬。故詩古文原與日月俱新。與山川草木禽鳥陰晴榮落相肖。豈胸中先有骨董。而後遇題作優孟抵掌耶。近日錢虞山初學一集。深明掌故。博瞻菁莪。惜其末年佛語道家語俳語一篇之中。時有點染。非古人首尾溫麗之旨也。侯朝宗樹幟於彰德。王於一振彩於豫章。其古文則是。其詩則非。惜已長逝。化爲異物。使人慘傷。近惟吳梅村先生。古文則浸淫史漢八家之間。詩喜中晚。其歌行長篇跌宕。非元白所能及。自是江南領袖。他若趙韜退。宋嘉謨。王貽上西樵。山左之傑出也。王山長。豪氣不除。湘潭之奇士。董文友。龔仲震。搖筆散珠。毘陵之麗才。沈釜山。雲間白眉。吳漢槎。松陵學海。施愚山。宣城之勁敵。陳其年。陽羨之異姿。敝邑有陸麗京。羣言一乎已口。柴虎臣。珪璋挺其慧心。毛馳黃。每一屬思。簇簇能新。陸拒石。不煩雕繪。舉體清逸。此皆卓然名家。弘長風流。增益標勝者也。至如陳際叔。孫宇台。沈甸華。嚴顯亭。胡約菴。陸梯震。

左城胸有萬卷。俯視羣流。不肯拾前人一語。僕則年近五十。齒落髮白。已戒綺語。不敢謬附作者之林。今來粵中。粵中人無足與語。周量宦北。美周云亡。獨我園公。爲歸然魯靈光爾。園公詩。大率出自中唐。而姿制清老。時入少陵矩矱。古文蕭散近八家。而取材于徐庾江鮑之間。故復綠情綺靡。體物瀏亮也。弟所欲刪者。一二代送上官駢體。及壽敘。語非由衷。情同諛墓。似宜割愛爾。如與吾西泠諸兄弟並驅爭先。讓園公怒馬獨出。要之此道非多讀書有靈氣者不能兼多讀書而出之不雅。亦如獮祭魚。點鬼簿。縱於淵博。傳迪李善。書篋遺譏矣。然視近日名流。胸無數千卷書。東塗西抹。謬以詩文富原本性情。不宜拂摭。奉竟陵公安爲三尺真足。齒冷又不如胡元瑞。汪伯玉輩。文筆雖卑。學殖尙博也。園公高明。何以教我。

汪憺漪曰。余與錦雲締交三十餘年。爲人落落穆穆。不存形迹。而胸中有鏡光下筆必犀利。近從嶺西寄此

一篇。已剖盡文章奧旨。使天下之言文章者。咸畏縮而不敢矜。直作龍門模楷觀矣。

與任王谷論文

侯方域 朝宗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

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歛氣于骨者。如秦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嗟我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上雖多而將置。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飄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間慢。纖碎處。及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

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憐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徐野君曰。壯悔堂集皆絕妙文章。得全集而讀。懽漪特舉斯篇。以爲作家榜樣。蓋辨其氣骨。慎其經營。而又審其原委。於山高水深之間。思過半矣。

東宋子建

周立勳勅白

託美人於君王。寄良媒於哲輔。淫思幽怨。實始風騷。吾曹置臘之篇。散釵之句。或吟秋雨。或悼西陵。本非大雅。所譏豈爲盛德之累。

汪懋漪曰原始要終實爲的論勒卣可謂逸情雲上遠性風疎令人遐想其昔日之丰致也

與王丹麓

毛先舒雅黃

僕與足下相識十年。溫溫然如一日。收拾端凝。年少而有長者行。此僕之所知足下者也。已讀足下文章。婉約多遙思。葱蒨爲色。宵窳爲理。益嘆奇足下固不可測如此。先輩云。人品苦不實。文章苦不虛。兼祛此二弊者。丹麓耶。文津一選。小品可傳。特願僕文爲點耳。二集之役。僕謂當廣而大之。取近賢理學經濟。及紀載大事文錄之。其聲宏而行遠。必益過舊選。何者。其實大也。僕嘗謂文之傳者。必是既有此文。天地間便不復可少。此文如此。雖稍拙。亦傳。否則雖工。而傳亦不得。大不得。大亦便不得。久可大。可久。僕將持此責之足下。足下乃謂大文收若不能盡。僕又有說。大抵選人文字傳之者。必謂其文待我傳也。文不待我。我則可遺。如今婁東虞山集。哀然滿天下。此無待者也。華亭陳先生。尙無全集。此一大事。然惡天下必有能收聚撰輯一者。或亦不必盡待足下。可憫者。寒士述作。無力傳遠。亡友遺書。零斷若綫耳。其文既磊磊足裨世輕重。而絕續之際。其機甚危。如有一人能闡其幽微。扶而傳之。則吐泄光燄。爲世永寶。否則遂與腐草同。

遺棄埋沒糞土中耳。悲乎。譬如拾遺兒。掩暴骨。此卽文章中行陰德也。既足光益足下大選。又可以噓枯槁。慰黃泉。豈不大快。夫既闕置其有大名已盛傳者。又於貧士亡友中。求其磊磊大者。然後登探。僕政。愚不能多耳。豈苦收之不得盡哉。足下每持此意操選。當於足下道亦益光。業亦益進。至花草月露文。篇章克溢。掃綴鮮英。非不燦乎其可觀也。然稍或後焉。未謂馳惰。且僕小文已拙。大製併少。斯言甚不利於僕。然丹麓既勞心於此。自當識其大者。勤爲成書。庶不虛負爾。當是爲足下計。則甚工矣。雖然。僕實爲文章磊磊有裨於斯世者。慮不揣爲寒士亡友也。是且併不爲足下計。况自謀哉。某拜白不宣。

汪懋漪曰。立言爲三不朽之一。正貴此絕大文章耳。非絕大議論以發摠之。幾爲風雲月露所掩。稚黃極爲吾黨推重。茲集得其搜掇最富。誠盛舉也。

與蔡漫夫

安致遠 靜子

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弟直以爲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裂眚。忽而皺眉。忽而破涕爲笑。忽而轉喜爲愁。甚至於以手爪代斧鉞。以姓名代面皮。指痕

斑剝。害同蟬魚。一卷之書。七情之易。不得已則以詩話畫苑消之。弟讀書正如浪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查子周曰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與撫無絃琴同意只是不要自傷性情耳

與程奕先

李際期 庚生

以兄之才之學力至今始遇知己。當是之時。烏司理。可謂知人能得士矣。讀佳墨。又進昔年貢文一格。高峻則龍門之桐。清遠則靈壁之磬。直可作正魁。乃與僕鄉試同其名。次。豈遙擬范王之問耶。制藝如墨冗忙中爲之點注。恐有簿書潦倒之意夾之。拙序當藉兄文以重。不以序重也。

徐野君曰奕先關墨人人以拱壁奉之南豐辨香自不容混若李庚生先生之衡文浙中則固直踞崑崙之巔矣溯河者豈可忘其源乎

與楊長公

郭都賢 天門

古人讀破萬卷書。行盡萬里路。以爲奇。今見足下直尋常咄嗟事矣。縹緲盈帙。日異歲殊。卽今走馬燕趙泛棹徐淮。更勝龍門禹穴。喜可知也。弟衰老日至。兩年來絕去筆墨。

料理性命之學。新舊小刻十數種。因流浪歲久。無買梨之費。遂束之高閣。若太翁靖難大節。人人有秉彜之性。爭思頌揚。此弟未了宿債也。刻下武昌舟中。冒風成疾。至今尚未平復。浩然歸來。頭額包裹數層。得大刻如片椒之愈。稱快稱謝。臨臧不盡。

查子周曰隨筆寫來饒有風致

與程香升

張右民用霖

昨從敵及門處。索到佳篇。反復讀之。皆得其妙。由理路爛熟於胸中。如萬斛淵泉。不擇地而蹈者。心儀之極。同於趙璧。姑割愛返上。辱三兄不棄。能時時惠教。則歡喜更無量也。

張步青曰以文會友宜其倦切推茲交誼可號雲霞

與羅元玉

羅孚尹瑕公

吾輩作時藝。如業屨然。屨無十日之壽。而業之者亦祇計其售爾。不問之十日以外也。作詩作古文詞。若鑄官銅。雖售只一時。而作者之心。則無有不欲其久遠者。

許湛明曰妙喻果然作者當自知冷暖

古文詞與詩也。夫左丘明不襲六經。司馬遷不襲丘明。班固不襲子長。范曄不襲孟堅。陳壽不襲蔚宗。沈休文自成宋書。姚思廉自成梁陳書。歐陽修自成五代史。昌黎不勦王楊盧駱。子厚不勦昌黎。子瞻兄弟不勦歐陽永叔。卽唐人如孫樵劉蛻樊宗師杜牧之輩。俱自出杼袖。不屑摹擬。故詩古文原與日月俱新。與山川草木禽鳥陰晴榮落相肖。豈胸中先有骨董而後遇題作優孟抵掌耶。近日錢虞山初學一集。深明掌故。博瞻菁英。惜其末年佛語道家語俳語一篇之中。時有點染。非古人首尾溫麗之旨也。侯朝宗樹幟於彰德。王於一振彩於豫章。其古文則是。其詩則非。惜已長逝。化爲異物。使人慘傷。近惟吳梅村先生。古文則浸淫史漢八家之間。詩喜中晚。其歌行長篇跌宕。非元白所能及。自是江南領袖。他若趙韜退。宋荔裳。王貽上西樵。山左之傑出也。王山長。豪氣不除。湘潭之奇士。董文友。龔仲震。搖筆散珠。毘陵之麗才。沈釜山。雲間白眉。吳漢槎。松陵學海。施愚山。宣城之勁敵。陳其年。陽羨之異姿。斂邑有陸麗京。羣言一乎已口。柴虎臣。珪璋挺其慧心。毛馳黃。每一屬思。簇簇能新。陸拒石。不煩雕繪。舉體清逸。此皆卓然名家。弘長風流。增益標勝者也。至如陳際叔。孫宇台。沈甸華。嚴顯亭。胡約菴。陸梯霞。

左城胸有萬卷。俯視羣流。不肯拾前人一語。僕則年近五十。齒落髮白。已戒綺語。不敢謬附作者之林。今來粵中。粵中人無足與語。周量宦北。美周云亡。獨我園公。爲歸然魯靈光爾。園公詩。大率出自中唐。而姿制清老。時入少陵矩矱。古文蕭散。近八家。而取材于徐庾江鮑之間。故復綠情綺靡。體物瀏亮也。弟所欲刪者。一二代送上官駢體。及壽敘。語非由衷。情同諛墓。似宜割愛爾。如與吾西泠諸兄弟並驅爭先。讓園公怒馬獨出。要之此道。非多讀書。有靈氣者。不能兼多讀書。而出之不雅。亦如獮祭魚。點鬼簿。縱於淵博。傳迪李善。書篋遺譏矣。然視近日名流。胸無數千卷書。東塗西抹。謬以詩文當原本性。情不宜。搆。撫。奉。竟。陵。公安。爲三尺眞足。齒冷。又不如胡元瑞。汪伯玉。輩。文筆雖卑。學殖尙博也。園公高明。何以教我。

汪憺漪曰。余與錦雲締交三十餘年。爲人落落穆穆。不存形迹。而胸中有鏡。光下筆必犀利。近從嶺西寄此

一篇。已割盡文章。與旨使天下之言。文章者。咸畏縮而不敢矜。直作龍門模楷觀矣。

與任王谷論文

侯方域 朝宗

僕少年翮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

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歛氣于骨者。如秦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嗟我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上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擢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翫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間慢。纖碎處。及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

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喬。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憐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徐野君曰壯悔堂集皆絕妙文章得全集而讀憺漪特舉斯篇以爲作家榜樣蓋辨其氣骨慎其經營而又審其原委於山高水深之間思過半矣

東宋子建

周立勳勸卣

託美人於君王。寄良媒於哲輔。淫思幽怨。實始風騷。吾曹置臆之篇。散釵之句。或吟秋雨。或悼西陵。本非大雅。所譏豈爲盛德之累。

汪懋淵曰原始要終實爲的論勒卣可謂逸情雲上遠性風疎令人遐想其昔日之丰致也

與王丹麓

毛先舒 稚黃

僕與足下相識十年。溫溫然如一日。收拾端凝。年少而有長者行。此僕之所知足下者也。已讀足下文章。婉約多遙思。葱蒨爲色。窅窅爲理。益嘆奇足下固不可測如此。先輩云。人品苦不實。文章苦不虛。兼祛此二弊者。丹麓耶。文津一選。小品可傳。特願僕文爲點耳。二集之役。僕謂當廣而大之。取近賢理學經濟。及紀載大事文錄之。其聲宏而行遠。必益過舊選。何者。其實大也。僕嘗謂文之傳者。必是既有此文。天地間便不復可少此文。如此雖稍拙。亦傳。否則雖工而傳。亦不得大。亦便不得久。可大可久。僕將持此責之足下。足下乃謂大文收若不能盡。僕又有說。大抵選人文字傳之者。必謂其文待我傳也。文不待我。我則可遺。如今婁東虞山集。哀然滿天下。此無待者也。華亭陳先生。尙無全集。此一大事。然惡天下必有能收聚撰輯一者。或亦不必盡待足下。可憫者。寒士述作。無力傳遠。亡友遺書。零斷若綫耳。其文既磊磊足裨世輕重。而絕續之際。其機甚危。如有一人能闡其幽微。扶而傳之。則吐泄光燄。爲世永寶。否則遂與腐草同

遺棄埋沒糞土中耳。悲乎。譬如拾遺兒。掩暴骨。此卽文章中行陰德也。既足光益足下大選。又可以嘯枯槁。慰黃泉。豈不大快。夫既闕置其有大名已盛傳者。又於貧士亡友中。求其磊磊大者。然後登探。僕患不能多耳。豈苦收之不得盡哉。足下每持此意操選。當於足下道亦益光。業亦益進。至花草月露文。篇章克溢。掃綴鮮英。非不燦乎其可觀也。然稍或後焉。未謂馳情。且僕小文已拙。大製併少。斯言甚不利於僕。然丹麓既勞心於此。自當識其大者。勒爲成書。庶不虛負爾。當是爲足下計。則甚工矣。雖然。僕實爲文章磊磊有裨於斯世者。慮不耑爲寒士亡友也。是且併不爲足下計。况自謀哉。某拜白不宣。

汪憺漪曰立言爲三不朽之一正貴此絕大文章耳非絕大議論以發摠之幾爲風雲月露所掩稚黃極爲吾黨推重茲集得其搜援最富誠盛舉也

與蔡漫夫

安致遠 靜子

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弟直以爲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裂帛。忽而皺眉。忽而破涕爲笑。忽而轉喜爲愁。甚至於以手爪代斧鉞。以姓名代面皮。指痕

斑剝。害同蟬魚。一卷之書。七情之易。不得已則以詩話畫苑消之。弟讀書正如浪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查子周曰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與撫無絃琴同意只是不要自傷性情耳

與程奕先

李際期 庚生

以兄之才之學力至今始遇知己。當是之時。馬司理可謂知人能得士矣。讀佳墨。又進昔年貢文一格。高峻則龍門之桐。清遠則靈壁之磬。直可作正魁。乃與僕鄉試同其名。次。豈遙擬范王之問耶。制藝如墨冗忙中爲之點注。恐有簿書潦倒之意。夾之。拙序當藉兄文以重。不以序重也。

徐野君曰奕先闈墨人人以拱壁奉之南豐瓣香自不容混若李庚生先生之衡文浙中則固直踞崑崙之巔矣溯河者豈可忘其源乎

與楊長公

郭都賢 天門

古人讀破萬卷書。行盡萬里路。以爲奇。今見足下直尋常咄嗟事矣。縹緗盈帙。日異歲殊。卽今走馬燕趙。泛棹徐淮。更勝龍門禹穴。喜可知也。弟衰老日至。兩年來絕去筆墨。

料理性命之學。新舊小刻十數種。因流浪歲久。無買梨之賞。遂束之高閣。若太翁靖難大節。人人有秉彜之性。爭思頌揚。此弟未了宿債也。刻下武昌舟中。冒風成疾。至今尙未平復。浩然歸來。頭額包裹數層。得大刻如片椒之愈。稱快稱謝。臨緘不盡。

查于周曰隨筆寫來饒有風致

與程香升

張右民用霖

昨從敝及門處。索到佳篇。反復讀之。皆得其妙。由理路爛熟於胸中。如萬斛滯泉。不擇地而蹈者。心儀之極。同於趙璧。姑割愛返上。辱三兄不棄。能時時惠教。則歡喜更無量也。

張步青曰以文會友宜其倦切推茲交誼可號雲霞

與羅元玉

羅孚尹瑕公

吾輩作時藝。如業屨然。屨無十日之壽。而業之者亦祇計其售爾。不問之十日以外也。作詩作古文詞。若鑄官銅。雖售只一時。而作者之心。則無有不欲其久遠者。

許湛明曰妙喻果然作者當自知冷煖

答友人

章 兩天節

承來教詢及汲冢周書。古三墳。與考工之於冬官。畢竟是真是僞。鄙意竊謂讀古書。當如看古人字畫。不必問其真僞。果得龍跳虎臥之意。不必右軍。便是右軍。果能力透紙背。不必魯公。便是魯公。果能如公孫大娘劍器。與驚蛇入草。不必張顛。便是張顛。不必懷素。便是懷素。於畫家之顧長康。小李將軍。王摩詰。倪高士。亦然。否則欺識雖明。卽云確不可易。吾無取也。知此可以辨羣書矣。

汪懋澂曰。有真見識。然後能作真議論。胸懷如鏡。便是一顆如意珠。天爵英年博學。一往才情。真不愧名士風流。

答孫生書

侯方域 朝宗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馬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

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汪懋漪曰漸漸說到緊要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幹不暇枝枝不暇葉何其文之俊快也尺牘諸選皆遺此篇余于集中得此爲快

與汪懋漪

陸次雲 雲士

惟才子能爲才語。惟壯夫能爲壯語。惟高士能爲高語。惟佳人能爲佳語。惟嶽崎歷落人能爲嶽崎歷落語。故坡仙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西楚霸王叱咤暗鳴千人辟易。蘇門以清嘯當語言。而音如鸞鳳。蘇若蘭珠玉成風。李青蓮名章俊義。絡繹奔赴。雲不自知何人所作語。亦不知何語。過承采菲。謹程數則。先生其何以謂余。

吳方漣曰跌宕自喜有不可一世之意

與徐次雍

高士爾達

弟復從事易選。偶與錢聖呼談易不倦。其胸中各有一種先入意見。意見所至。每足以解易。弟固於易學不甚邃。驟聞得意之解。如聆天樂。潔淨精微之理。具是矣。如羲文周孔。得無於意見獨得中悉悟其旨耶。

汪憺漪曰談易固不宜執意見獨是先入意見識解空明尤善于談易

與張慎高

汪桓殿武

惜字一舉。弟爲自身懺悔而已。既有婆心。未免饒舌。吾輩原從欲立欲達起見。安望博施濟衆乎。吾兄從而建爐鑊。金以廣之。赤舒元亮。又從而請示立約以禁之。道同志同。不謂閭里咫尺之間。獲此同心之友。快哉。聖道尊崇。文運光昌。未必不於此泰山一簣也。豈期決籬撤籬。出自門牆戶牖之中。姍之笑之。鄙之賤之。嗟乎笑罵由他笑罵。好事任我爲之可乎。昨有嘲弟持詩箋者。語弟曰。如君此扇亦宜燒却。弟爲下一轉語曰。乃公滿腹詩書。將母亦在。弟燒却例耶。旁爲解曰。果爾當不累及歸來走筆。以博吾兄噴飯。

徐野君曰莊語不能悟則爲謔語以輕之是亦行文之一法

與章天節

顧自俊秀升

承道兄過愛。弟非敢過爲矯異也。弟文從未敢輕梓。豈無一二佳者。蓋弟生平持論。謂文不逮古人。不可出而行世。文卽逮古人。而不逮古人。仍不可出而行世。弟今自思生平何事。逮古人哉。而敢作千秋思也。近來風趨日下。士類往往喜聰明而惡醇謹。重文章而忘品行。後生稍能提筆。便自謂知名士。有作卽付割劂矣。詡詡自得。殊不知聰明不厚。增一分聰明。便增一分刻薄。文章無品。有一分文章。便減一分行誼。卽藻麗馬班。縱橫韓柳。何爲乎。挽回維持。全在道兄等一二有識力之士。弟不敢以無用之文。費道兄清心也。不盡之意。再容面悉。希鑒不宣。

汪懋漪曰秀升筆墨縱橫今古而猶不肯以文章自命楮牘特其緒餘然讀之足以厚人之氣

與周靖公

陸次雲雲士

客歲蒙令姪雪客。見惠新鈔。今又承先生復惠藏弄。鹽讀二書。方知宇宙之大。目中得識如許名賢。口中得誦如許名文。胸中得增如許名理。似覺蘇黃連袂。珠玉炤人。而又

皆如永叔所云。洗淨面孔。與天下相見者。遂令翰海一書。鉛華形穢。伸醇羞作尹夫人矣。某輩方有見山亭古文之選。林入旃檀。不知所擇。

查子周曰。雲土眼中。口中胸中。先有一種幽恬淡永之氣。故能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與程奕先論史

葉 生 又 生

偶閱三國至呂布傳。或曰。奉先材勇。三國無雙。余曰。布特一無賴子耳。人不可以成敗論。項籍亦不克終。至今凜凜生氣。讀其本紀。暗嗚叱咤。猶令千人皆廢。蓋其胸次磊落。雖橫身病痛。然無些子齷齪。相奉先則全無心肝。一味傾險而已。觀其事。丁則殺丁。事董則殺董。狗鼠豈食其餘乎。卽與公路往返一節。急則送女。緩則賴婚。丈夫不能自斷。何至以其女漫嘗此。而可爲孰不可爲。耶。卒之帳下爲俘。搖尾乞憐。天地雖大。何處可著。斯人縛虎。不得不急。阿瞞正欲得而甘心之。姑爲緩語。非昭烈不能直中心坎。座上客。數語真正英雄。不得謂大耳兒。信也。兄論史戒林。請以質之子瞻。不河漢否。

陸梯霞曰。阿瞞雖愛材。布不爲人用。存之是樹一敵也。操原有成見。若昭烈仍作兒女態。語則針鋒。不對安得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乎。明眼識破英雄所見。正同若布無足言者。又生或偶爲寄意耳。

與傅平叔

陳孝逸少游

兄臨川記。弟矢辦力寫兩部。別寄其人。此亦當陽沉碑水中。太史藏書名山之意。冀後有知心。如復見一荀伯子。

汪懔漪曰：荀伯子曾作臨川記，必欲不朽其人，使無散軼之患，知少游交誼不薄。

答董文友論文

賀 宿 天 士

文章固宜高深。亦貴正大。如洞庭之月。峨眉之雪。誠遊觀之美。然欲建都會于此。擁千官朝九譯。共球獄訟之所。受成條。發號令之所。敷布必有所不可。故古人有削其靡曼。以趨峭潔。而文始高者。柳州是也。此善于進者也。亦有貶其佶偃。以就顯易。而文益奇者。昌黎是也。此善于退者也。僕又常戲論。水莫奇于瀑。然不可以舟。曷若江河湖海。其幽則產珠貝。藏魚龍。其顯更可以利漕漑。通商販。爲觀鉅。而其功尤偉也。足下不吝剖晰而教誨焉。

吳方澍曰：幽欄曲檻。點綴亦自生情。然清廟明堂。非燕許手筆。豈能易辨。

與金觀我

姚 康 休 那

尊公傳。去歲卽心儀之。儀之而得爲有道之中郎。固所津津也。得文說而披讀之。覺仁兄。生。濡。慕。之。氣。入。紙。許。深。而。烟。飛。霧。凝。引。人。情。思。不。淺。一。夕。松。月。當。牕。而。高。山。在。望。化。作。金。光。聚。團。几。研。問。急。濡。墨。泚。筆。力。追。其。所。見。忽。然。搆。得。一。傳。儼。若。與。太。翁。肅。坐。而。悟。對。矣。此。非。弟。能。傳。太。翁。也。嵩。山。一。片。石。中。迺。有。初。祖。定。影。影。固。初。祖。之。瑞。耳。爰。錄。呈。教。

查于周曰俊逸之氣胎岩之致尺牘至此無餘蘊矣余猶刻意掃塵標其森秀即使詞艷而浮調新而佻亦非所取總之要有雅人深致耳此憺漪野君與余選尺牘之意也

與趙得心

黃瓚贊玉

今之文士。莫不厭故而喜新。瓚以爲文章之道。從無新也。有新皆故。故卽新也。故莫如歲。四時遞遷。周而復始。人必曰新。歲故莫如月。哉明漸生。一鈎初懸。人必曰新月。一切及時之果蔬。亦何非故者。而皆以爲新。只是能改換耳。能改換則能新。是新原在故中也。文章之道。豈不然乎。

在憺漪曰是從故紙鑽研領會而得者然自清新悅人不讓開府

與及門論讀史

馬文燦 含菴

我輩讀書懷古。當以第一流爲法。而所謂第一流者。其長多不能兼。蓋榮世以文章。經世以功業。持世以道德。傳世以詩文。出世以修煉。三代而下。留侯鄴侯。非第一流人乎。而詩文罕傳。武侯誠意。伯非第一流人乎。而一則大業未終。一則出世未遂。況下此者哉。人亦爲其所當。爲有其二三。或一二焉。可矣。若徒記古人名姓而已。是亦爲昔人之所嚙也。

查于周曰：士人讀書懷古，此何等事，而肯讓人，惟其兼擅無精一之學，取志上上，反得下下耳。

與張杞園

吳晉介 茲

尊大人合傳。跋得數語請教。僕故不善屬筆。足下索之至再。勉強塞白耳。昔海神與秦政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僕于足下亦云。

汪懋漪曰：尋山者初時徑路平平，忽然突起一峰，令人叫絕。

答吳子虎書

吳百朋 錦雯

辱翰示發函伸紙。反覆耽玩。既文采之瓌綺。又字畫之道逸。孔璋元瑀之抽思。家廟立

秘之執管。可謂兼之。讀桂頌選靈二章。平子言愁靈均。抒怨。又不是過矣。足下天才宏贍。年力富強。復能博極羣書。總統流略。僕御李之思。已非一日。近蒙推輓。不遺菲葑。揆之夙懷。欣抃何極。生芻展啗。有愧林宗。而足下至性過人。哀毀骨立。形于容貌。著在詩章。朱百年不衣絲帛。顧景怡欲廢蓼莪。仁人孝子。世不多見。僕豈敢以文章之士。目子虎耶。僕遨遊湖海。閱人頗多。或命元龍之豪。而本行不治。或侈子雲之博。而搥履未淳。或剽竊割裂。工于應酬諸篇。或累句蕪音。未見首尾溫麗。求如足下閉戶著書。衆體咸備。實爲希覲。曩與仲震麗京。私相評定。輒于足下有第一之目。良不誣也。來札云。稼穡販易。身所經營。醫方卜書。目所覽涉。自餘皆非所閱。旨哉斯言。昔仲伯賣藥。市上思肖埋函。并中陶通明。工草隸之書。宗少文營耕耘之事。比之足下。差可不愧。僕怪今日。魑魅晝見。舉國如狂。未尋車笠。輒號盟翁。何處班荆。謬云同學。紅單一束。時蔬數章。望門投謁。不避寒暑。又且鷺濞搆。各立旗幟。糾分釀金。飲酒高會。僕已疾之如讐。而未已也。見田舍富人。執袴公子。輒望塵拜謁。歸以珠盤。引爲知己。嗚呼。潘岳陸機。才具斐然。史且以趨附。賈謚少之。今日名士。喪心病狂。一至于此。而所號爲高尚君子者。旣已披

縉方外。辟穀山中。亦復陰陽厠足其間。見隱士則談名節。遇貴官又談名利。方自謂經權互用。不知出處語默俱無一可僕所以心折足下。言行不欺也。僕常思闢十畝之宮。植萬竿之竹。瓦盆貯酒。石室藏書。幽山桂樹。往往往。歌源水桃花。時時散髮。使影不出山。聲惟傳谷。以終天年。而乃居無一椽。家徒四壁。堂上有垂白之親。膝下迫尙平之債。與世浮沉。素懷難遂。未可與外人道也。惠子知我。聊相爲言之。去冬攜歸童子。正欲遣還。而來書云云。使僕感激搶地。僕無應門五尺。椎髻之婦。躬親厨炊。蓬頂之子。自負書囊。今得足下厚意。此亦人子。僕謹善視之。

徐野君曰不遇濁徑那顯滄渭兩雨形容處風趣極饒殊無曠積之痕組織之苦也

與葉又生論文

林時對殿

文章關世運。維詩亦然。開元大曆。習爲詩歌者。如洪鐘大呂。蒼鬱沈雄。一變而爲晚唐。則生趣索然矣。弘正嘉隆。習爲制義者。如清廟明堂。高華名貴。一變而宗訓。詰則菁華。既竭矣。夫卿雲爛熳。回符二典。爾雅淵深。取裁六經。安在瓦缶土鼓。能與琥璜。琮璧。繁隆。比妍哉。弟嘗原有明始甌。詩過衰於鍾譚。制義亡於陳艾。說殆非誣也。明光起草。不

脛而走方州。咎我者謂狂瀾欲倒。好我者謂光華復旦。今日誰相知。定吾文者耶。足下新製胸吐白鳳。筆燦江花。覽詠數過。政如逆旅客。遠涉而歸。衣冠盧井。皆逢故人。風流未墜。必有英絕起而領袖之者。非足下而誰。弟且歛衽拜君下風矣。

汪憺漪曰：論文必出於能文之人。纔關痛癢。方有規繩。固知今日自遇昌黎。起衰何止八代耶。

與陳伯璣論景陵

施閏章愚山

往讀伯敬集。不數葉。輒擲去。譬如體羸人。不敢嘗苦寒藥。恐傷元氣也。昨承寄到。適在笥中。更無他書。遂至讀盡。其文長勝詩。寧不厚不渾。不光餽。不周詳。而必不肯俗。其手近隘。其心獨狠。要是著意讀書人。可謂之偏枯不得目以膚淺。其於師友骨肉存亡之間。深情苦語。數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史論諸篇。有別解。筆力從左國秦漢中來。次則題跋銘贊。蓄意矜慎。其序贈之作。稍涉泛濫。畢竟爲應酬所累。韓昌黎一生贈序文字。僅十餘篇。潔不惹厭。又是何等辣手。大抵伯敬之集。如橘皮攪橄湯。在醉飽之後。洗濯腸胃。最善饑時。却用不得。然當伯敬之世。天下文士。酒池肉林矣。那得不獨推爲俊物。善讀其書者。心目中嘗存一嚴冷不屑之心。其去俗自遠。不數讀可也。伯敬

謂後生學中郎不成。不如學於鱗。吾兄又謂近人學於鱗不成。似不如仍學伯敬。並是救時之言。詩豈從兩家出。舍二家寧遂無詩。眞能詩文者。華不俗。清不弱。別有本領。今之爲詩文。所謂不誠無物也。曹能始非遠勝伯敬者。評伯敬清。而有痕。伯敬力辨之而不能逃。此又於鱗所謂天實生才不盡也。兄固好飲橘皮椒欖湯者。走筆報。或以佐下酒物亦可也。

徐野君曰伯敬畢竟文勝於詩讀斷香銘一篇可以例其餘矣至若所選詩歸刪却什之三則竟成全璧惜乎園檀爲穉穀所溷耳

與汪憺漪

張纘孫宗緒

弟童時於先叔幼青之側。便識經笥學海。爲康成孝先一流。今聞佳選雲集。拙搆謬辱甄收。武令又傳台命。豈造凌雲栢梁之手。不妨時出餘技。爲藥房綺室之用。耶賢者洵不可測。敗楮數葉。仰祈郢琢。

徐野君曰交誼譎然文惟沃若青林先生諸孫競秀不減荀龍而宗緒爲之長實領袖風流者也

與毛稚黃

錢 郢 貞白

足下文深。得漢魏風骨。僕所心折。囊錄過數百篇。晨夕把玩。頗似有得。後小齋火。藏書俱燼。足下文亦衝煙化去。比聞近作益多。能以全書相借否。使僕得篝燈下酒。當必味逾方丈矣。願足下毋吝。

徐野君曰。漢時成都火。爇巴從數千里外。喫酒滅之。貞白心驚。火災故欲以此爲下酒物。

復徐武令

張玉藻 孺懷

昨蒙賜聞乘。兼命較定。何才大心虛。一至此也。足下摻羅既博。而出以簡雅古峭。眞晉魏人手筆。使孝標見之。定當欣然。註釋况於僕乎。但才不及足下。雖心戀千金之賞。而力不能前。非他山之石。不以攻玉也。足下虛懷無已。復以子建敬禮之言相勉。不敢固辭。強爲塗易數字。非有當於作者。聊備與人老嫗耳。何如何如。

汪憺漪曰。用事用意無不雅馴。是文章正派。

答賀天士書

鄒祗謨 許士

辱書勒切。盛推譽僕。以文章之事。且獎且誘。謂其事半功倍。直欲以古人望僕者。僕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母乃以古人厚期僕。而又以今人所貌許者。姑嘗僕。而中以所喜也。

豈足下所宜待僕者哉。昔韓退之之爲文也。凡人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使僕竟喜其所憂而憂其所喜。則亦非足下待僕之意矣。夫古人之置力於文者。無不先求其所甚難而後徐得其所甚易。當其收視返聽。力蹶志沉之日。何敢自以爲易哉。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中流不進。與望洋而嘆者等耳。河出崑崙之墟。其所并歷者。千七百渠。而後有龍門砥柱之奇。今徒徜徉溝瀆以內。而欲以蛙蛭之觀等之。其遂能爲窮水之源者耶。雖然。去溝瀆而涉江河。惟是不中休。與不却行者。能無所不到耳。舍是不問。而謂有坐致萬里之能。雖然。進諸尺寸。而不可得矣。不益爲退之之所憂哉。足下與僕從事於文章有年矣。足下欲爲其所難。而謂僕獨得其所易。遂已一舉造巔。俯視一切。譽之非真情。擬之無其事。僕方且重以爲憂。而未敢遽以爲喜也。努力日進。僕所受教於足下者。斯言而已。

徐野君曰：總是笑則喜譽則憂二語爲通篇關鍵。不中休不却行二語爲終身把握得此金針。暗度自然造極。登岸部婁之上。無松栢學士家一生局面。豈可以狹小也哉。

東曙吳赤香

張華國 六醉

明日錢飛卿行焚黃禮。聞已相屈。早可命駕。同到山中。不特往觀其盛。亦鼓舞一大機括也。讀書至此日。仰事俯育。俱得恩榮。是顯揚已到極處。念不肖有父有母。有前妻。有生妻。與飛卿同。不幸以明經老。不能爲前人光。惟撫膺泣下而已。尙有惜者。姪女止受卹典於地下。崑翼吾女。以有生之樂。赤香雖不借。攻他山亦將見獵心喜否。望望。

查子周曰。朝廷誥命是絕大文章。墓上焚黃幽冥增重。乃六醇先生更以有生之樂。相勗提携後輩。是一片深心。豈獨尺牘之妙也哉。

分類尺牘新語卷四詩詞序目

汪憺漪曰。李白曰。詩李赤亦曰。詩柳耆卿曰。詞趙明鏡亦曰。詞詩詞果若是。班乎大抵古人不輕落筆。凡有吟咏。皆自性情書卷中流出。若今人才本不優。性復不近。餽釘塗綴。強名曰詩。縱使雕績蒲眼。不過木偶。傳脂粉土牛。被文繡耳。而邇來風雅濫觴。復詭而跳之於詩餘。一唱百和。如醉如狂。及窺其所爲詩餘。則格調聲韻。皆茫狀不叶。而且嚶嚶號於人曰。我善爲詞。嗟乎。冤哉詞也。少陵云。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其咏太白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長吉云。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今之爲詩詞者。請自思其生平所作。果能驚人驚天驚風雨鬼神否。如其有之。則昌黎願下東野之拜。不然。恐鄭光業苦海中不免。借重大篇也。僕之論詩詞如此。及觀諸名人牘中之言。亦復與僕不河漢。眞先得我心哉。

集詩詞卷四

與林鐵厓

周亮工

與鄭超宗士介

黎遂球

答何閬仙	楊鳴	寄櫟園先生	汪楫
與林鐵厓	陸燦	與壽光李乾一	安致遠
與王丹麓	顧自俊	與程石門	楊履吉
與周滅齋	張可度	與趙雛客	陸進
與趙止思	徐菊知	與友人	楊履吉
與姜如須	余懷	復陳伯璣	程守
寄臣哉弟	趙任	答友人索書	程光禔
東程臞仙	沈九如	與櫟園	林嗣環
與臬	周圻	與呂翊令	駱仁挺
與葉又生	曹敦吉	與友人論詩	吳雯清
與李武曾	王彥來	與周櫟園	黃國琦
與周櫟園	黃國琦	寄余鍊師	李鏜
復汪舟次	吳晉	與徐野君	董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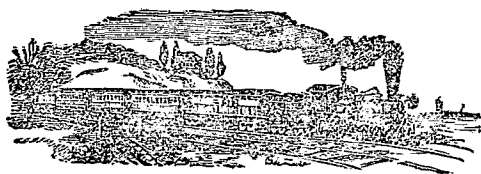
答宋石亭
與邵于王
東陸盡思

蔣漢紀
陸雋
鄒祗謨

與汪舟次
復陳天士
寄汪友熊

高兆
劉世奇
查望





分類尺牘新語卷四

西陵

汪 淇 澹 漪 箋 定

友人

陸 增 梯 霞

叅 論

徐士俊野君 全評

張 壇 步 青

詩詞類

與林鐵厓

周亮工 櫟園

盡思所裒書畫等件。俱寄至。真信人也。朗月惠風。思其兄弟。幸代謝之。西湖之竹枝。累作輒不能佳。以好想頭。都被前人弄去也。作詩一代弱於一代。一人壞似一人。皆坐此耳。然終當成之。

汪懋漪曰清勁而疎朗似右軍十七帖中語櫟園先生佳製如林此係末刻即數行亦可以奉為規矩

與鄭超宗士介

黎遂球 美周

黃牡丹之會。諸君子皆靈蛇在握。人人自以為當得大將。何意漫吟如弟。遂為錢牧翁首拔。以獲仁兄重賚。視昔者明月夜珠之句。若有餘榮。雖易書遙寄。可否一出公評。與

延譽獎借者。又自有別。懼無以當於諸君子之心。則滋悚然而已。然他日過二十四橋。諸遊人且爭看影園。咏咏黃牡丹。狀元不獨可以免太冲委頓。而且以道人落魄時。借揚州夢一幻。邯鄲癡想。正不必問孰者真。孰者假也。

徐野君曰勝事真足千秋可匹。昆明應制詩聽上官昭容樓頭甲乙。

賦黃牡丹詩者數十人。超宗上介鑄金卮。約壽詩狀元。糊名易書。馳使數百里外。請定於虞山。虞山甲乙回折視之。狀頭乃黎美周也。至今傳為盛事。藏弄集原記。

答何閨仙

楊 鳴鶴聲

咏梅刻敵美中峰。然百二十首。又似過之。使和靖先生見此。若當梅候。定拉託園山人坐樹下。眼飽名花。腹飽佳句矣。容樞頌未。

林殿臆曰若以名花比美人。其為飽也更甚。

寄櫟園先生

汪 楫舟次

讀度穆陵以後詩。楫意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人苦為氣質所限。塗硃抹粉。都不得當。屈先生為王李家言。寧不迥異。楫然終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賴古諸集。何嘗無氣色。若於天然氣色外。更欲小試神通。而諸作者未必不傳。但添出一分氣色。定挫過一分。

性。情。於。方。寸。終。不。愉。快。耳。

汪憺漪曰善於言詩乃是性情異於流俗處吾姪舟次天才軼發如初日芙蓉掃却描畫多多許矣

與林鐵崖

陸 燦 湘 靈

竹枝舊作數首。似可繼鐵崖之後。以就正於今日之鐵崖。爲其稿未及隨身。今復續成十二首。此調乃樂府之遺。上不入詩。下不入曲。乃佳。徐陸刻中。固有佳處。而似絕句詩者。爲多。終當遜兩鐵崖獨步耳。

查于周曰拈出竹枝要訣非留心風雅不能爲此言

與壽光李乾一

安 致 遠 靜 子

孟翁詩卽不全佳。亦有一二語解意者。年近七十。苦吟成癖。村居有此等人。亦足消遣晨夕。幸勿以常情遇之。以兄之才氣翩翩。如錦石春花。爛焉盈目。中有一支離。叟摩娑吟眺。亦是雲林一幅淡墨圖也。

汪憺漪曰詩不能窮人豈能村人耶此老藉以不朽矣

與王丹麓

顧 自 俊 秀 升

讀北墅竹枝詞。題取陳隋。而命意深長。則居然三百篇之遺也。李孝子萬曆間人耳。隔今計不及百年。又在里閭。世已無有知之者。矧其遐哉。至如春杪東嶽。午日龍舟。舉國若狂。數年來三寶觀音。尤可詫異。世方走之若泉奔巨壑。而操風化之權者。曾誰念之。吾未知其底也。吾兄一一寫之。詩歌若嘆若慕。若慨若泣。嗟乎。太史探風。不行已久。異時有搜補杭誌者。讀諸佳作。猶有美刺存焉。興起懲創兩得之矣。考古者其有幸乎。昔人謂工部詩爲史。僕于丹麓亦云。

徐野君曰。敘事議論相夾而出。正復洒洒不煩。

與程石門

楊履吉 長公

關索嶺壁立中天。是昆明華首。一大門戶。兄詩中如馬難尋路。下雲不上山。飛力爲此嶺。描寫生面。不卽不離。可解不可解。誠詩中畫。畫中景也。先升庵全部滇中詩。如此等句。亦不多得。止一垂柳篇。便壓倒元白。兄此詩則推壓萬仞峰頭。眞欲使昆明池水。泛濫於洞庭。彭蠡間。始稱快意耳。呵呵。

徐野君曰。丙午秋長公訪余於湖上。倍極殷勤。出其全集。知揚子胸中已吞雲夢八九。卽此一篇。自非名手。

不辨

與周減齋

張可度 季篸

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膾炙人口。然皆一往而盡。一丘一壑。耳目易盈。若少陵則千巖萬壑。雲霞生焉。虎豹伏焉。陳繼儒嘗題杜詩後云。鬼脫如飛。神鶻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便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亦道得一半。

林慶黓曰。韓文如海。杜詩亦然。潢淫行潦。望之遠矣。季篸實能狀之。

與趙離客

陸 進 蓋 思

匆匆一接芝顏。未獲深聆塵教。歸舟捧讀永和樓新咏。不覺狂喜叫絕。往來舟子及夾岸行人。見一人脫帽鼓掌。朗誦五七言。不去口。咸笑且詈。進不顧也。抵家秉燭浮白。亟覓丹黃。爲道兄點出痛癢處。第恨此道今人棄如土矣。獨吾里張子祖望。王子仲昭。毛子馳黃。留心有年。昨見尊稿。無不稱爲當世白眉。擬搆小序。因日來鹿鹿。二月望後。當裹半月之糧。入臯亭看桃花。爾時雲霞燦爛。擗三寸不律。了此一段公案。亦快事也。至於尊選。急於付梓。風雅久衰。得道兄振起。以爲後學鼓吹。豈非三百篇之功臣耶。

汪懋漪曰妙在路上行人咸笑且言正不知詩爲何法作詩選詩爲何事急引桃花爲知己快心快心

與趙止思

徐菊知 若瑟

選詞復上。大率情致婉麗。似春鶯喚柳者。則甲之氣味。高古似秋鶴聞空者。則乙之此亦女郎曉風殘月將軍鐵板唱大江東去意也。

謝健有曰雋筆點染之遂使文情生動

與友人

楊履吉 長公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爲論。惟求直吐胸懷。實叙景象。婦人女子皆曉。所謂者然後定爲好詩。其他餽飮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線索。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咸然。古人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清篇新句。目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到耳。

汪懋漪曰方流有玉圓流有珠胸次既貯詩源可以酌焉不盡

與姜如須

余 懷澹心

足下丙戌以前詩。未免鍾譚習氣。然學鍾譚者有習氣。罵鍾譚者亦有習氣。是以僕不

學亦不罵也。大抵我輩爲詩，須以古人之格律行自己之性情。卽供奉少陵，亦不可拾其牙後慧。況餘子乎。此所謂寧爲鷄口，毋爲牛後者也。

徐野君曰：此牘初卷失編，特爲補列。其言溫厚和平，而能自做主張，終無淪溺之患。

復陳伯璣

程守非二

壬辰之後，遂無一字問世。以與今之所號爲詩人者不甚合道也。年來愛之者頗衆，弟益自疑矣。假經負米，砭砭窮年。何有剗刷氏之費。芳城歸，傳伯璣惓惓於不肖，且徵及小詩錄之。國雅集以凡例見示，輒見獵心喜，不期土室中人竟得附以不朽也。拙藁三種，馳到句斟字酌，寧獨一字師哉。切切。

查于周曰：陸放翁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其不與人合道者深；于合道者矣。又何疑乎。

寄臣哉弟論詩

趙任仁甫

書來違恤我私，閒曠中抽榆蟲之絲。故千里耳覽六詩，若將取敗甲遺毛以修靈劑。而長年者樂事也。昔人有大隱，有小隱。弟在大小之間哉。簾詩無可疑，首作用八事起句最佳。惜路斯未若人龍，夜靜床若水闊耳。榆蟲蠶屬，凡食葉而吐絲者皆蠶也，非蟲也。

小序中絲。非其絲。則蠶亦非蠶矣。尙覺語氣支離。七夕詩中簡古可玩。答孝廉詩。放焉自瀆。率漫爲之。恐未是初學所宜。邇來貧甚。馬牛汗背。何暇談詩。偷心侯不厭。容當於灞橋風雪中求之。何有一語當人者。寒溫便有兒女子氣矣。不刺不刺。

查于周曰。任甫先生藝爲膠東才子。早綴巍科著作。如林家君子。與其諸郎。昆季締交。日以詩文相酬唱。知其世擅雕龍。此作特其片羽。然而清拔之氣。足以鼓吹風雅。

答友人索于湖集書

程光禪 奕先

昨得書。索于湖集。頃復奉手教。索之甚力。且云同舍有八閩聞人。三韓公子。咸慕愛之。冀得展讀。仁兄可謂有嗜痂之癖。不能爲魏公藏拙者也。弟數年以來。潦倒特甚。不作萊蕪。甑已生塵。求祿養親。風偏動樹。兼以孟嘗收責。難邀燒券。顏淵負郭。詎給催科。頗信詩能窮人。已復絕口不及。况季緒。璪子期。茫茫與爲覆瓿。毋寧燒硯。向來諸刻。剗劈尤宜也。卽如于湖集一書。係弟往歲浪遊。問吳波之蹟。過夢日之墟。尋謝朓之青山。不遠伊邇。指李白之采石。宛然在望。故使憑弔。增其感慨。眺覺攢其肝脾。雖文章不逮古人。而興會猶如昔日。北平周伯衡觀察。褰帷淑步。小隊郊垆。時過浣花之堂。每有藉

草之酌。歡情既。泐韻語。自生。卽廣郵筒。互有贈答。陵廣郭石公戶曹。典司交子。天抱高華。五夜。豔。穠。不無聲色。八朋。脂粉。亦發文情。吮筆。含毫。易爲觸緒者也。然偶狀遊戲。無當探風。囊滿瓢盈。不復省視。瀛海馬乾。若先生。見而悅之。謂其詩。自抒性靈。頗異俗調。侷儻不羈。繩削自合。將捐俸以授諸梓焉。時則有黃九烟計部。日傾金壺漆汁。手爲繕寫。人謂以換鶯之書錄。倚馬之賦矣。而羅繡銘明府。倪闔公文學。葛霜華太守。咸復評隲點定。查二瞻高士。又繪事補圖。謂之繡梓。故一時梯緒山而航魯明者。慮無不人挾一編。共修三絕也。但浮雲舒卷。何着太虛。綺麗塵埃。本來無物。當弟歸與之日。此集已付之無何有之鄉矣。豈今楊雄。知悔之年。翻作項斯。喜說之想哉。仁兄往矣。無索我於湖集。若東西南北。見杜於皇。陳伯璣兩詩人。并言無索弟詩集。諸刻詞集。諸刻也。唐人嗜白舍人詩者。綉其詩徧體。時稱爲白舍人行詩圖。而無加於舍人。宋人忌蘇文忠。至着爲令。不得稱蘇氏學。而無損於文忠。且夫語言文字。汨性之波。生徒朋黨。釀怨之蘗。比方人物。反戕之刃。沽釣名譽。召誘之囹。弟則爲文人有文。自言其志。譬彼。睨。眄。何。關。俗。耳。等。斯。熠。燿。奚。取。適。觀。時。候。既。過。鳴。翹。何。有。仁。兄。勿。泥。鄭。環。之。在。終。爲。舟。劍。之。求。

也。

葉又生日夏五劇暑予偕奕先竹下角奕有索於湖集者奕先手揮此書謝之奕仙殆將收視返聽空語一切乎觀其叙事夾議論而行正如曹子桓典論自叙中有顧盼自雄之概但子桓叙纖小事殊易爲佳奕仙敷陳曩昔加以證道之言故當居勝於湖集必傳有此書而於湖集愈以必傳

東程臞僊

沈九如宣子

張迥寄遠詩。蟬鬢雕將盡。虬髯自此無。僧齊已改爲虬髯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齊已蚤梅。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曰。數枝非蚤也。不若一枝。齊已不覺下拜。亦以谷爲一字。師然則思致所及。各見層累。洛陽賈乃謂能易一字者。予以千金皆妄也。昨偶成新柳。請質之髻。頃當設臯比。以俟。

翁野君曰百鍊成句千鍊成字信不偶然是卽畫家點睛添頰之法神理存焉爾若明日重扶殘辭二字豈不以帝王爲師也乎

興襟園

林嗣環 鑄崖

向見君手訂虞山詩人傳。心極愛之。諸傳皆妙。經君手訂。尤足重也。後聞虞山繼詩選之後。復成吾炙集二尺許。皆平昔知交之詩。見吾輩一詩。有當其意者。輒用片紙手錄。

歸入集中以八十餘老人尤殷殷好學如是而世之黃口無知猶相與訾議之不休多見其不知量矣虞山歿後此集不知落誰何手必湮沒不傳矣虞山與吾不薄當留心大索以傳眼前風雅第一吃緊事也望之望之。

徐野君曰好學愛才原以千秋自命後來之扶輪承蓋總是斯人之食報無涯耳有心者豈可但以驕吝自居

與某

周圻百安

足下所註杜詩約本一味求切求實不事鉤深索隱僕每見譽人著書者輒曰似郭註莊盲人緣此遂欲與作者對壘若足下此註不過因世人不見杜老真面目直以杜還杜耳但約本之名不甚愜鄙意欲更之曰杜還老杜被學者擄剝殆盡又被註者摘索無遺不得不盪襪篋路逃之無何有之鄉直遇足下始得詠生還偶然遂也勿論自來詩文書畫直當以筆還筆墨還墨而註古人者更當以古人還古人得一還字杜詩從此無事矣僕昨謂朱振公使君安得聚半歲糧閉此君於深山老屋中俾早成此書使杜老直從巴峽穿巫峽使我輩從羌村隣人後早作牆頭觀耶振公亦爲失笑。

徐野君曰行所無事纔是大智人註杜者往往誤入蘊叢作屏修平指出坦平大路此君之功不淺矣嘉名之贈允宜

與呂翊令

駱仁埏方疏

塵勞中披諷高吟。覺俊逸清新。兼有其勝。直可使參軍承蓋開府扶輪。令人不忍釋手。小巫相對。能不愧汗如雨耶。旅牕風雨。新咏必多。祈勿斬垂教。滌我襟抱。且贖餘膏。冀得沾漑也。天色稍霽。當圖把握。

汪憶論曰以此消旅牕風雨真是韻事韻人直是方流自寫其丰度也

與葉又生

曹敦吉聿修

昨從愴漪處。得觀諸調。不勝拜服。今承和教。三復擊節。雖宋元諸賢。不能專美。豈惟碌碌餘子也。欲藉此刻一小幅。携過江北。此間仍能索一二倡和否。但恐驪珠已有所屬。鱗爪更不足道耳。

程奕先曰短筒取裁亦是探珠法靡曼鱗爪又曷足貴耶

與友人論詩

吳雲清方澗

六經皆爲治世之書。然他經非葩。而詩獨名葩。他經無韻。而詩獨有韻。故詩也者。所以活五經之腐者也。如草木之有竹。鳥獸之有魚。別具生趣。各成一家者也。三百篇興觀羣怨。聖人言之詳矣。離騷後出。惜未折衷於夫子。然其體自與詩迥別。設使夫子見而取之。將附三百篇之中耶。抑爲彼另設一經耶。降及後世。自漢魏六朝。以至今日。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學者但當舍短取長。則古今皆能有益。譬之嘉肴。不同味。惟適口者爲嘉。美女不同面。惟悅目爲美。未可以一律斷也。嘗見今之談詩者。薄宋元則推唐人。薄中晚則推初盛。薄初盛則推六朝。薄六朝則推漢魏。而甚至不用宋以後典故者。不讀鍾譚七子之書者。揣其意。無非欲取法乎上。掃除一切耳。亦思世代何窮。後之後。更有後。則前之前。更有前。等而上之。不至盤古氏不止。彼好高之輩。何不竟創爲盤古體耶。且聽其論。則愈進愈高。而按其格。則愈趨愈下。名爲漢魏。實乃不逮宋元。世不乏明眼人。豈盡爲公等瞞過耶。僕以爲古今佳詩多矣。無論六朝唐宋。卽鍾譚七子。又何嘗無佳處。今人於已作。則匿其短而銜其長。於他人之作。則沒其長而摘其短。不虛不公。病痛莫大乎此。善哉。夫子之砭子貢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人苟取生平所作。遂

一點勤。就正高明。猶懼其晚。尙敢哆口。雖黃人物耶。僕之管窺如此。足下何以教我。

黃九烟曰：平心而論，不激不隨，是作詩之準則。

與李武曾

王彖來古直

今人論詩。動以竟陵歷下。傳爲口實。袒左右而各不能下。或相辨駁。或相調停。刺刺輒見盈幅。雖曰習氣使然。亦由識力不廣。眼界不大。所謂子誠齊人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夫醒之思酒。醉之思茗。枵腹之指動梁肉。飽飫之心賞薑菜。時有所異。物有所宜。而心有所適也。竟陵歷下諸公。不過行雲流水。創爲風氣。境會適當。趨向偶正。如饑之梁肉。飽之薑菜而已。而世之人。必欲執而是之。非之。兩可而甲乙之。則亦固矣。況古之能詩。不自兩家始。其爲變也屢矣。又何獨斤斤於此數公而不置哉。昔有先達。見史記云。是何人所作。開元宮人。僅能唱天寶遺事。粵犬吠雪。夏蟲之不可語。冰局於見。而又從而強爲之辭也。以兄力持風雅。每能上下古今。故敢以此相質。不識有當於意否。

汪懋瀚曰：碩論不磨。不但調停兩家之雀角言。詩之許當鼎立於商賜間。

與周櫟園

黃國琦 五湖

承惠野人詩。其澹遠處。殆學陶而未至者。然下筆一路蕭疎。無半毫朝市煙火氣。真有野才先生刻其詩而行之胸中無野趣者所能耶。

汪懔漪曰野人諱嘉紀。維揚東海人有陋軒詩集。余姪舟次極爲稱佩。觀此一牘而其人已足傳矣。

與周櫟園

黃國琦 五湖

來教今天下無不詩人。今天下無一詩人。此與邵天津刪後無詩之語。直是鍼鋒相對。琦於是有一言於先生。三山曹氏。選十二代詩。虞山錢氏。選盛明詩。皆因人而錄。其詩非因詩以存其人。惡濫已深。斷不能行遠。先生眼明手狠。何不取兩書而痛刪之。去千存百。去百存十。甚至去十存一。余師陳幾亭先生常云。涉世受用在一。恕字。讀書受用在一。刻字。此義非先生不能守也。

汪懔漪曰痛刪兩書成一精本。是大快事。自非具眼狠手不能然。而石倉牧齋兩公網羅收采亦不爲無功也。佇望櫟園先生椽筆以爲大雅扶輪。

寄余鍊師

李 鏞 月 丹

辱示佳句。敲金戛玉。卽蕊珠宮所奏仙韶也。索和諄諄。豈陽春白雪。屬和不過數人者。

僕遂膺其選耶。夫鈍根人努力亦可飛渡弱水。此言予不敢信。故出拙句以驗之。然終是詩人非仙人也。爲之奈何。

汪懔漪曰巧手玲瓏慧心宛轉月丹近兼選政推重文壇余觀此牘益深佩服

復汪舟次

吳晉介茲

讀吳楚人詩。想見此老。千丁東淘。空墻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擲榆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睡曰。何乃津津諛賞。丐活展此老詩竟卷。如入氷雪窖中。使人冷畏。

汪殿武曰昔人謂觀其題卽知爲唐爲今余謂觀其題卽知爲雅爲俗蓋半部縉紳與一卷氷雪自不同也

與徐野君

董俞蒼水

弟頃從會稽回。住湖上一日。卽鼓歸棹。不及圖晤。小詩一章。托舍親朱沛霖奉上。恐尙未寄到。再錄一紙。附默老面。致默老以慕大雅。欲結縞紵之懽。諒一見傾倒。無俟鄙言也。

汪懔漪曰蒼水爲雲間名宿詩詞無所不佳而復氣誼如雲一晤野君卽以名篇投贈因附載原詩於茲牘之後以見野君之不敢忘董子也○綠楊啼碎黃鸝舌金牛湖畔春三月西冷女兒踏歌回輕衫亂點梨花雪此時徐郎正少年烏巾半岸墟頭眠鏡前自按紅牙譜一曲春波絕可憐久聞徐郎名未識徐郎面招雨

後來叩門霜雪髭尺五目如電袖中佳句比陰何悠悠孰和陽春歌吾有一言堪戲贈徐郎雖老風情多吁嗟人生感慨亦何限湖山蕭瑟白日晚當筵歡笑且片時爲君傾盡玻璃瓊

答宋石亭

蔣漢紀波澄

蒙不棄。與沈吉士訂弟爲三子之刻。敢不雀躍從事。但自思之。台翁爲姚家黃吉士亦魏家紫對逞國色。並吐天香。已足快人觀賞。仲蔚蓬蒿夾雜其內。或反爲異種滅價也。在弟非不欲附驥。以博美名。弟恐以此博名。卽以此遭妬。儂家蛾眉命薄。不得人寵。久矣。何堪復經妬婦之口哉。以此橫胸。尙擬留篋。惟台翁裁之。

徐野君曰謙讓處有雅人深致

與汪舟次

高兆雲客

唐詩正音。唐詩品彙。固當置案頭。然詩歸亦不必定在焚棄之列。伯敬詩集。無一篇佳者。而論詩頗有合處。鳥不能琴。而能聽琴。魚不能歌。而能聽歌。况賢智之士乎。但易牙知味。不必山珍海錯。師曠審音。無事仙樂梵曲。伯敬取譏。獨在好異耳。至如唐詩選正音之約。與品彙之博。三書自須時一叅看爲妙。李選顧選。如任公子一釣而連六鰲。伯

樂一顧而空冀北之羣。要是高手毒眼高選。則如周時勸農之官。遇豐年而觀美稼。於萬頃之田也。美利於是爲至廣矣。諸家優劣。垂老始辨。足下以爲然否。

吳方漣曰好議論好文章其言中正和平無偏無激實獲我心惟舟次名流故能來此佳聯

與陸蠡思論詩

鄒祇謨 許士

僕嘗少讀花間尊前諸集。卽學爲詞。動輒成帙。讀之亦覺瑰麗可喜。年二十餘。學爲詩。見諸先輩云。欲作詩。卽不可作詞。詞與詩。雖同源而異派。然爲詩。妨者必詞也。以是久棄去不爲。及觀黃魯直張文潛之序晏叔原賀方回。則或以爲有詩人句法。或以爲能文。而惟是之工意詞不特無妨於詩。且亦無妨於文。耶。是以僕與阮亭。偶纂倚聲之集。取其不倍於古人者而錄之。豈欲以是當詩與文之衡哉。雖然。作詩之法。情勝於理。作文之法。理勝於情。乃詩未嘗不本理以緯夫情。文未嘗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兼至此。又詩與文所不能外也。詞雖小道。欲舍是亦無由。足下試取唐宋諸家觀之。有爲文人。之詞者。有爲詩人之詞者。亦有爲詞人之詞者。夫以詞人爲詞。雖至周柳曾晁。而不免優伶之誚。吾輩今日。亦從文與詩之緒。以及其餘。可耳。至於音聲之事。樂工失其肄習。

而欲以南北宮調求之。是今日鄉社童子所歌之鹿鳴四牡也。又何如不聞之爲愈哉。蓋宋人之能爲文與詩者。前有歐陽。後有辛陸。足下更取其詞。一爲尋繹。凡情理離合之間。可深得其用意之所存矣。僕曩讀足下巢青閣詞。以爲非足下不能知作詞之要。而徐野君先生。向有詞統一書。又能盡古人之所長。足下其試爲我一詳問之。

汪懔瀟曰作詩之法情勝於理若作詞則純乎情者矣然所謂情者非僅指閨房而言也其中纏綿宛轉無非情致吞吐跌宕總是情根倚聲集乃詞苑白眉向知己直據懷抱幾無餘蘊矣

寄汪友熊

查 望于周

足下一去。湖山無色矣。弟每至湖上。兩峰黯黯如雨。西子溟濛作捧心態。一似別情無限。足下詩云。初乘小艇尋生面。再到高峰識舊顏。足下不來。生面誰開。來則舊顏猶在也。勿狎昵南湖。竟來唐突西子。范大夫楚人也。倘飛書。誚讓足下。何辭以復。

黃九烟曰開天闢地說出楚人范大夫一句分明西子望之來非友人望之來也奇想特出如茲尺牘令人更想楚之南湖

與邵于王

陸 雋 升學

數年來朝夕與俱者。徐野君先生。先生係弟外家舅氏。其爲人騷情賦骨。六十年如一。日所如無不合。而待弟尤誠懇有加。然則知先生之於弟。則知先生之於賢昆玉矣。昨尋翰教。聞有徑山之遊。更多山中唱和詩。夫以山水崖谷草木花實鳥獸雲物而一寓之於詩。則詩之變動誠不可端倪。但使迷津渡口者。袞袞躑躅。徒深悵歎耳。容日至高齋請教。不一。

汪憺漪曰一往有深情其人與詩皆可傳也

與陳天士

劉世奇我平

示我新詩。如西山朝來。致有爽氣。非快心人能作。是快語耶。讀至地窮水生。山破雲補之句。又是詩中畫矣。不意摩詰再見今日。來命諄復。強成二首。白雪之章。豈宜巴里和之。適以彰來詩之益美耳。

程奕仙曰高簡之氣自然超脫于此見我平詩思

分類尺牘新語卷四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五慶賀序目

汪憺漪曰。慶賀。古也。古之慶賀。猶今之慶賀也。而古也質。今也華。古也直。今也諛。則今之慶賀。非猶古之慶賀也。晉大夫張老之賀趙武成室。曰歌於斯。哭於斯。孫子荆之送司馬征西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夭。曰哭曰殤。曰咄嗟安保。殆不以慶而以弔矣。若今人口中。安敢作此大不祥語耶。總之。古人無所不真。而今人無所不僞。真則慶亦可弔。而僞則弔亦是慶。其相去奚異。菴楹。狀平心酌之。以慶爲弔。固不可以弔爲慶。亦不必郭景純之貧人誕育云。燕燕於飛。瑞娥以卯。徐陵初生。誌公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武平一登第歸娶。陳伯玉贈詩云。宴罷櫻桃宴花燭。元稹之寄同年科第云。九陌爭馳好鞍馬。八人同著綵衣裳。曷嘗不踴躍歡忭眉舞肉飛耶。故吾於慶賀一途。無取乎今人之全僞。亦無取乎古人之過真。

集慶賀卷五

東汪舟次

周亮工

寄天雄友人

王嗣槐

卷五 序目

與陳雲起

張 泰

與李維曼學憲

陸雲龍

與蔡龍文

陸鴻圖

賀查秦望洧任

邵德延

祝李廷尉壽

陸敏樹

賀趙又呂

汪 淇

賀黃九烟

汪 淇

賀黃九烟

查 望

賀黃九烟

徐士俊

柬朱端逸

汪 淇

賀虞景明

汪 淇

分類尺牘新語卷五

西 陵

汪 淇 愴 漪 箋 定

友 人

盧 乾 元 萬 資

叅 論

徐 士 俊 野 君 全 評

汪 玉 立 與 可

慶賀類

東汪舟次

周亮工機園

得足下手教。一年將盡之夕也。老兵貧道。雖無他冗。而冗實甚。冗稍定。孤燈短榻。萬感填心。念尊先生壽期近。稍遲必不及。竟不成寐。枕上默成壽尊先生文。晨起了元旦。一切事始落筆。次日始書屏。三日始為詩。四日早即遣使。詩文皆不足重。白頭老翁。元旦從被中囁囁徹曉不寐。次日大雪呵凍作字。手足皆僵。元旦例當謁見賓客。一切罷之。凡四日始了其意。欲急壽尊先生無誤。壽尊先生詩與文皆不足重。此念或可存耳。文不知若何。然僕甚得意。僕素所得意文。舟次見之必喜。此文僕得意。舟次亦必得意也。自有壽文。無此格。必為人笑罵。然不笑罵。不足以重吾文。此言告之他人。必笑為狂。惟

舟次必以爲正經語耳。料同人必更有佳文。舟次或合刻詩若文爲一帙。庶樛下生藉。尊先生以傳也。僕近詩不能盡刻。刻一二小葉寄正文。則自以爲佳。雖他人說不佳亦終不聽。詩則甚疑惑。幸足下同塾人訂之。如以爲不佳。幸直示之。僕即當改頭換面。盡僕近詩。略尙氣色。故以此爲疑。然僕雖略尙氣色。而本色自以爲尙存不似他人一味壯聲。嚇人。僕私意以爲近人詩皆尙氣色。却作得不好。尙氣色詩亦有好者。故略爲數首好氣色詩以敵之。見吾非不能爲此等詩。向特不爲耳。吾卽降手爲此等詩亦便欲壓倒諸公。此老夫狂態也。然此中終不能無疑。故必待舟次塾人一言以決吾疑。若但以好之一字相復。辜負千里求益之心矣。其以花之名者。由淮入青。自花之始。僕得詩亦自花之始也。花之隋寺名。僕豔其名。故以名詩。然二字實實可豔也。塾人詩腔板打定矣。只看得一二首。以作壽文。無暇也。容細心讀之以復。外薄儀壽尊先生。煩代上書屏後。卽忙忙作報章。手腕痛甚。不及親書。然敬慎於尊先生而悻悻於舟次。必有以諒我也。

在憶漪曰：描頭畫角皆世之有意於爲文者也。先生無意於文而文益工。殆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耶。是從冒

裴張中丞傳後得來每讀一過輒爲神往宜家威舟次傾倒于先生也

寄天雄友人

王嗣槐 仲昭

睽隔元暉。倏逾三紀。山河間阻。夢想良殷。吾兄卓犖雄才。九州衣被。乃栖迅羽於榆枋。跼逸足於折坂。可勝悵悵。然東山絲竹。頗足娛情。正恐復嬰羈勒。迴念斯時。不可多得耳。比聞佳兆。夢熊彩旗。天下犀錢。玉葉良會。如何萬事已足。尤爲吾兄手額。稱慶矣。馬陵蒼翠。何似昔時。怒饑有懷。采蕭曷喻。某再拜。

汪儋瀾曰仲昭文如玉璋繡襍說至夢熊處便生掌上珠光

與李維曼學憲

陸雲龍 雨侯

計旌旌將及閩。而綸命已移督學。鯉水蛟螭。幔亭鸞鷲。均在拂拭中矣。全古多才。而一種真率。尤當遇之格外。惜小兒年少。未能遠離。不得隨鞭弭也。一芹申賀。臨發夢馳。

徐野君曰九鯉湖幔亭峯皆閩中勝境也司衡之感動非比尋常是以仙子吹笙雷公燒尾自有不可描摹者耳

與陳雲起

張 泰 履 安

憶癸卯春。道兄讀書北原。弟與聖修讀書法雲。相隔數武。伊吾之暇。輒聚會一堂。觴咏唱酬。不減韓孟皮陸之歡。嘗與聖修私意道兄才華絕世。定是鳳池鰲禁人物。未幾連翩奏捷。人生所最難得之事。道兄遂於半年間取之。視弟輩落落青衫。老伴寒氈者。真不啻冰炭懸殊矣。覩西施而歸。憎其貌。又安敢咏同學少年皆不賤之句也哉。詩刻二種。呈教大方。亦以見窮愁之一班耳。

汪懋詹曰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若歸憎其貌益傷心矣

與蔡龍文

陸鴻圖麗符

因緣幸會。信宿言歸。盤敦方新。旌帆頓指。斷橋垂柳。孤嶼黃鸝。竟不獲效。戴仲若携斗酒雙柑。長作主人。使高賢賁臨增重。豈惟湖山不幸。抑魚鳥亦呷刺笑人矣。別後幾兩匝月。陔念徒殷。素函未展。咏沈約夢中不識路之詩。不能不徘徊惆悵。然元日梁州壓韻。雖在異地。不侔而合。想道翁應有同心也。老伯華誕。愚兄弟擬買舟稱祝。迫以俗累。無術驅除。視一帶水。如萬里。岷峨遠且南。極顧神山。海屋窟宅。羣仙原非碌碌儔輩。遽易登躋。惟仰止樓臺。遙拜而已。

汪懋漪曰慶祝之函如此雅麗墨池中疑有青蓮香

賀及門查秦望澄仕平遠

邵德廷公 遠

記與賢昆季。匡坐一堂。讀書論古。時足下方總角耳。戊戌以來。春令情深。紛馳南北。憂離困頓。筆墨淋漓。人亦未有知足下者。枋榆之輩。焉能測鴻哉。今也長征萬里。筮仕遐方。澄初關之土疆。撫未定之黎庶。出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馴頑獷之性。而教以詩書。遇此盤根益見。利器正足。下今日之謂也。壯哉足下。古人叱馭而馳。益州不足數矣。僕且老矣。福少春。水病多秋。雨既非終子。棄繻之年。又無伏波據鞍之志。惟翹跂足下。奏最賢聲。用代鄙人泥金之喜可耳。查子勉乎哉。

汪殿武曰莊嚴整肅可式浮靡奕奕富貴容寒儉者望而却走矣

寄祝李廷尉壽

陸敏樹 蕙畝

去冬拜違臯比。擬作五十日別耳。賤患沉頓。遂失約言。茲屆大年。不獲伸觴。祝於范車之左。力疾作小詩。以道懷思。若謾稱諛頌。知非君子樂聽也。先生行誼文章。與天地不朽。豈斤斤龐眉。鮒背足云壽哉。若樹千里致械。寥寥數十字爲祝。窮酸故態。諒之鑒之。

查于周曰寧爲華封母爲諛墓固知以文壽人更爲不朽

賀趙又呂

汪 淇 憺 漪

足下對策太廷。於五百人中。拔居第一。此時何異登仙。行見出守方州。惠流黎庶。平居風月。場中豪興。悉收爲司牧。經綸當不讓君家。半部論語。專美於前也。况兩令弟。文苑既掇巍科。武闈復標赤幟。榮任在卽。三珠照人。兩尊人坐受尊榮。韶華倍倍。此鄙人所額手稱慶者耳。茲因鴻便。預賀數行。尙有芹儀。容當續貢。不一。

徐野君曰兄弟三人一時盛事所難者尤在父母俱存耳宜乎新安諸友修爲美談得憺漪此贖倍足不朽

賀黃九烟

汪 淇 憺 漪

天之報善人也。欲與人。以可信。然天之報善人也。更欲示人。以可疑。疑疑信信。正在有意無意間。如我先生。成名進士。擅文章。雖立朝無幾時。而聲譽殊美。乃年踰知命。尙艱子嗣。弟之所素信者。至此正不能無所疑耳。頃承手教。特示弟玉燕投來。天麟送至。始知藍田有種。天之所以與人。以可疑者。正欲示人。以可信也。比之十六生兒。則太遲。較之八十育娃。則已早。將見克昌厥後。猶及含飴弄孫。聊具芹儀。載歌桂子。不既。

徐野君曰曾聞有神仙許黃先生決有雙珠今已獲其一報施善人理固不爽而數亦卽定於其間可以無疑矣

賀黃九烟

查望迂園

足下浮家泛宅烟波中張志和也。日夜引領望來湖上。威鳳翔而不下。今聞已獲石麟。令人歡極。提携如意而舞。喜徵余言之券。記弟與又生。皆幸附同庚。又生多男。弟雖艱嗣。已亥亦舉一子。獨足下得天最厚。而受天最薄。當必獲子無疑。今而後喜可知矣。種瑤草於雲中。探驪珠於領下。夫復何憂。他時再過湖上。三人拍浮綠漪中。快所欲言。湖中之水當舞湧而立。

徐野君曰叙出同庚而子息之多寡遲蚤不同纔見後來者倍加珍貴此文章最有波瀾處也若近套賀詞則四六函中正自不乏

賀黃九烟

徐士俊野君

讀書而中進士。懷孕而育男兒。此一事難者。自難。易者。自易。初意若不可解。既而知造物無私。數當前定。事各有候。不可強也。雖然。易者不知樂。而難者始足喜。先生捷南宮。

於早歲而產英物於晚年卽蕭然四壁豈不勝於三九大老紫綬貂冠也哉他日綵服而讀父書一人兼九經之授在轉盼間耳況明珠可雙珠樹可二薛鳳荀龍亦非僅事一易則無所不易此弟今日賀先生之意耳

汪懔滴曰如此發論纔是賀九烟得子非浮浮泛泛可以移賀他人者也文情超逸若霞捲雲流九烟讀之定然擊節

東朱端逸

汪 淇 懔 滴

不至新安者十餘年。平昔知交。皆成疏闊。若至親如老姪。固所晝夕縈懷者也。近聞梁文宗校試。以足下爲冠軍。蹴踢英雄。領袖賢俊。是大快事。雖然。冠軍不足奇。所喜者。盛珍示持論試牘。首列名篇。而吾杭如葉又生。陸雲士諸公。罔不借光。壓卷。此在衰朽。殊爲欣賀者耳。一飛九萬里。拭目俟之。

徐野君曰衛文之權閣中與局外交重者也美成衆好洵屬名高

賀虞景明北上

汪 淇 懔 滴

君文如萬花怒發。目不給賞。從此乘風鼓浪。破壁飛去。聲價不徒滿洛陽也。金華殿上。

給筆札。供揮酒。一時馳譽京國。重光繩武。於此行卜之矣。愧無寸絲。掛向馬鞭。聊賦七言。壯君行色。

徐野君曰：德園先生文章名世，景明風雅，超羣快靚，祖武之繩，然余於此更思魯公仲晴，兄耳知已七言之賦，定不尋常。



分類尺牘新語卷五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六遊覽序目

汪憺漪曰。噫。吁。嘻。邈乎廓哉。安得當吾世而遍歷四天下之名山大川而登之而眺之而坐臥飲食之而醉醒歌哭之而夢覺生死之。乃道路悠遠。風塵瀕洞。大都如市。南子所稱建德之國。徒有望崖反耳。聞迦文佛出世。七步周行天下。而回道人題詩岳陽樓。有朝遊北海暮蒼梧之句。如是則五嶽不足六九州不足十矣。然古今來能有幾仙佛哉。嘗閱西士之書。彼國有上相墨蘭者。厚輜糧。盛輿衛。泛舟行遊。由西北海以至東南海。盡歷大地一周而返。又近代有江陰布衣徐霞客者。由點蒼雞足而西。登崑崙山。望見外方黃金寶塔。經歷鳴沙以外。述盧阿耨耨諸國土。其紀遊之書。高可隱几。彼獨非人也歟哉。奈何弗寰裳從之也。今而後請持此編。以告諸文人俠客之志在四方者。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集遊覽卷六

與宋眉祝

願自俊

與諸虎男

徐汾

復沈先生	諸九鼎	訂奚次仲	馬文燦
與周減齋	王鐸	與毛稚黃	諸匡鼎
與湯淑韓	徐灝	寄專公弟	陸霽
與孫無言	徐汾	與高爾達	錢灝
與徐野君	邵斯揚	與陳龍季	周圻
復友	諸九鼎	與董巽子	呂律
與邵宣子	汪桓	與王丹麓書	陸進
與毛大可	張纘孫	與張石觀先生	顧自俊
與喬子荆	馬文燦	與余體崖鍊師	馬文燦
柬水青嶼	杜振	與陸雲士書	陳杲
答萬介公書	鄒祇謨	與趙又呂天羽	徐郊

分類尺牘新語卷六

西陵

汪淇愴漪 箋定

友人

沈九如宣子

叅論

徐士俊野君 全評

呂光輪用晦

遊覽類

與宋眉祝

顧自俊秀升

弟以索債來嚴陵。今反負嚴陵人之債。錦峯。繡嶺。周遭。壁立。中間。七里。瀧波。濤洶。湧將。何由。作。逋。客。得。返。棹。蘇堤。烟柳。下。耶。前日。已承。令兄。周旋。適晤。李吉。爻。具述。高雅。使弟。得。遂。束裝。感念。之私。有。不同。來賢。湖上。清風。思。范亭。在湖一亭俱嚴州城外邊。翠柏。飄搖。眼底。盤折。胸中者。豈情也哉。

查于周曰嚴陵先生單絲不線無可為侶不向彼一談亦豈情也哉

與諸虎男

徐汾武令

足下家居近城南偏。或與此間高士逸叟。登吳山絕頂。跨令威之飛鶴。觀伍子之怒濤。

有時則憑松寓目。疊嶂盈前。朝霞紛郁。水勢盤廻。小艇東西其上。誠江城如畫裏也。僕想足下於是際。目送輕雲。襟吹涼颺。眞足開懷抱耳。

徐野君曰吳山絕頂殊可觀此城中仙境也何必褻裳濡足求三神於縹緲之間

復沈先生

諸九鼎駿男

辱教問華不注。審是于鱗誤讀。韋昭注云華齊地。不注山名。亦非。此間既無華地。不注名山。義何所取。按山今在濟南城北門外。伏琛三齊記云。不音附。讀如鄂。不韡韡之不謂北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附之注于水也。酈道元水經注亦云。單焦秀澤。不連林以自高。今觀此山孤峯掉地。旁絕綴屬。下映華泉。大不百畝。花附注水。洵爲不謬。正如雉頭熊耳。名本象形。琵琶香罍。理取肖物。合諸古人知非弱侯之臆說。若土人所讀。則同于鱗。恐不足憑耳。使還匆匆。不多及。

徐野君曰攷訂詳悉是采風者之所樂聞而筆致參差歷落居然古文作手

訂奚次仲西溪看梅

馬文燦 含英

歲暮又一混沌。天令梅花開闢之。未可作常卉觀。西溪吾兄故廬。此時正放。及此晴美。

當沿山漫步。處處領畧。夕入花塢。投僧舍信宿。務必搜奇探僻。揖高士於山中。訪美人於林下。幽賞之餘。聯以新句。如是數日。歸過湖上。浮太白以暢遊興。時不可失。羣玉山頭。仙子且跼立久待也。

查于周曰胸中洒洒落落筆下閒閒散散絕似一幅水墨梅花

與周減齋

王鐸覺斯

耳。牛首白雲松音鳥語江聲雲影登高騁望。願無塵事相擾。此地書畫相宜。選地莫此若

汪憺漪曰眼前光景口頭話便是詩家絕妙詞卽此數語可想

與毛稚黃

諸匡鼎虎男

南屏之遊快極矣。與足下步六橋之花堤。望兩山之雲氣。眞使人應接不暇。視高車駟馬者。吾兩人眞神仙中人也。歸復烹茶煮酒。鼓麪薑芽。秉燭清談。樂而忘倦。別後與叔氏登橋望月。紅燈千點。明星煌煌。與水中影爭爛。恨不得更與足下共之。引步惆悵。

徐野君曰以此傲高車駟馬非漫言也文士思名登紫府先從筆墨之內換髓伐毛

與湯淑韓

徐灝 激生

憶與吾兄偕躋桐山。山勢臨空。壁立萬仞。上有千歲之松。下有不測之淵。遙見長江。浩淼而來。飛帆帶風。如落天際。倚層崖而俯矚。此身宛在中流。參差竹樹。中枝葉與澄波相映。時方盛夏。葛袂生涼。俄而風雨驟至。江雲接天。不知山在何處。須臾夕霽。但見峯巒紫綠。倏忽變幻。亦快意之奇觀也。爾時兩人扁舟對酌。此樂何限。今乃終日奔走埃霧。形神俱疲。何能再續此遊。以攬從前未盡之興乎。

汪懋漪曰：坐江流中，布帆無恙，真覺飄飄欲仙。若高踞千丈峯頭，尤稱勝覽矣。

寄萼公弟

陸 霏 九牧

梁溪佳山水處也。惠山清泉。朝汲暮汲。無有竭期。以之釀酒。則梅花發香。以之煮茗。則松風助韻。吾弟久寓梁溪。卽此一種。掃却故鄉塵俗。不知春申灑古木。尙存乎鄒氏名園。所稱愚公谷者。甲於吳下。亦遊覽勝地耳。且聞梁溪人人善歌。月夕花朝。時有携紫簫檀板。角勝廣場者。吾弟其聽之否。何時歸來。向幽齋叙述一番。開不佞之懷抱。望之望之。

徐野君曰說得客中大不寂寞知株守里閉者之非卽此便可當一篇佳記

與孫無言

徐汾武令

去西湖可二十里許。有花塢焉。春。蕙。散。逕。含。翠。成。陰。密。竹。交。旬。蒼。松。匝。岑。其。下。有。曲。溪。瀑。響。上。則。懸。壁。生。烟。夜。聞。西。東。梵。語。月。隱。蘿。軒。達。旦。不。聞。雞。犬。之。聲。惟。有。謾。謾。清。風。而已。不知足下可亦一携筇否。

汪懽漪曰乃知桃源何地無之但少問津人耳無言歸黃山序送之者有數千篇若招隱情深數語已足

與高爾達

錢灝聖呼

吾兄生平無俗事。曠遊湖上。得無佳麗足以娛人耶。筆墨之餘。復怡情山水。歌黛與烟嵐。交翠雲。皦與天籟。齊鳴。不勝神往。遙憶六橋花柳。如身入畫中。弟兀坐索居。幾令山色湖光。嫣然笑予寂寂也。

汪懽漪曰山水本忘情于人人自不能忘情山水耳惟心無俗累者始得與山水作緣

與徐野君

邵斯揚于王

前年遊徑山。且得佳記。山靈之幸。亦同人之幸也。然而肩輿策蹇。頗屬艱難。至如洞霄

宮。幽巖。邃壑。去山城。不過二十里。視遊徑。爲較易。而先生尙因循不果。此願至今未償。得無賤近而貴遠乎。夫留丹之箬。啄藥之禽。金筑老人之坪。朱夫子李相國之遺像。俱不可不一一訪求。至於尋幽歷險。在善遊之人。更有詠之無窮。記之不盡者矣。秋氣已深。崑侖相訂。卽余體崖鍊師。已作閒雲飛去。似少一大滌主人。獨不曰閒者。便是主人。耶。布襪青鞋。勿虛此約。

在檐谿曰洞天福地。近在咫尺者。正不可交臂失之。然而名山無伴。則遊興易衰。此約想見邵子胸次之高。曠擬同野君約訂同遊。兼晤余孫師于茅亭之上也。

與陳龍季

周 圻 百 安

僕在閩八載。已絕生出仙霞之望。何意今日。遂成歸客。諸同人賦別洪塘者。百餘人中。獨缺足下。詢開仲。知足下微恙。不能出郭。足下卽恙度別。僕尤當扶掖。至足下。其有難于臨歧者乎。開仲爲予言。足下無所囑。惟嵩山一編。是足下數年來。止酒罷劍。性命以之者。命僕序。僕急納之袖中。布帆已掛。離索倍增。晚楓堆岸。殘月滿林。鳥獸悲鳴。江聲鏗。輦。衆客旣去。獨存足下。此篇就燈讀之。覺騷意筑音淒然。滿耳益深。僕并州之感。足

下。其。善。于。別。僕。者。乎。不。然。何。衆。客。既。去。足。下。乃。獨。依。依。逐。僕。也。急。索。筆。爲。一。序。以。報。足。下。記。僕。入。閩。行。館。未。定。卽。爲。詩。以。哭。尊。公。大。江。先。生。出。閩。而。復。爲。足。下。序。八。載。炎。方。始。終。爲。穎。川。父。子。耳。放。筆。黯。然。惟。足。下。有。以。教。之。

汪儻漪曰中一段絕妙形容已是天然圖畫所愛者行文全得空勢纖塵不染直如殘月掛林

復友

諸九鼎 駿男

省。教。知。許。士。已。往。嚴。陵。嚴。陵。是。僕。舊。游。江。水。綠。碧。夾。峙。蒼。崖。人。行。雲。影。之。中。舟。在。嵐。翠。之。裏。地。比。鄧。林。夙。多。奇。木。人。同。蒙。叟。半。住。漆。園。固。是。嶽。內。之。名。區。浙。水。之。淵。藪。不。獨。桐。君。採。藥。子。陵。披。裘。足。堪。憑。弔。已。也。足。下。未。得。同。行。實。爲。惋。惜。

徐野君曰薄施六朝金粉倍增三楚精神

與董巽子

呂 律 翊 令

聞。吾。兄。餘。不。之。游。甚。樂。弟。有。三。事。欲。訊。之。北。門。外。玉。塵。山。下。野。橋。可。眠。坐。溪。水。中。魴。虎。魚。殊。可。食。山。鳩。叢。竹。處。有。先。東。萊。成。公。祠。清。邑。士。大。夫。時。至。祠。下。咏。詩。甚。多。兄。能。一。誦。之。知。其。軼。事。否。三。者。缺。一。未。足。云。游。當。俟。新。秋。同。呂。子。再。理。不。溪。之。棹。試。爲。弟。言。之。

徐野君曰空曠似柳州諸記縮諸短幅儘足不朽清溪

與邵宣子

汪 桓 殿 武

僕直井中蛙耳。足跡不越戶庭。幾不知有門以外事。何淺見寡聞若是。如吾兄越長江。泝大河。名山大川。所在有車轍馬跡焉。司馬子長。浮江淮。過涿鹿。而文益奇肆。兄何讓古人。耶。弟嘗謂今天下之大。遠過異代。滇南車馬。接軫遼陽。嶺徼宦商。聯衡薊北。以視生東晉之初。南宋之季。顧瞻四方。幾如定遠之過西域。博望之泛仙槎也。詎不大相逕庭乎。而乃局促一隅。陋矣。有懷莫展。奈何。

徐野君曰文有壯采增我曠懷

與王丹麓書

陸 進 蓋 思

進。年踰強仕。無一善狀。頻年多故。鬚髮漸蒼。乃知人生血氣。衰於歲月。緩而衰於窮愁者。較速也。因借體崖。祖望仲昭。入西溪探梅。恨足下篤於燕婉。不得同游。狀此遊頗樂。畏糧襍被。十日爲期。申三章之約。談世事。臧否人物。先期促歸者。各註罰。止携一僕。擇其極樵魯者。從保安橋。出蔣村。以達西溪。纔行數里。見小舟汎汎。與浮鷗相狎。而至。

者。俛亭也。相見甚喜。遂至雲溪。名庭梅四五。暗香襲襲。晚際諸僧禮佛。威儀肅狀。鐘磬悠然。因嘆俛亭名場角。遂幾三十年。今偃息於此。洵是英雄末後第一着數。然俛亭實念足下。不置。次日偕行。芒鞋竹杖。水邊林下。疎疎落落。香風徐來。過木橋頭。一林之中。有四五十株者。有七八十株者。有多至二三百株者。入花塢。則數里皆梅。望之如雪。遂寓茅庵。庵僧樂爲前導。朝而出。夕而歸。南山烟雲。頃刻萬變。耳中時聞竹聲。泉聲。鳥聲。或倚樹而立。或藉草而坐。如此清課。便了一日。十三晚。偶與俛亭論禪。二公忽挾體崖。欲以元門之說。破我壁壘。丙夜猶刺刺不休。復挑燈披衣而起。申紙疾書。各得長箋十餘幅。論雖不經。而援古証今。旁見側出。亦是天地間一種品外錄。足下見之。未必不叫絕也。忽雷聲隱隱。從東南而至。自念此游。可謂勝事。惜值雨。舉頭又見月色映牕。徐察之。則老僕醉後鼾睡聲耳。嗟乎。我輩粗通筆墨。互相角立。彼蚩蚩者。空洞無物。足以全其天使之柔禪。入道安知較我輩不更捷耶。是日體崖得詩六首。俛亭不作詩。祖望二首。仲昭與余各四首。庵僧一首。罰鍰貯爲臯亭看桃之資。足下聞此。亦有意乎。光陰如駛。勝事難常。莫謂春秋方富。不必及時行樂也。

在儂漪曰筆與若山翠飛來一起一伏自成波浪蓋思於此直是以文爲樂

與毛大可

張纘孫 宗緒

僕常三登黃鶴樓。訪神仙吹鐵篴處。惟見荒煙蔓草而已。棗木數枝。纖細如指。大萬難結實。何從竊睽。獨江心鸚鵡洲一區。水漲不沒。湍亦不浮。青草茸茸。猶帶生氣。始信文人豪士。精爽千載不磨也。

在儂漪曰一牘可分作數首弔古詩乃知文人出遊不爲無益

與張石觀先生

顧自俊 秀升

聞仙槎在吳門。停泊者數日。虎丘片石。知又遭一番鑑賞也。目今駕留廣陵。聞廣陵瓊花久歸天上。只今惟有瘦腰。欸人然已非迷樓景色。恐二十四橋明月夜。真不知玉人何處。教吹簫矣。世事多風塵。何似家鄉西屏山。色青翠可愛。耶使旋附候。不盡欲言。

查于周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吾輩不曾領略幾釐不如且逐瘦腰一欸

與喬子荆

馬文燦 含英

曩冬我三人之訂歲寒也。志同調合。爲娛老計耳。上春名花時卉。既無不吟賞矣。以此

爲樂。不難相繼。詎料良會果不易得耶。嗣後夢兄入粵。吾兄往甌。弟亦赴茗。萍踪星散。因嘆造物善妬。使我輩有春吟而無秋咏。風流中斷。茲弟與夢兄歸矣。俟吾兄返棹。再續斯樂。夢兄談洞庭萬頃。桂林千筍之奇。吾兄道括蒼玄鶴洞天。之邃。弟亦言茗。響西接天目。溪山一帶之清竊。以彼易此。三人皆勝遊哉。遙擬與會。心嚮往之。吾兄亦有意於此。而賦歸來乎。

徐野君曰友朋山水情景悠然互言其勝大得廬山道人退尋之妙

與余體崖鍊師

馬文燦 含英

西企大滌天目者有年矣。丁年懷之。白首未陟焉。而一瓢一衲者。朝發而夕至。嘆以爲多此數莖髮。乃足下筓冠芒履。而亦竟往。且竟有之。因悟凡無室家之累者。快然能割乃爾。又何難一決哉。行當淬刃斷此。因循足下。其高枕相待。清泉白石。恐終不爲足下獨有也。一笑。

汪懋淵曰含英情興清超發言吐詞俱在霞表宜乎夢寐名山文心映徹

東水青嶼

杜 振 丹 水

齎捧上長安。風霜淒冷。憂翁不善飯。昨省教始悉宦況。從來仕路大都如此。前輩謂馬頭殘月不及牛背夕陽。良有故也。然敬亭山色不減當年。公餘登覽舒嘯謝公亭。以水公亭繼之。千古美談。藉此宦遊博得。若云花源山水皆我老知己。則今疆鎖方煩。恐未易及此耳。

汪懋淵曰於宦海中尋出佳趣始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也耶馬頭殘月牛背夕陽二語可味

遊景寧與陸雲士書

陳果已千

自葵到景。山行七日。取道宣平。徑率險邃。始以山爲樂。旣以山爲厭矣。之燕者。莽蕪千里。茅葦一望。見蒼然而聳秀者。曰山也。則翹然而喜矣。今者登跋阻絕。屢涉崎嶇。見坦然而開且平者。則反泰然而喜。非余之不喜夫山也。蓋數百里中。所可怡神悅目。徘徊而不去者。不過數處耳。餘非佳山也。山中無事。聊書所歷。以代千里一晤耳。大抵山之有路。隨溪而闢。溪窮則越。而爲嶺。路之可行。依境而轉。境窮則涉。而爲渡。多莽而童也。或森以蔭。爲林。率仰而跂也。忽俯而下。爲谷。方登嶺也。高峯出霄。絕巘倚漢。百磴而躡。千級而嘯。昔指雲端。今踞其上。左盼右矚。烟海蒼茫。遠山澹澹。與天一色矣。至于嶺窮。

則委蛇而爲岡。山脊蜿蜒。若跨龍背。群峯下伏。萬谷畢露。迢迢數十里。始復下也。其過渡也。深波凝碧。淺瀨鳴沙。錦石參差。文苻交橫。小矜一葉。片筏十葦。隔水相呼。翠壁偕答。神清體逸。發我幽興。至于渡窮。則排石而爲叮。溪峻水怒。石怪濤驚。梁不可基。舟不可楫。過此則通外。此則絕。湍流之中。列置巨石。若齒若鋸。以瀉水勢。溪水暴漲。石沒水中。若隱若見。與人颺颺。股與濤爭。少一失足。隨流去矣。其入林也。翠竹成吟。長松挺秀。樟橫數畝。杉合十圍。樹古則奇。林幽而樂。涼颺徐引。赤日無威。昔人把臂。良足低徊。至于林窮。則叢灌而爲薄。惡木荒榛。翳天塞道。朽葉盈尺。毒刺如鉞。仰則鉤冠。旁能棘體。深箐一望。黝窈莫測。蛇腥虎氣。魍魎聲逾。數時而天光未見也。其入谷也。累石成田。留溪作碓。槿籬吠犬。竹戶鳴雞。村止獨家。猶聞蹻足。至於谷窮。則深陷而爲坑。兩山夾天。石棧容咫。前若無路。却顧迷途。濺珠噴面。冷風淒骨。亭午不曛。當夏而栗。峯巖嶄峭。藜翳陰森。愈轉愈幽。一曲一絕。逡巡石齒。有同夜行。山行數百里。此其大畧耳。至于晴雲出岫。縹若輕緡。幽澗鳴泉。悲同秋筑。朱花夾翠。石而吐芳。綠篠拂丹霞。而振秀。谷鳥呼人。嶺猿嘯客。遠黛浮天。澹烟掛樹。曾青鼎綠。深赭蜚紅。所謂大山大水。非倪迂筆下。

物也。然而秀少。頑多。癡長。慧短。險而不奇。何取于險。幽而寡趣。何貴于幽。如虎林諸山。步步佳境。萬不及也。余之家居。友自遠方來者。必首以山水爲問。今遊栝蒼數月。歸時君輩必諄諄扣此。先寄數行。以達遙覽。當再訪仙都之勝。爲歸談助也。

在擔嶺曰秦繪之妙。班駁駁如一幅古錦。裙以當臥游。則助人怡悅。若親歷其境。又不知若何悵歎也。

答萬介公問遊山書

鄒祇謨 訂士

昨送覽遊記五篇。稍稍詮叙所登涉處。并誌時日。足下乃過爲獎揚。至欲列之新志中。又欲以輿馬助僕。盡歷須江之勝。如所爲江郎左坑。鵝籠鶴鳴等處。使凡窮山絕谷之境。環奇怪特之觀。必得僕登臨嘯咏于其間。以盡發爲文章。而後快僕顧何人。乃當足下勤渠之意如此哉。顧時方大夏。流金裂石。裹糧而往。僕馬交困。是以僕雖好遊。止徘徊於一二十里內。未能過此遽前也。噫。僕茲負足下矣。夫須江固閩越豫章之交。而士大夫來往之衝也。諸奔走信宿而去者。既不暇遊。亦不好遊。卽爲使君而至。止連旬累月者。或不知遊。亦不能盡遊。而邑之人士。又鮮好事者。先之以遊。故烟蘿接雲諸洞。俱在大道之旁。而荒丘敗莽。幾於不可投步。賓陽洞高不數里。而黃冠樵客多不能知其

處。僕是以徘徊於層崖峭壁之上。猿攀鳥躡而終未得盡窺其奧也。桂林地邃石奇。重岡逶伏。觴咏竟日。但時非深秋。不見老樹作花爲恨。然居人都言虎嘯熊迹。時時滿村舍中。同遊者談之色變。僕固怡然。翻以爲佳矣。陸躬地近孔道。遊人殆無虛晷。然僕觀其意。徒賞其形。製詭麗耳。非真知泉石林麓之偉持也。使移置接雲賓陽之際。又不幾爲空谷之登然者哉。嗟乎。山川之顯晦。既繫乎其地。亦異乎其人。須江道在要衝。而林泉稍僻。不能比於武林會稽之勝。爲達官顯人之所眺覽。庶幾遜世絕塵之士。方能秘爲已有。而僕披榛攀磴者累日。或至杳無人跡。想濯纓結廬之徒。俱在遠而不在近耶。僕瀏覽舊志。記遊山水之文。十不得一。豈自有須江以來。遂無好遊如謝康樂稽叔夜其人者。足下之得桂林。輿不在康樂下。而僕好奇亦如叔夜。若人有言。州有九遊。其八澤有七。涉其三。足下試稍待之。僕將登匡廬。泛彭蠡。而還至斯境。假車秣馬而往。必盡歷須江之奇勝。乃已。僕意已決。更不俟足下之勸駕也。山靈有知。足下其試爲我告之。

汪懋漪曰。柳州山水幽奇。得子厚而始顯。須江巖壑迥異。得許士而始彰。不知文人待山水耶。抑山水待文人耶。若相遇時。切真當面。蹉過夏日。喜授新篇。卽不能遠尋名勝。可當臥遊矣。

與趙又呂天羽訂遊黃山

徐 楫麟

昨秋在尊經閣。望黃海雲濤。有云樞篆峰。三六巒摩漢。有無大不從。有無兩字落。想徒索景篆。摩猶然。維鐵鞋也。茲特訂菊前結侶。縱屬其中。庶不失天都眞面目。幸先期解冗。無爲羣峰所笑。

徐野君曰黃山之勝在予夢想間。選竟始得楫麟。此牘儘可當一丘一壑。惜未多載爲憾。

分類尺牘新語卷六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七贊美序目

汪憺漪曰。漢晉人目李元禮。謾謾如松下風。王孝伯濯濯如春月柳。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稽叔夜峨峨若玉山之將崩。其贊美可謂善矣。至于渾金璞玉。伏鸞隱鷁。似有出於贊美之外者。然業已金玉而鸞鷁矣。夫獨非贊美乎。大抵古人質實不夸。雖有賞譽。要非過情。猶之河色黃而名黃。嶽形華而名華耳。若今人則異甚。彼宣武之眼如紫石稜。眼與石猶類也。六郎之面似蓮花。面與花猶類也。今乃呼跂爲蹠。指墓爲媵。不幾于鳳臬而虎鼠乎。故贊美非古也。贊美而不失實。則猶行古之道也。其人朱霞則朱霞之。其人白鶴則白鶴之。其人瑤林瓊樹則瑤林瓊樹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視今。豈不猶今之視昔乎。

集贊美卷七

與程非二

紀映鍾

與陳西樊公祖

程守

與樸園先生

黃國琦

寄紀伯紫

汪偉

卷七 贊美 序目

東汪憺漪	謝樞齡	與徐野君	楊履吉
與柳靖公	沈端生	復蔣渭公	楊廷鑑
與蔣虎臣	朱之俊	與陸雲士	孫興宗
東丁固庵	包元辰	與汪殿武	趙吉士
與沈玄雪	尹民興	答安靜子	章貞
與柳靖公	顧自俊	寄王丹麓	尤侗
東余澹心	許維升	與徐野君	卓爾康
與徐野君	金漸皋	寄滇南柳爾蜚	周遇緣
與陸雲士	胡貞開	與顧秀升	王溶
與蔡九霞	徐汾	與陸雲士	胡貞開
答陸雲士	毛萬齡	與陸雲士	孫肇禧
與王芝麈	徐汾	與呂山瀏	章人鳳
與徐武令	孫治	與程于岡	俞嶙

東柳靖公

復沈莢多

與姚我畧

陸弘亮

來集之

汪巖叟

與周櫟園先生

復劉伯宗

黃國琦

來集之

卷七
贊美
序目



分類尺牘新語卷七

西陵

汪淇 澹漪 箋定

友人

謝檀齡 健行

叅

徐士俊 野君 全評

王嗣槐 仲昭

贊美類

答江帶如

楊履吉 長公

交有交情。詩有詩情。交情從苦中見。詩情從風韻中見。若一味富厚。稱交脂粉。如畫登場。傀儡總屬。無情。咲罵。兄身歷貧苦。風韻邁等。彘。性與情。真不可及。白芙蓉。寧與牡丹爭。勝哉。盍讀時。弟不知消去。几多煩惱。清香案。拂涼月。正中。

汪澹漪曰楚中楊子長公丙午秋遊湖上出所著詩詞古文數百見示極為嚴顯亭查伊璜稱賞今貽我尺牘短篇亦見其韻致幽雅情辭雋逸矣

與程非二

紀映鍾 伯紫

讀省靜堂詩。如天外晴嵐重。岩幽瀑不復。人間風味供之。床頭作臥遊。止覺探討不盡。

耳。弟鹿鹿道塗。面目可憎。終愧深山樂道人。如何如何。與山圖日夕。念我非一。不能二刻去懷。合併無期。惟有惆悵。一詩奉教。情見矣。臨發。瞻瞻。

憺漪曰：清新古健，不似時流細響。伯紫尺牘滿天下，此與非二新東未絕坊刻特為選布。

陳西樊公祖

程守非二

江行五月。次于湖。蒼頭來。得讀手教。悃悃款款。有如曩時。知清人之出鹿門者。真非得已也。里人薄道。若舉貳守姓名。輒曰廉吏廉吏。甚有泣下者。若生之感恩知己。別有所在。尚著之話言。以代君家峴山片石耳。

汪憺漪曰：妙有真致。情浮竹素之上矣。

與周櫟園先生

黃國琦石公

吾鄉王于一。才人也。竟以窮死。然其所為詩文。亦竟得力于窮中。何也。詩文有生境。古今人所不到。不開於跳躍。叫笑庸庸得意之人。而攢眉蹙額。幾不能自存者。反得以一往之氣。而犀利其鋒。然則先生梓于一遺集。傳才乎。仰以傳其窮也。

查于周曰：才必窮窮必死死必傳天下。安有不窮之才人乎。才傳而窮自見。況有兩先生在王于一。至今未

死也讀之令人與知己存亡之感

寄紀伯紫

汪 偉長源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倣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携入都門。途中戒嚴。虞有遺失。謹賚上存之家廟。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汪儋漪曰：贊揚之中。具有一段仁人孝思之念。情理兼至。吾家文烈公一生正氣。素乘麟片紙小牘之中。而忠孝之心。咸備不愧。俎豆千秋。

東汪儋漪

謝檀齡健行

弟甫童時。仰先生如左馬。屈首帖畢。身如匏繫。足武未離閭閻。徒作天際真人想。私訂諸同學輩曰：吳山越水間。有隱君子。如汪儋漪其人者。異日得投刺門下。証耳于目。卽執鞭所忻慕也。今幸得遂識荆。已不願萬戶侯封矣。且蒙不棄。傾示密藏。種種大議。皆從性道發端。闡幽隱。獨開生面。不獨以詞賦雄才爭霸文壇耳。弟始悟前之知先生

者。僅其一斑。而實未窺其全豹也。小詩二律。書扇頭奉政。但恐句鄙字穢。有污先生懷袖也。

嚴存庵曰：健行才膽英華，胸存衡鑑，一往勇邁，無書不讀，而乃留心于理學，余甚驚憐其才也。

寄王丹麓

尤侗 展成

楚中楊長公。亟稱足下之才。上巳日會于虎丘。從案間得讀文津大選。爛若披錦。而集內所收拙作獨多。豈足下有嗜痂癖耶。乃虞翻知己之感。則固心志之矣。長公言足下行有二集之刻。因復不揣。簡近著八篇。並拙刻四種寄正。冀以此奉教于左右。不孝杜門讀禮。未及問字雲亭。然文章有神交。有道固與足下如覲面也。瑤華之音。惠而好我。文津并祈貽示一帙。奉爲帳秘。荷荷。率爾附侯。不盡翹跂。

徐野君曰：千古文人極重知己，余於此更感楊長公。

柬余澹心

許維升 旭庵

極承高誼。屢枉駕臨。僕僕侯門。亦幾晨夕。恨殺天公。何艱一遇也。元龍千秋豪氣。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若先生確是百尺樓中人物。升之生平。將得所依。想亦心契也。踟躕

一鄉不能訪。盡賢豪。踏窮山水。何日得負笈相從。一酬夙願。悵悵。幸頌諸刻。已飽饑腸。小有所作。因性極懶。幾軼中散而上之。憚於繕寫。不得一邀元晏品題。偶拈短句呈政。以博引玉。

徐野君曰平生三願盡則安能只是身到處莫放過耳旭庵於山水朋友間可謂不放過矣

與徐野君

卓爾康 去病

讀佳文二日夜。錦腸繡手。瀾海幽泉。而無不以妙明運之。語語入心。言言合作。不肖讀之。且駭且驚。而茫乎未之有得也。再讀幾年書。方能領略。此時何敢置手口哉。謹此先璧。鄙意乞足下將得意文章詩賦。錄數十篇付我。當持之以見牧齋先生。眞品眞文。必使有眞賞鑒。方成勝事。非尋俗曹丘所可漫說也。尙此謝教。并布私悃。不盡。

汪懋勳曰安病先生乃古文作手其所著盈管惜未盡付棗梨觀其如此推許野君因思前輩高閣龍門正不以孤峻自絕

與徐野君

楊履吉 長公

此番湖上遊積三十年。想將欲見先生於蒼梅古雪間耳。何幸傾交。親商爨。周鼎光華。

逼。先君荷五十六字之褒。直在太史公矣。拙集彙已刻未刻稿三十二卷。正欲乞先生數語弁之。文不足傳。藉名人文以傳。海內沐文字知己者。幾千百輩。於楊子肯愜然乎。連日兩番走謁。正爲此耳。望之倒懸。

許淇明曰：人雖不難爲元晏，然而十尺紅珊瑚須舉鉄網收之耳。

與柳靖公

沈端生叔重

徐先生鴈樓集聞已告竣。弟急欲一讀。卽如饑如渴一語。猶未足以形容也。昔人有以博聞爲饋貧之糧者。有以初得漢書若貧兒暴富者。尙肯覓一冊見賜。則弟居然爲今日之陶朱矣。望之。

汪懋漪曰：洛陽紙貴。信有之。平安得如陳子昂撞碎千鎗琴時。以詩文徧贈觀者。

復蔣渭公

楊廷鑑水如

年丈天才絕世。蘊藉深厚。牛耳詞壇。力振大雅。往讀經義。以爲翔鴻鳴鳳。變態無窮。既讀壁珠等集。以爲激浪奔雷。一時俊快。既又讀持贈遊覽諸篇。以爲流水高山。松風澗響。五音咸備。信手忘言。頃復示諸賦。和平妙麗。心遠體清。長笛洞簫。歛手退舍。自古高

才博學。無體不工。固宜爾爾。且晚玉堂潤色。南薰上理。必且致景風慶。雲甘露。醴泉之應。豈僅以雕蟲爲勳績而已。可以爲我晚仙年兄賀矣。

汪儁漪曰如此謀篇國華耶文瑞耶殆兼之矣

與蔣虎臣

朱之俊

太史人中龍也。先友公亮數稱之。山際間隔。把臂無由。今秋杪。邂逅汾陰。玉骨霞標。稜稜塵表。如舊識。然遂成莫逆。信宿別去。翻勞夢想。倚雲望樹。忽復倅來。郵寄新文。難檀披讀。心開目明。納頭投地。因竊歎近代詩文。或崖懸壁絕。故作艱深。或美女鮮花。過於嫵媚。皆墮惡道。獨太史另闢壇宇。如蒼頡寶珠。光攝一切。鈞天雅奏。拜滿大千。幾幾十華八會之初矣。昨太史從西嶽來。自言登峰造極。得未曾有。意其層歷靈窟。必逢異人。若白雲先生。清虛真人。明星玉女輩。授以丹訣。改易五藏。獲此圓通。歎李于鱗云。吳越一隅土。先元美子與大奇。今彈丸金沙。既生公亮。又生虎臣。僕亦奇之。使還匆遽。有拙序一道。當附鶴田公祖筒中奉呈。不盡依依。

程奕仙曰前後輩之間傾倒如許。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也。口齒歷歷。若吐青蓮香。

與陸雲士

孫興宗 雲成

聞聲既久。今幸時領清誨。固異於三生石上。僅作一笑緣也。雲間陸士龍。如沈謝何。劉雖暗中摸索。莫不識之。又何俟逢人說項耶。

徐野君曰。雲士雲成才名。並擅宜其水乳之合也。然而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待友之道。當如是耳。

東丁固庵

包元辰 樞臣

千里倦遊。心縈丘壘。不得不望庇于知己。然念吾兄仁孝所篤。卜兆最艱。弟雖再三遠懇。實切不安。荷吾兄高誼。慨然玉成。使杯土無恙。接讀手教。惟有額手南雲。五體投地。此情此德。豈獨弟永矢勿諼。正當與西山片石共相磨滅耳。臨楮可勝依馳。

汪懔漪曰。孝子情懷良朋氣誼已兩得之矣。

與汪殿武

趙吉士 天羽

憶向時連床一室。達旦談心。知己無復多人。而天各一方。夢寐爲勞。兩人共之。若必籍鱗。以傳心托音。問以道意。屬第二義矣。弟與吾兄。不得把手者。數年矣。既無冗牽。又

非道阻。而彼此未嘗以一字相通。兩人之心始終無間。友道可謂不愧。昨過湖頭。片時清話。勝讀十年異書。快慰何極。若使時時通問。必不能得如許妙談矣。見吾兄顏色。大異昔年。必有隱善所致。不然。潦倒牖下。而器宇自見其彌深。風懷惟覺其日上。此弟之所爲深慰者也。歲內仍欲到都。屈指已無多日。吳興之行。是以不果。遣伴候之。極知求人爲難。自古云然。蚓在今日。猶欲作奢望。耶。家母舅所推老伯貴造。可云詳細之至。并此附到不盡。

徐野君曰。殿武抗懷高上。托志遙深。非知已如天羽。未易曲爲之傳出也。友道如斯。可云金石。

與沈玄雪

尹民興 嘉賓

天下幾有登嶽涉海者。而耳聞如是。心信之矣。未有以其不見而遂疑人。問世無海。無嶽者。此可以得僕與台下不見而聞之妙矣。萬木方凋。雪霜交併。木亦不預知有萌蘖之會也。而人知之。曰某木以孟春榮。某木以仲季春榮。當此之時。木尙自疑。而人不疑。木知四時之氣者。定也。

汪懋翁曰。兩喻一翻。足使香生九竅。美動七情矣。卽頑石亦應點頭。

答安靜子

章 貞 含 可

罷官爲客。蕭槭窮秋。空堂梧葉。謾作白楊。泣瑤什。忽頌頓覺。滿室春暉。觸人懷袖矣。空同骨雄。而近粗。大復色秀。而傷弱。若夫體被文質。情兼雅怨。佳集可云盡善。卽日有歷下之役。便爾攜克行李。紅葉滿篋。不必青萍作佩也。

汪懋漪曰。蕭澹數筆。殊可人意。正含可亦自寫其炤。

與柳靖公

顧自俊 秀 升

讀兄珊瑚鞭。流麗婉轉。盡填詞之妙。鏗金戛玉。盡律呂之妙。前後映帶。左右廻環。盡關節之妙。試令年少。妙伶曲折。擬之坐客。當無不動色稱快者。而弟獨以爲洗發忠義。抒不平之氣。快千古之胸。無如此書矣。在吾兄學海淵深。文江洶湧。此等筆墨。似爲緒餘。然而文章之正大。卽此已見一斑。讀者正不得以傳奇目之。敬服敬服。

陸蓋思曰。於風月場中。標出忠義二字。作者有金心。閱者有碧眼。

與徐野君

金漸皋 夢 蜚

讀畫溪記。風流蘊藉。足使中郎伯敬拜下風矣。至端友詩。排雲映霧。又極少陵長吉之

勝。吾兄信天才也。端友詩。弟已搆得古風一篇。以未經刪正。不敢錄送。今日又已發棹。不及候回札。他日當於郵筒中寄之耳。

在愴漪曰畫溪之勝在水曲而樹木人家書室多半臨溪惜乎遊者不得其人并不及見三十年前繁陰密樹耳

寄滇南柳爾蜚書

柳諱志沉癸卯解元家季明九令宜良首拔士也

周遇緣 兼三

斂地距南服萬里。遙望管山石嶺。如有豐城劍氣。照耀斗間。家弟承乏貴邑。昨歲書來云。此間得一奇士。風流文采。絕世寡雙。僕時已心識柳君。今果不落第二人。捧讀闌墨。益令人歎折。滇雖處荒逖。稱天地奇壤。水土之所生。若壙金井璧。紫貝蒼珉。甲於天下。世之所爲奇寶也。今不發爲異物。而獨鍾爲人文。足下首應昌期。拔茅彙進。誠千載一時。宜其光燄萬丈。上干杓漢也。特是房杜居弟子。列家弟。終愧河汾。然神符元感。夢寐爲通。豈僅文章。叅末契者。可同日語耶。又聞不鄙拙選。揣摩得之。此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僕滋赧矣。

在愴漪曰栽桃李於滇南何其寥廓然不如是無此一篇好文章耳遙通聲氣影動星文兼三具有繡衣之

好

與陸雲士

胡貞開 循輩

菽林賈人陳睿初。挾奇書走四方。往晤弟於商丘侯朝宗家。今從八閩歸。過米山塘云。彼中士大夫。好學篤信。以友生爲性命。每坊刻至。輒加月旦評。金閫某。白門某。西冷某。皆一一品定。盡當時之傑。而於雲士尤諧天節所選。見山亭古今文字。尤奉爲天球火珠。且道三君子名。如在天上。始聽其言似諛。昨接敝世兄漳洲太守劉若柯書云。尊選試牘二集。彼地已有坊刻翻本。程墨及經論。暨小品諸書。一時售竭。囑弟爲覓數種課兒。并道嚮往之意。與睿初言頗合。方知新羅之請蕭穎士爲師。鷄林之奉白居易。易爲式。有目之士。萬里見纖毫。而弟咫尺琳瑯。反作瑤華隔幕。智愚不相及。至此豈不愧殺。

汪憺漪曰。聲氣之通。不以山川間隔。此愈遠而彌親者也。凡人賤近貴遠。請三復斯篇。

與顧秀升

王 溶 鶯 潤

今人動稱名士。大率鬼葵燕麥比耳。讀吾兄詩古文辭。直是胸中有鏡。筆底有花。口中

如懸河飛瀑。無論長篇短句。一空前後作者。尤所折者。放筆捷書。不讓袁宏倚馬。蓋工可勉。而能捷。不可強。而致也。豈非真名士乎。顧以此之才。而猶困于諸生。所謂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古人有同慨矣。

吳方漣曰：欣賞語有聲有色。秀升多才得驚瀾。而名益彰。知已哉。

與蔡九霞

徐汾武令

忠襄學。貫程周。義高張許。孔明道陌之祭。萊公枯竹之祠。此正今日事也。豈止武侯。恩畱蜀壤。叔子淚墮。峴碑者哉。既承屬以弁言。當即據案草成。進呈鄴架。一附楊雄家牒之末。殷敬世傳之餘。何如何如。

汪懋漪曰：雲怡先生壯氣干霄。得武令彩毫揮酒數語。便覺凜凜如生。不必作序。而序已在其中矣。九霞尺牘爾音懸想已久。何未見傳布也。

與陸雲士

胡貞開循蜚

王姬濯濯如新月。柳望之令人神動。在米山堂四十日。足下不一顧何也。伊川之學。久不見於今時。得足下便是孤陽一點。喝破羣蒙耳。一笑。

查于周曰心上本無之人讀新柳之句豈不又鑿開混沌

答陸雲士

毛萬齡 大千

余少年時。至西湖。見夫狂童遊女。採蘭贈芍。鬪雞走馬。擊筑彈絲。呼盧浮白。歡笑之聲。震天地。所謂鈿頭銀篋擊節碎。血色紅裙翻酒污者。其大都也。嗟乎。以山明水秀之區。竟爲池酒糟丘所汨沒。不得一絕世才人登高作賦。一洗其面目。幾千百年于茲矣。余才不堪賦。僅作一記。以誌勝一時。不能流風于千載。爲生平所恨。今一見先生。而卽以西湖賦示余。快哉。以池酒糟丘。幾千百年所汨沒者。而一旦被我先生一洗其面目。得復見山明水秀之區。西子有知。其于先生何如也。且不屑從孟堅平子之徒。載酒問奇。而特與龜齡會稽賦相暉映。豈不快哉。回視余之誌勝于一時。不啻小巫氣盡矣。不宣。

汪懋漪曰一記一賦總於西湖有功其間盛衰之感亦自不乏則茲篇更不可少也

與陸雲士

孫肇禧 訥庵

蒙賜大序。捧誦何讓西京。但拙作多。毫年俚句。乃覆瓿物耳。辱先生之品題。得無汚目。棘手耶。至云雅俗共賞。自是老杜一流。謬稱過許。覽之尤多汗顏。

汪懔漪曰訥庵先生已八旬矣詩能娛老偏索序於少年真所謂白髮簪花也

與王芝麀

徐汾武令

昔彥和獻書於休文。臨川受目於明遠。風人美事。繇來共譚。故不慙小匠。而弄斧般門。抑且知姬公能下士也。雖明玉黜于楚岫。章甫窮于越人。或至目安國爲寒灰。亦無足怪。然尙有善解音律如王濛者。豈不一重桓子野耶。高山之曲。希對鍾期。軼足之才。欲逢伯樂。知執事必不以爨下焦桐而遂云絕響矣。

徐野君曰胸有金谷故落筆皆千尋錦嶂七尺珊瑚

與呂山瀏

韋人鳳六象

煩暑正烈。觸筆便揮汗如雨。然讀尊咏。輒覺清風襲人。栩栩從十指間出。深感知己之惠貽不淺也。循覽佳集。各臻其妙。詩餘尤爲獨步。稍效一得。本無當于大雅。聊以誌一時交好之誼。私幸鄙陋。陳人爲有道所不棄。遺如是耳。俟天氣稍涼。當走高齋。盡讀新著。出示海內。共相推獎。俾知風雅一道。自歸于臯亭繫槎間也。

徐野君曰繫槎是呂氏齋名余曾爲之作記今得韋子之推許更足不朽矣

與徐武令

孫治字石

久不見足下文。頃酒披覽。益用欣懷。此不特謝鳳佳兒。蘇環能子。蓋使扶風帳下。比絲竹。以交輝。春申座中。與履綦而並著。老夫有餘榮矣。原藁附還。更當加勉。

汪憺漪曰。品題佳話當之者固非虛譽。洵有餘榮。字台古文辭。余案所服膺。即此已是小璣蒼璧。

與程于岡

俞嶙蒿菴

聞尊選已如鼙鼓。走天下矣。兄名雖不藉此始重。然僻壤遐陬。獲此指南。可使秀者振蒙者。啟于人之造福。應無量也。蒙賜雙壽屏文。卓然燕許。家大人讀之。喜溢眉頰間。如得琪花瑤草。如聞鈞天之奏。雲漱之響。豈木公金母。乞靈於兄翁椽筆。以為吾兩大人無疆之兆乎。貧子平日無以承歡。今得不朽名章。差堪自慰耳。弟不勝厚幸。不勝深感。謹加額以謝。

汪憺漪曰。文章壽父母。自勝他物百倍。但近成套習焉。能作千秋不朽觀。既得真品真文。其取重固自宜爾。

柬柳靖公

陸弘亮遠士

蒙賜佳序。燦然光炫四壁。幾欲剖腹而藏。拙集得此。無異村落中小小茅檐。加以丹青。

金碧也。既荷高情。更求妙楷。書於卷首。則又如斥鹵之區。一望皆實。茅白葦借石家。五十里錦障蔽之。俾驚起道旁之耳目。幸勿以無鵝拒我。

徐野君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此老杜欲以文章衣被天下也。讀此則又何患乎單寒。

與周櫟園先生

黃國琦 五湖

監司之不可爲。莫甚今日。然出部院大臣而事之。出博涉今古之大才人而事之。當無不可爲乎。昔秦皇帝駕海鞭石。城陽十一山低頭而受呵叱。盡向東行。獨青之牟州一山昂首孤立。秦不能驅。則青有先生當亦牟州自況矣。

吳方漣曰：用筆奇峭，挺拔幾於黃河壁立泰山奔矣。

復沈英多

來集之 元成

夢寐之中有伊人焉。閱數年而不一覲面。我心殆有戚戚然者。弟一官巖疆。備嘗辛苦。每憶足下。一杯湖畔清風。灑然於此。有仙凡之隔也。

徐野君曰：陡然而起如江上峯青，其轉折飄蕩大有欸乃一聲山水綠之意。

復劉伯宗

來集之 元成

過池陽。卽有晤教之緣。此弟爲皖李以來。一快遇也。夏日之日。有懷清風。

徐野君曰：冷雋之語。却是吹面不寒。

與姚我署

汪巖叟

弟思人生世上。功名可委之天。毀譽可聽之人。鶯塵之地。不可久居。詩酒之中。僅堪偶適。惟是天倫聚。順於庭幃。師友談心於館舍。得意之書。盈架。生花之筆。頻揮。秋夏迎涼。冬春負旭。於願足矣。自愧不才。於過庭函丈間。幸而得之。第恨快心之友。不可多覩。茲得逢足下。而數武之隔。邈若山河。豈造物者不欲以全樂予人耶。抑其睽我兩人之把臂者。正所以堅我兩人心契耶。斷金之利。自當永永矣。

徐野君曰：興趣不凡。胸懷夙別。敘述處。朱霞散綺。素月流輝。

分類尺牘新語卷七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八薦舉序目

汪憺漪曰。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讐。千古稱善薦賢者。莫如祁大夫。然此事亦可一而不可再。設使人人皆祁大夫。則單寒不敵門蔭。而金蘭反同路人矣。彼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果何謂乎。侯嬴曰。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推此以論薦舉。何獨不然。東方生之對漢武云。誠得天下賢士公卿。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益爲右扶風。伊尹爲少府。顏閔爲博士。季路爲執金吾。柳下惠爲大長秋。王子慶忌爲期門。在位咸得其人矣。嗚呼。是安可得哉。無已。則如楊得意之薦相如。常何之薦馬周。彼相如與馬周。千古得意與常何。亦千古矣。太史公所云。附青雲以不朽。意者其在斯乎。

集薦舉卷八

與金靜思

程守

與顧修遠

朱一是

與程非二

洪琮

與舊交薦友

徐灝

卷八 薦舉 序目

二

寄徐野君

章人龍

汝陰與人

熊文舉

謝李學憲

林時對

與梁公狄書

錢繼章

爲僧薦舉書

姜希轍

與友書

陳杲

與葉又生

汪如

與武水周同門

趙昕

與趙潛夫

鄒祗謨

分類尺牘新語卷八

西陵

汪淇愴濟 箋定

友人

毛先舒稚黃

徐士俊野君 全評

許風德遠

叅論

薦舉類

與金靜思

程守非二

市上握手。忽忽三年。此番家居之久。不克見時偉人。深用媿恨。弟生平孺於作書。不大爲人先容。緇黃之流。尤性不相近。獨不能不於瞿公一破前戒。尊大人得正而去。柴市之後。經紀其事者。惟僧慧淵。海內奇之。以爲此世外之智勝。曇遷也。瞿元其孫也。往返千里。首見長公。慧師死用茶毘法。雖白塔巋然。而左右前後。悉奪於他人。諸子悲憫。慨然謀贖其地。吾兄毀家之餘。隱於教授。極知無委積。可以及人。惟是徧告同人。一銖一粒。未必無補。庶幾報施之間。有大白者耳。大賢之後。東南人士。耳目此舉。萬勿漠然置之。使一二正人得輕議之也。

汪憺漪曰。慧淵義氣能爲人之所不敢爲。大慰孤魂於地下。爲公子者不待求報而始報之者也。其徒現在。卽慧淵如生。豈可便白塔一杯不克。自保乎。重慧淵正所以重太史耳。憶丙寅春與金太史訂交。鳳山吾鄉人士。頗俱落寞。余有房。選蠲笑集。問世屬太史序言。互相討論。其序今尙載燕語閣集內。自戊辰後。先生文播四海矣。今承非二遠寄此牘。一披閱。寧不令人益深企念耶。

與顧修遠

朱一是 近修

修遠足下。自與修遠高會虞山。距今八九年耳。事在轉瞬。便如隔代。人生大都如夢。無如此夢最惡之死而生。艱難奔竄。備極驚怖。急求出此夢。尙未得也。僕性不喜禪。偶於被賊時。僧服脫禍。因而不改。生平又疾世人。凡事爲其貌而亡其實。已服僧服。於是強學禪以實之。久而似有得。覺其理與儒近也。往時學儒。拘牽文義。竟墮雲霧。今去而求禪。則反近如繇。旁竄得窺堂皇。但未入而處此耳。誠恐處此無日。所見猶虛。爲儒爲釋。閱歷終是夢境也。固嘗讀坊本辟疆園諸書。知修遠擅鑒人倫。爲時衣被。其功甚大。從古人才。類有大君子爲之鼓勵。主持之。故漢季許子將。不廢月旦。雖以曹孟德之雄才。得其一言。沾沾自喜。況修遠雅望。什百子將。爲薄海北面。宜矣。去歲過鴛湖。有求友者。就訪於僕。僕曰。吾浮屠也。夫何知。必也。修遠乎。其急見之。幸示以各地之英髦。力爲鼓

吹感集置大樽於中。衢使人皆滿飲而去。真修遠事也。

汪憺漪曰：前半幅如在梨雲冥漠中，後數行竟作邯鄲一喚，可悟文章操縱收放之法。近修集內尺牘甚少，得此稍快。

與程非二

洪琮瑞玉

以居山城。如閉土室。故人雖念袁子。其如不鑿戶牖何。與吳方漣謀。宜渡江一投。使即不可以私干。而臨叩重客。使令長恭敬。以動諸卓。亦無不可。况重以方老之風采乎。魚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坐枯非計也。弟九月後。奉使馳驅。江上相逢。易於踐約。有詔不便延佇。如何。

查于周曰：筆力遒勁，是深於左國者。

謝李應五學憲

林時對殿

弟之矯首瞻雲也。沐髮晞陽。何啻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矣。夏間星輶賁止。逡巡介嫌。未遂摠衣之願。獨欣頌老公祖。丹霄翽采。碧漢揚清。汗血霜蹄。並入孫陽之廐。越文迄今波靡。襲積漢魏。割裂齊梁。月露風雲。狂瀾欲倒。幸荷離鏡高懸。摧陷廓清。起衰入

代。豈徒。堇山。赤水。飲恩。河而膏化。雨哉。弟質本斷蓬。桑樞息影。而老公祖高義摩雲。俠腸等雪。不棄菅蒯。弟墜輩咸荷鈞陶。薦羅增光。門閭生色。所謂斷翮之禽。復假羽翼。竭肌摩踵。曷報所天。敬崑一介。代狃區區。仰遵清嚴。不敢以縉儀溷瀆。統冀慈炤。不宣。

汪懋漪曰成鍾呂之音有桃李之色其文章之瑞耶

與梁公狄書

錢繼章爾斐

都門快飲。不減南皮。易水金臺。夢魂猶滯。寒暄遠隔。馴致十秋。戎馬間關。無由一通。悵結。比聞道駕。棲遲淮左。寧老射陽之釣。不過督亢之墟。古之風人所爲。蘊懷而永歎也。遐想結客著書。聲滿淮上。騷人劍士。雲鷺響臻。輒擬乘風掛帆。一追舊好。宿春未辦。良晤猶稽。樹斲雲離。徒深愴息。元次山言。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卽當老死山谷。凍饑雖切。違已交病。弟髮且白矣。小結衡茆。雜蒔蔬韭。寒梅百本。秋菊數畦。畢志漁樵。無可復恨。足下以隆中之略。爲梁父之吟。俯仰山川。我思疇寄。契闊已久。教督云何。友人善琴者。徐君。爲江南第一手。曾以高人留意琴學。北遊京師。多公卿布衣之交。會遭國難。踉蹌南走。少亦從事兜牟。鳴鏑所馳。目無狐兔。今老無所適。薄遊江表。舉世漠漠。疇爲鍾期。

有梁公子。在試遷之幸。舍令奏薄技。聽松風。瀑布聲。出十指間。何慮。蕭瑟。戢侯門。有不好竿者。更藉齒芬及之。尤啣屋鳥之感矣。積緒萬斛。苑結難宣。鴻翼南翔。毋靳尺素。

徐野君曰：嗚嗚咽咽似三峽流泉。所薦者琴師而文情繁促。幾類於箏琶矣。

爲僧薦舉

姜希轍定庵

昨以辟暑入靈鷲。乘晚涼至上天竺。殿宇更創。煥然漸復舊觀。因與僧德水清話。將修復舊誌。必得鉅公如椽之筆。爲誌序一篇。非執事其誰克任之。天下五嶽名山皆有誌。所以紀山水之英奇。庵林之創建。名流縉羽之游陟。自有宇宙。有此大觀。其不可滅沒如是。吾杭天竺。僻在西麓。其山水庵林。名流縉羽。宜不足多述。及覽其誌。序條目井然。幾與五嶽名山。瞻禮奉祠者。爭盛亦何必遜於月氏西南兩竺國也。比融風爲災。殿廡灰燼。雖宋元以前。規模不可復得。然而白雲在望。乳竇在前。叢桂天香。幽淙瑟瑟。終不改於向時。而栴檀幢剎。制度瓌偉。俯仰之間。亦何必今不勝於昔也。耶。此僧戒律精整。舉廢修墜。必不苟作。執事不恡獎成。亦千秋佳話也。不揣代陳。可勝惶悚。

汪懋淵曰風美流逸如在冷泉過溪間淙淙當耳

與友人

陳杲已干

甲辰秋。金先生次子定公。自粵東歸。年纔二十耳。而在外。乃反十二年。幼失恃。依先生空門中。棲游匡廬羅浮間。至是。劃然悲曰。父出家。兒何可不歸家。噫。萬里外思故鄉墳墓。骨肉忽得展聚。當不知作如何忻幸想。孰意歸家。而家無所歸哉。第宅他人。田園烏有。詣諸宗戚。或留一飯。或止數宿。不逾時。而色笑情辭。拒人千里矣。遍謁乃翁同年諸公。大抵對之太息而已。甚有叩闥不聞。投刺不答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兄武成。客臨清已數年。今又物故。旅櫬孤嫠。凄惻可念。定公歸。今又安所歸哉。余與二三舊友。唏噓相謂曰。金子來歸。飄泊無所倚立。此吾黨之責也。弟輩有心無力。不能相維濟。獨不可爲之慮乎。弟聞周元亮先生。今之韓荆州也。其交最深。又屬同譜。奇人臭味。有逾等恒。四方之士。知與不知。歸之者必錄門下。而况故人之子乎。而况故人子無所依藉而來歸乎。賢者見義必喜。定公始至。周君如見故人。必蹶然喜。既而詢其流離醜楚狀。又必撫其背而涕泗縱橫曰。若子猶吾子也。抑又悲矣。則舍周其誰歸哉。吳子赤函。亦金先

生石交也。適有東齊之役。遂挈之登舟。去此種情懷。凄然可念。故敢向知己以陳。

徐野君曰：已千爲吾友。巨源令嗣也。高才博學。筆鋒奇快。卽此一牘。豈不直逼韓歐。其中情事之悲涼。在知
之者。應共盡然耳。

與葉又生

汪如無波

前迂園鼓錢唐棹。因其行止逡巡。一札漫滅。遂作殷洪喬矣。君家小阮來。甚悉近况。知
今歲不赴館。崑事選政。成書已布。此間尙未至。人士若渴。所望在指南耳。家弟明峻。讀
臯嘯集詩。嚮企又生先生有年。今過西子湖。願覩道範。其人伉爽。工翰墨。且喜吟咏。間
有警拔之句。卽古人莫過弟固畏其火攻。然投分最深。夢亦得句來吾兄前。磁珀之下。
針芥自投。弟蓋內舉。非阿也。弟今年憊矣。減食健忘。作詩較前更懶數倍。少吾兄鞭策
耳。酒亦不復能飲。老態如此。樂來日之有繼。傷頹齡之莫纂。良可畏也。聞佳城近圖改
卜。有當意者否。弟跋履數年。此事大是不易。願一妥先靈。此生無餘事矣。前承寄贈二
調。爲人強取去。更得一紙。頓還舊觀。幸甚。尙滯瞻對。涉筆神注。

葉又生曰：無波爲懷漪阿咸詩絕書絕篆絕。所著有桐臯集。其人冲融雅澹。無非真氣。與予爲總角交時。甲

辰夏五寓書於予其言若生憂甚感者予心異之未閱月而訃音至矣年未及甲實志以歿展讀遺書爲之
泫然

與武水周同門

趙 昕 離 客

劉蕢共涕之餘一散如雨。然懷想芝顏。未嘗不在夢寐間也。鄴翁夫子。持繡斧而按大行。足展生平懷抱。獨是碧廳稍遠。我輩不能立雪爲悵悵耳。坐席未煖。轉盼秋風。老門兄繡筆錦思。行當弁冕天下。所慮弟連歲公車。捉衿難掩。驅瘦鬣而騁康莊。塞劣立見矣。如何如何。茲啟敝友吳光遠。以星學遊南浙間。向爲張虎侯沈蘧苞兩年兄所推轂。蓋射覆將來。無不鑿鑿。而於功名黑漆。尤能持不律而燃犀之故所至嘖嘖也。今偶來貴邑。祈門兄進而叩之。當能從塵埃中識宰相。非阿所好也。貴親友中。望廣爲游揚。若同譜兄弟。又不待言矣。

徐野君曰。雖客著作益筒吹筆花於談星抱術之士。皆奉爲至寶。自是珠光先照。何患暗投。

與趙潛夫

鄒 祇 謨 許 士

去秋聞表兄錦旋過里。亟走候。而台旌已發。契闊之懷。深於江雲渭樹矣。弟落拓浪游。

近因謁敝夫子秦公於江右。假道浙東。到處淹留。輒復彌月。今尙在太末。須水之間。此陶元亮所謂乞食安厚顏也。適新安吳光遠。傾蓋湖上。相得極歡。光老名家子。而精於星學。有懷藏丹丘之奇。茲以葬親歸白嶽。久慕老表兄重望。托弟允容。望勿交臂而失異人也。

汪懋漪曰：一種奇秀之色。撲人眉宇。固知所薦定不尋常。



分 類 尺 牘 新 語 卷 八 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九懷叙序目

汪。憺。漪。曰。何。懷。乎。爾。登。山。臨。水。皆。懷。也。何。叙。乎。爾。吟。風。咏。月。皆。叙。也。然。懷。與。叙。必。非。無。故。而。然。如。蒼。葭。白。露。之。章。碧。雲。明。月。之。句。彼。其。胸。中。必。有。大。不。可。解。者。故。不。欲。指。其。人。而。又。不。能。已。於。言。所。謂。情。之。所。至。一。往。而。深。此。真。我。輩。中。人。耳。魏。文。與。吳。質。書。云。每。念。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徐。陳。應。劉。行。則。連。輿。止。則。接。席。樂。往。辰。來。愴。然。傷。懷。王。濬。冲。經。黃。公。酒。壚。曰。吾。昔。與。稽。阮。共。酣。飲。於。此。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由。此。言。之。亦。安。得。而。不。懷。安。得。而。不。叙。也。哉。朋。友。一。倫。古。今。並。重。望。衡。對。宇。其。樂。孔。多。狀。大。丈。夫。有。四。方。之。志。豈。能。如。鹿。豕。之。常。聚。故。臨。別。則。抗。手。相。思。則。命。駕。久。闊。則。據。詞。諒。亦。子。高。所。不。能。致。譏。於。文。節。二。子。也。

典夏樂只

葉生

答嚴方貽同年

許風

答吳子虎

徐繼恩

與陸蠡思

姜希轍

與黃維章

王猷定

與徐野君

栢古

東林殿廳

汪 淇

與丁固庵

宗 觀

與錢爾斐

栢 古

答姚戊生先生

程 守

與李東琪

毛先舒

復錢牧齋先生

汪 淇

都門約觀瀾諸子候揭曉

汪 鐸

與陳伯璣

錢謙益

答徐野君

駱建琦

柬朱雲上

吳雲盛

與汪海虬

楊履吉

與姚代人

顧自俊

與金虞士

吳 昉

與徐野君

紀映鍾

柬馬與權

陸信徵

與汪懹漪

胡 鑛

答楊仲博

徐 汾

與汪懹漪

蔡方炳

與徐野君

章人鳳

答龔仲震

陸 圻

與蔡龍文

陸鴻勳

與屠松廬

袁名世

寄朱凱生

查相如

寄查于周

汪開整

與計甫草

嚴 沆

與嚴灝亭

與劉子延

復陳士業

與陳際叔

寄朱藉千

與徐野君

陳子龍

嚴 沆

來集之

張右民

沈宏遠

徐元燦

與丘子廩

復汪顥若

致姚霞淑太史

復彭燕又司李

答羅集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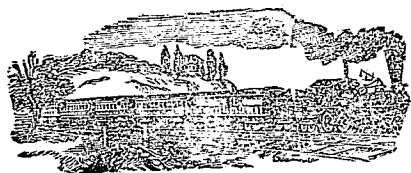
嚴 沆

嚴 沆

來集之

許 徹

姚 杰



分類尺牘新語卷九

西陵

汪淇擔漪

箋定

友人

吳百朋錦雯

徐士俊野君

全評

章炳天節

叅論

懷叙類

與夏樂只

葉生又生

年來大無可消遣。闔戶枯坐而已。性懶不甚出。出亦無所之。小園不十數武。高柳長梧。婆娑其下。得少佳趣。好友至。淪茗清談半餉。夜來眼澁。不大愛觀書。古佛一燈。餘明可照。四壁或坐或行。唯意所適。得失一馬。夢覺一鹿。稍稍覷破。任他人柴棘斗許。我猶存此方寸。光淨地也。聊以自娛。兼之移贈。如何如何。

汪懋漪曰又生賦與信之小園和左思之招隱遠公蓮社未免撥眉安石東山正當捉鼻矣

答嚴方貽同年

許風德遠

雲泥迥隔。寤寐爲勞。想年兄在花磚日影中。著作流香。溢於瀛水。卽寮窠間。且攀躋不

及況窮愁如弟。落落山林。安能望見鳳閣鸞臺於千里。咫尺哉。捧讀所贈佳吟。不數買舍人李供奉。曲高和寡。弟正難之。但銘刻高情。出人懷袖。奉揚仁風於無量耳。幸於尊公老年伯前。時沐教言。龍門在前。尺鯉知奮。一庭詩禮。竊欲被其餘芬。歲律將更。適逢便鴈。荒穢附候。殊不勝情。惟有遙聽玉墀佩聲。祝年兄新社於柳舒梅放之際而已。肅勒佈復。曷任瞻馳。

在憺鴻曰吹氣如蘭想見筆花之燦發

答吳子虎

徐繼恩 逸亭

十年却客。息意人間。比來情近瞿曇。學同龐蘊。有言恒默。在衆自寡。雖未逮之。竊有志也。手教披心見懷。非子虎不能爲是言。甘陵南北互有褒譏。張儉之萌將在此日。僕心厭之。固已知其不可矣。足下體素尪羸。雞骨支床。殆於滅性。生芻未往。徒愧林宗。也不多及。

徐野君曰風塵外語可以超然免於評論世臣謬作老瞿曇此札已早見大意

與陸盡思

姜希轍 定庵

老社翁鴻才雅度。泛棹越水。浴花臺片地。得藉名賢。歌咏旬日。愧弟疎拙。未遑以一語就正。殊足鄙也。回憶清風。猶響林木。六之日。溯江入寓。信宿即歸。擬一過楊亭。申謝嘉德。又慮雨中泥滯。道路往還。遂爾逡巡久之。卽城中諸同人。俱不及造門一晤。或者清和氣爽。再至湖頭。一躡高蹤耳。晤諸同人。幸各道惓惓爲祝。小兒病幸稍痊。日與體崖晤對。談養氣之學。將來得藉平復。皆老社翁台賜也。并此致謝。

汪儋漪曰：興趣不凡。今日蘭亭已成塵迹。當以浴花臺代之。

與黃繼章

王猷定于一

杜老不能庇人。手畫萬間。已令千古貧士歡顏。況勤懇篤摯。如先生者乎。一寸感私。勸在崑崙之第一峰矣。

黃子吉曰：卓筆甚高。注射處自然沒石飲羽。

與徐野君

栢 古斯民

與先生詩文之緣甚深。而晤對之緣甚淺。正名滿宇內。猶高臥山中也。昔伯牙學琴不成。至海上見風悲木落。落水洋洋。日移我情矣。琴遂成竇佳著。而山之岳水之湖。星斗

動移。雲霞百變。草木蟲禽。以及與懷悲吊。俱從筆下飛出。其移情者更甚。但不能如伯牙之見而卽悟也。西風鴻便。肅此不宣。

章天節曰繁促處有琴折柱搯絃音不鳴援他琴以續之之意

東林殿颺

汪 淇 憺 漪

弟謂名士如名妓一般。閱人多。鍾情少。然其盟山說誓。指水旌心。眞若可信。瞥眼視。同陌路耳。正緣無眞肝胆。徒有假意氣也。至於深相知。一見傾心。雖海竭山枯。金銷石泐。終不能有所謂雪霜零而弗渝。情鬱於蘭蕙。如弟與翁。不其然乎。弟與翁交。閱三十年所矣。見翁少壯登朝。敷歷中外。徒步布袍。無所謂貴人態也。今則溷跡漁樵。放浪湖山。而爽朗之姿。豪宕之氣。未嘗少衰。古人不變塞一語於親翁。見之弟。所謂瀝膽輸誠於翁耳。何則。弟以樸翁以眞。弟以懶翁以坦。弟踽踽涼涼。翁落落穆穆。我兩人意氣感孚。水乳磁芥。固不待白首訂久要也。老病侵尋。同人星散。近始締交。平江蔡九霞氏。相對竟日。其靜氣孤心。皎然無匹。正與翁等。弟近得九霞。如老平康。戀戀年少。又欲舍翁別抱琵琶矣。翁昨謂九霞一見消鄙吝。久交醉醇醲。庶幾吹襟海岸。送抱霜崖。可以似之。

咄咄九霞何堪。吾兩人慕之不置哉。令嗣昨枉過。儼然以父執禮事我。古道照顏色矣。翁家學淵源。青箱繼美。無論虎子氣已食牛。卽其欲然謙執。秀外澤中。自是金華殿人物。翁蘭玉盈階。弟蕭艾繞膝。景升兒視孫仲謀。何但星淵耶。暑熯鬱蒸。無陰可憇。裁書叙悰。聊以當面。

吳方漣曰以壯麗之筆寫深厚之詞道氣溢於行間真情露於腕下不獨珠光燦爛照前後十二乘也

與丁固庵

宗觀鶴問

高會追隨。彈指十載餘矣。弟風塵僕僕者數年。江帆馬足。未嘗不時歌伐木也。新正過貴郡。遍訪同人不得。季春重來。幸偕素心兄弟。剪燭傾尊。獨以我兄不遇爲憾。絳帷密邇。弟匆遽回莒。不及扁舟過晤。悵可知也。瀕行留此代面。并謝朱履之惠。握手言歡。秋以爲期。

徐野君曰鶴問領袖風雅著作盈笥余因晉謁吳蘭次先生僅一譚荆正以未得傾樽久叙爲恨耳讀此益深納交之意

與錢爾斐

栢古雪耘

自別後無一善狀。惟枯坐青氈間。或步溪邊看雲起耳。有入山過歲之約。喫菜根飯。茶自在禪。何等快活。適嫁女一事絆身。徒有是想。奈何。近作呈正。屢受先生棒喝。不能點頭如頑石。春來踵候。并問梅花消息。

徐野君曰雪耘高士也。卽此數語覺清氣逼人。何異赤脚嗅梅花一流。

答姚戊生先生

程守非二

吳趨解手。十年於茲。無一善狀。以溷清聽。皖國人來。知東山高臥。并不有舟車之勞。此第一流也。令姪齋尺一至。贊嘆踰量。知己之感。又此生第一。且聞行不後人。醉不先人。先生壽者。相固應。如是時。婁徵及不孝詩文。自疑才盡。容錄一册奉教。

汪懋淵曰用筆清健足見非二老手

與李東琪

毛先舒雅黃

偶相過耳。特爲鹿脯留住。然酒美乃過於脯。清言之樂。又過於酒。歸而芬芳在口。滋味在心。追念南屏藕花。去年爲魚龍所嚼。竟零落殆盡。今年或竟不復花也。

邵公遠曰風致自別有晉人之口角。有唐人之手標。

復錢牧齋先生

汪 淇 憺

某謫劣無狀。然性喜交天下士。四方名公鉅卿。亦往往不鄙棄而晉接之。若貴里諸君子。則尤其蘭芷。綴而寶璐佩者。判袂幾時。聞問疎闊。悵望各天。忽聞戶外剝啄。綦履破蒼苔而來。驚喜起視。則故人遣使相訊也。長跪發雙經讀之。覺五峰三泖。蒼翠秀潤之氣。隱隱從函間飛出。撲人眉宇。所委定當轉致。復辱貺扇頭珠玉。焚盥捧咏。感逾百朋。昔人一夕之話。勝讀十年之書。今此五十六字之貽。豈不堪千日之想。自當什襲三薰。供爲世瑤。寧止出入懷袖。奉揚德風已哉。

吳方漣曰：稟經製式。酌雅富言。足以傾動偉人。何異太白上韓荊州書。欲借階前咫尺之地。揚眉吐氣耶。

都門約觀瀾諸子候揭曉

汪 錫 鍾 如

同學數子。家居寥廓。近或數十里。遠或數千里。一時集漢上。飲酒論文。此相聚之最奇者也。今復羣集於長安。飲酒論文。仍如漢上時。絕不知此身之在薊北也。不尤聚之更奇者乎。明晨榜發矣。今皆正當作達旦之飲。蓋從此車馬東西萍踪。聚散又不知若何。鵠俟。

卷九 懷叙

八

汪憺漪曰吾姪鍾如讀書漢上與周子紫芝丁子漢章陳子如南歐子左詹會課觀瀾閣凡應科應試無有出其右者前刻觀瀾閣試牘一册家友熊序之詳矣乙卯之役丁陳二子及鍾如同登賢書庚午之役周子繼起數子者公車北上羣集京師爲楚中一時盛事今丁未陳子先獲雋南宮諸子寧可以自信耶

與陳伯璣

錢謙益 牧齋

寒燈竹窻。繙經送日。雖復胸次蕭然。不奈老景寂寞。每咏孟襄陽白髮青陽之句。輒顧景自笑也。頃知卽日返棹白門。歲暮作客。兼復善病。歸時擁爐煨芋。消遣旅懷。却勝參苓藥物也。尊府君志文。待料理行狀見付。便當命筆。遣銀鹿封致。亦不煩躬扣也。

吳方漣曰蕭森之氣逼人蓋年暮歲暮俱難堪耳

答徐野君

賂建琦 斗韓

弟無端浪遊。從此故人千里。徒深月梁之感。不意三衢鄙陋。甲於浙東。卽饗殮朝夕之需。時時襟肘並露。弟深悔此行矣。挺兒向蒙教誨。辱在桃李。越二十年而始得一雋。愧非時雨之資。幸屬坐風之列。聞省中蟬冗。重荷周旋。乃兩兒來。復承垂念。馬齒錫以瓊瑤。吟誦之餘。深銘雲誼。一身匏繫。恨不得趨叩絳帷。快讀連篇新製耳。率勒謝復。神與俱馳。

汪懔漪曰。嗒方流年少。奮才爲野君。高弟此其初。聽鹿鳴時事也。乃屢困禮闈。幾得而復。失能不爲之扼腕。

東朱雲上

吳雲盛 際斯

別君久矣。每懷午日湖中。與二三知己。泛扁舟。觀競渡。歸而茗醉于王素霞家。殊足樂也。弟非鐵石人。頗有彼美伊人之想。但一介貧士。萬種痴情。徒深飢渴而已。吾兄之與波澄。一則豪爽才人。一則五陵年少。想花朝月夕。間不知幾續。西樓舊好也。遙瞻雲氣。令我神馳。

徐野君曰。寧爲護花鈴。不作妬花風。雨固知斯際。亦聞清歌喚。奈何人也。

與汪海虬

楊履吉 長公

兩叙大見真情。是楊子知汪子在平日。汪子知楊子亦在數十年前也。從不謀面。握手傾心。意遠神怡。孤清何似。至使亭上雲飛。餅中花笑矣。別後下太行。上嵩嶽。黃河一葦。自西而南。目窮乎山高水長。每孤衾言笑。猶夢我雲亭上也。白雲可乘。相思獨遠。

查于周曰。宛轉生情似雙文。寄微之書有感咽幽離之思。

與姚代人

顧自俊 秀升

弟索米長安。所藉公車諸君。朝夕聚談。以慰岑寂。三四日間。魯生挂帆而南。濟美鼓棹以繼。今吾兄又揚鞭出春明門去矣。客邸之人。益無聊賴。承索話別之句。勉強捉筆。而愁緒縈懷。語意錯亂。兄到錢塘江上。晤諸故人。有問秀升旅況者。但言塞北梅花春未開。江南燕子不須來。可也。中心鬱結。語不盡意。

徐野君曰余在長安將及兩載蕭條旅況冰雪難堪方知此文之真切

與金虞士

吳 昉 嗣 修

旅舍冬寒。何幸高軒至止。頓令湖山增色。迄今坐處留香也。弟歸期初訂春間。今猶戀戀湖頭。非直樂其風土。亦以海闊天空。可容疎放。浮家泛宅。正昔人所謂到處吾鄉耳。道翁高臥董帷。百城自樂。典冊鴻篇。固知充盈鄴架。以視弟之朴俚無文。寧僅上下牀之間耶。程墨特寄揣摩。準爲將來樹幟之兆。家山春色。綠滿平疇。錦囊有得。望不吝雙魚示我也。勿勿佈懷。書不盡意。

陸雲士曰挹毫端之瑞露拂琴上之薰風

與徐野君

紀 映 鍾 伯 紫

再別以來。又經七載。時向同人訊問。知道兄起居安吉。長住西湖。慶吾黨之未衰也。過
蠶老宅。適不相值。悵悵無已。今弟尚可二三日留。路雖遠。必圖一晤而別。故宮一章。呈
正金陵爲道兄舊遊地。天涯芳草。豈堪與玉樹後庭花等觀耶。餘集笥中罄矣。便候不
一。

柳靖公曰數筆耳何凄咽如許

東馬與權

陸信徵 恂 攝

陶公有云。叙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竊思弟與足下。幸托葭莩。而上宅遠隔雲陽。
去西湖幾七百里。歲時伏臘。無由一修杯酌之歡。屈指宿昔相逢。僅當外父捐館之際。
匆匆數朝。有哀無樂。此後則又復各天矣。兩內舅相繼云亡。藐藐諸孤。都未成立。弟慚
力薄。兄恨途遙。懷抱積中。魚鴈疎闊。正不知何時可以把臂快聚耳。想年來足下。午夜
晨窓。伊吾不輟。養成勁翮。坐振秋風。乃以弟思之。豈必待高車駟馬。然後枉顧。敝耶
遙寄一緘。計日以俟。

徐野君曰凄楚之音不堪多諷乃知文生於情始爲至文

與汪懽漪

胡鑛鳴于

弟卯角時。卽知武林有懽漪先生。何意今日得識元紫芝。塵襟爲一滌也。懽漪道氣薰人。枕中秘不憚示我。但器根鈍下。望洋而嘆。不見涯涘。奈何。詰朝渡江東去。十許日返棹湖上。願與先生細加商略。不肯當面錯過。如入寶林。袖手還也。奉懷一律。書筴引敬。并希教之。

謝健行曰甲辰榜後鳴仲年兄在都門時卽企慕懽漪不置余至湖上得先獲交懽漪真如飲人以醇今讀此詩贈則兩人之傾倒自見矣附載原詩○一日探奇過隱居牙籤萬軸富藏書芝蘭入室芳應遠桃李無言意有餘已見占雲追柱下更能搖筆擬相如冥冥黃鵠真難幕名下如君果不虛

答楊仲博

徐汾武令

雙塔雲飛。重湖月動。千楓百葉。紅翠交陰。僕深慙投轄。頗慕陳遵。然未能一具綠醕。爲臨川供蠶屨耳。昨生公數行郵至。近又到公超市矣。或車駕尙留山寺。俟其入城。再圖洗聾。

汪懽漪曰武令年少高才落筆皆奇艷可喜蓋其沉酣古學夙有家傳著作盈箱膾炙人口尺牘一種亦七襄之餘也

與汪懋澹

蔡方炳 九 錄

弟山寺羈樓。旅懷蕭澹。忽承道翁枉駕。遂成空谷登然之音。破此岑寂。喜可知也。憶幼
年之際。已飲香茗。燕齊企而相思。聞越聞而引領。况雲間婁水。無不願與道翁結縞帶
歡者。弟遇晚緣疎。猶親杖屨。是弟雖深。倒名場。而於西湖。樸之儒先君子桃李之植。
不致河漢。實有幸耳。返棹之後。不去於懷。特遣僮僕。上箋履二種。并有俚言書箋相贈。
希道翁之郢政。

徐野君曰：九霞曾托丹麓投我瓊章。未遂御李之緣。時用耿耿。今讀扇頭贈澹。語佳句倍。令人夢遶玉峰也。
原詩附載：○一代名流。無比肩。朋習高會。憶當年碧雲秋度。三潭月滄海寒生。九點煙。習隱新栽。叢桂樹。著
書閣上。木蘭船。如君碩果。今餘幾白髮。耗絳識地仙。

與徐野君

章人鳳 六 象

客鄴上兩載。竟不能酬。追隨有道之願。九苞威羽。千仞高翔。必思傍丹山。求之未可得。
也。北歸聞大集。刻就急從左平處。借讀之。大雅風流。直追古作者。海內共推爲詞苑泰
岱。每疑是前賢遺獻。何幸得親炙宗範。取頃荷枉顧。寸晷間領益無窮。奈以病極杜門。
未能扶杖。趨想先生。定恕我孺子。懶廢倍勝於昔也。

汪懋漪曰六象兄弟交滿天下而於我友野君相識最早蓋猶在尊公若采先生在日雲陽賀公調先生作令時也宜其氣誼之殷溢於尺幅

答龔仲震

陸 垓 麗京

僕生半迂鈍。天性在繩尺中。乃最厭禮俗之士。復不可曉。比住仲震廳屋。東頭一榻。持螯拍浮。與二三高陽徒。去衣冠。散髮鼓掌。耳不聞治亂。口不置臧否。一旬休暇。懷葛同之。乃知憂能藥人。狂可使狷。使吾黨兄弟。蚤數年營糴。丘事亦不至。駭世拂俗。煩鼠輩作蒼蠅。聲尚何險。塗難御也。今僕已矣。別足下後。與家鯤庭。携短籍數篋。單衣襜褕。踉蹌入南都。鯤庭既謁。選無期。鹿鹿長安道上。僕反肩斗室。牽被苦頭岑岑然。深秋勁寒。木葉蚤下。龍山無飲。鳳臺不遊。京邸牢蕭。都無好思。驪武羈棲。固不得異此態耳。別諭貴邑號稱巖劇。其亡賴盤據。故須得疆幹吏辦之。新令忠厚長者。然材略亦素優。不遂調奕。今題寄此道歸。更令鯤庭。手函屬之。使得奉明訓。以免罪戾。斯固薤嬰盛事。令公正欲執轡市中也。敝里友人憂危。大略如僕所言。我輩處斯世。若稍求聞達。即不能苟全性命。隋珠彈雀。每以爲痛耳。十日爲期。還相暢談。江帆亂流。對之神往。

汪憺漪曰麗京文采動筆花生此其憂時憤世之言亦復斐然乃爾惜彼新聲不克多得也

與蔡龍文

陸鴻勳 尚書

獲瞻紫氣。遽賦白駒。言念尊酒徘徊。河梁把袂。愧繫維之不得。期投轄之無從。方捉手不忍言別。豈意渭北暮雲。屢更晨夕。江東春樹。每徧濃陰。雖相訂有千里期。而不免作數日惡別之感。人何如是之不可解也。因思昔歲寄跡金陵。棲遲白下。動淹歲月。近失比隣。徒以夜雨之對牀。始悵屋梁之落月。前此登鍾山。謁明道先生之座。過蘼蕪澗。懷處士儒林之宗。彷彿舊游。伊人宛在。乃身同羈櫜。間以山川益悔。疇昔相晤之疏。而今相憶之晚也。雖然。彼麋鹿亦能聚首。况神劍自當有合。生平可問。豈值各天一涯耶。

汪憺漪曰雅練有餘新警特出是熟於漢魏六朝者

與屠松廬

袁名世 翰仙

足下植蘭於室。幽芳自流。培菊於園。秋英屢服。於明月清風之下。亦足深慰情思矣。如僕則浪跡天涯。一身孤寄。雖時結山水之緣。亦終抱故園之戚。未審何時。復得追隨步履。選句評花也。

徐野君曰瘦竹幽花自饒別致翰仙書法甚妙善爲頃刻碑卽以此作十七帖何如

寄朱凱生

查相如大谷

一別十餘載。曠無復面。江東之雲。無日不飛。月落屋梁。無時不見。然終不得足下消息。餘俱不足言矣。邇聞有西河之痛。老眼當此。卽不喪明。淚亦成血。惟究釋氏夢幻之喻。庶解免耳。又聞携家之白下。值茲暮年。猶作遠遊客。良苦哉。淵明三徑就荒。少陵遠遊漂泊。吾兩人似之矣。弟一生孤寄。落落寡合。每當空庭夜雨。四壁寒蛩。輒想胡爲有我。既有我矣。又一生落落胡爲者。又不禁感慨悲歌。泣數行下也。今潦倒窮愁。衰頹病廢。無可消遣。藥爐惟親。茶臼惟疎矣。向喜觀書。今眼澁無力。亦不耐觀。詩情酒興。枯索無味。日惟二三老友。相過白話。以遣餘年。爾汝相忘。不知何者是客。客去倦睡。此弟老年蕭况也。安得如曩日。與吾凱生握手。停杯詩酒。相酬之際乎。又安得如韓退之別李正字十三年後。復相見爲舉觴者乎。幸而有此一日。則弟雖潦倒窮愁。衰頹病廢。猶能與凱生握手。停杯詩酒。相酬十年如一日也。足下胡不來耶。弟當效左太冲作招隱詩矣。

汪澹漪曰委曲盡情淋漓盡致方流有玉圓流有珠先生著作吾鄉夙推爲典型讀此益令歎服

寄查于周

汪開楚友熊

里中得接芝宇。聆塵譚。已令人欽見叔度矣。及浪遊武林。滯迹三秋。共相與啣杯唱和。大半在湖光山色間。亦極旅中樂事矣。况復高賢晤對。風流如耿著。曠達如磊落。生溫雅如君一。雄爽如吾叔。儻濳而真率高。鸞有如吾兄其人者乎。迄今帆歸江漢。每一相思。恨不卽駕千里。豈僅風恬月朗。乃思元度也哉。聖湖久居。執耳騷壇。想佳韻自是日富。非惟山水足以陶情。而詠歌實以養性。沉酣其中。趣日無窮也。臨別所贈詩箋。久已膾炙楚人之口。但調高難和。每稿就輒焚。故終不能贅一詞耳。

汪儻濳曰友熊吾家仲容也。謫書江夏丁酉獲雋。嗣將出而用世。令譽賢聲其政事必有可觀。

與計甫草

嚴 沉顯亭

足下葦園帷下。研練功成。京都鉅篇。充滿箱篋。會動凌雲之慕矣。來歲金臺選駿。卽可高宴曲江。佇望文旆旋來。黃花白鴈之下。便得把酒論文。延佇之懷。切何如也。弟索米驅馳。都無善狀。消埃莫補。長愧綸扉。徒以馬首衝塵。往來襜褕。坐銷歲月。莫快胸襟。對碧柳青蒲。不勝葭露伊人之感耳。同人札至。知臭味所切。曾未差池。此皆足下道氣殷

隆。足慰歸慕。干城提唱。更望時時加意。不使三吳衣帶。稍有沮洳。固所望於有道者。不淺也。

汪懋漪曰。毫端瑞露。翠裏薰風。非金閨名彥。無此瓌麗。甫草握別。幾十年正切。翹企得此牘。愈深人縈帶之思。

與嚴顥亭

陳子龍大樽

高館清言。遂叨禮食。王珣之饌。既極華整。羊曼之羹。且非真率。疑受饗於金臺。同設醴於盧岳。一謝斯遊。又窵垓罔。愴然尋懷。如服匪澣。今者寒隨律變。甲帳風輕。鏤炬夜明。芳塵襲帶。銀旛華勝。徒記昔談。握椒剪韭。羞等褊俗。惟兄翁鑒此區區。勿斥其固陋也。獻歲涉江。遲面非遠。操管率布。未盡所云。

汪懋漪曰。憶卯辰開岸。問兩先生。偕勸卣燕。又大樽顥亭諸君子。湖上流連。飲酒賦詩。恒期達旦。坐中惟顥亭年最少。英氣逼人。今幾三十年矣。余衰頹白首。而顥亭則超越青雲。茲以舊人之牘。見貽。愈令我感念大樽諸人。不置耳。

與丘子廩

嚴 沈顥亭

和村風雨。甘苦同經。漂搖鋒鏑中。時親教益。既分投肉骨。復情倚晨昏。風驚鶴唳之時。

尙得賞異。析疑留連。村落一時分袂。遠隔朔南。十載相思。杳無隻字。痛定以還。轉羨患難艱虞。猶有友朋性命之樂也。雁字莫憑。鴻踪難卜。入都以後。始知司鐸青州。雖鄭老一氈。才名豈副。而杏花。覺藻座擁。臯比蘇湖。齋裏卽占勳業。但天末故人。不逢色笑。所望金門高步。並轡聯鑣。不啻引頸神飛耳。索米之身。塵沙碌碌。郵筒乏便。候問全疎。然寤寐之私。無時暫釋。每與聖秋九兄。共攬屋梁。落月不啻腸轉車輪矣。炎歎未除。惟道素自愛。偶因南羽。寄道相思。遠望暮雲。佇俟芳訊。

徐野君曰：艷而能老，韻而能蒼，如讀古樂府。

與劉子延

嚴 沉 韻 亭

橫門折柳。易葛而裘。憶澁水之風烟。望瑯琊之紫氣。白雲古樹。念切伊人。獨是寤夢爲縈。而音書頻隔。旣以疎畧成性。亦苦塵容萬狀。微知我亮之。鮮不以爲有胸無心者。乃手書及同人。未嘗不以不肖弟爲問。屋梁月在古道。照顏千里。非遙。因之有感也。思館廨追隨。聯曹共席。論文。宵燭把酒。春花雖同人。晏笑並極。綢繆而相許。襟期獨推。知己違離判歲。感甚三秋。茲幸持衡片席。虛左山公。諒年兄就道不遙。晤言在卽。聆明光之

啟事趨仙掖以承音。并得竊聞緒論。覺我疎狂。快何如也。

汪儋論曰。整練者其才雅秀者其韻宛委者其情如此。揮毫諸好備矣。

復汪顯若

嚴 沈顯亭

離思之勞。三秋爲遠。况復期過采葛。永懷何極也。年兄嘯傲溪山。勝情雲上。篋中新句。篇什日多。可勝欣羨。紫陌曙初。掖垣星下。思同倡詠。夢想爲勤。所望早命征軻。以慰企念之切。莫爲山中白雲。久羈躡屐也。令弟年翁來都。文酒盤桓。備申欵洽。因惠連而懷康樂。彌重風牀梁月之感。所嗟子昂詩卷。譽滿碎琴。而雙驥齊驅。尙後機雲之遇耳。聊因羽便。附候輿居。臨楮瞻雲。可勝如結。

徐野君曰。設設松風濯濯柳月秀句。絡繹而出。真覺翰墨生香。

致姚霞淥太史

來集之元成

太史公之下視牛馬。走不啻雲泥矣。而下濟之懷。每以蘭譜爲念。車笠同觀。年臺真古人之誼也。塵誨殷切。張盛筵而飛羽觴。飽乎仁義。炎暑中竟披滿座之清涼。度嶺而西。車馬勞勞。不覺屢回首於新安江上之數峰耳。

黃九烟曰起結風韻橫生信是文人之餘年來著作不獲遙觀聞聲相思賴有諸牘

復陳士業

來集之元成

瘡所以得名以其能病君子耳。今果然矣。數日不及問候。近亦稍減否。孫生爲寅翁所知。鸞鳳之旁必無凡鳥。炙有道之光。誠爲欣慕。至於冷暑如冰。則兩李之酸寒一也。

汪澹漪曰名士風流兩相對語卽在宦途中玉塵所拂塵心自遠矣

與陳際叔書

張石民用霖

予輩數人。比年以來。形跡雖疎。情好彌篤。然或懸壺市上。或友教一方。或寄身蕭寺。或浪跡江湖。亦未能數數常聚會也。惟予與足下。江子道信。柴子虎臣。應子嗣寅。陸子梯霞。結廬甚邇。下帷不遠。花月之朝。風雨之辰。閒相還往。而道信有書屋五間。頗稱閒敞。種竹觀書。垂簾閉戶。不妄交遊。以其歲時之暇。招予數人。出家釀一樽。相與共之。觴政不行。殺核充事。嘯咏終日。率爾休暢。任眞推分。泊如也。有不去者。則道信爲設一榻。聯牀夜話。陶陶永夕。自暝及旦。然當時聚會。臭味所及。以爲是適然耳。何圖數年之間。楮霞遠遊。道信見背。佳會不常。勝情難再。欲起道信於夜臺。如曩時遊好言笑。晏晏何可。

得也。俯仰之間。遂至於斯。輿言在昔。能不依依。

徐野君曰。撫今追昔。則感慨自生。此在營營逐逐者。全然不知。而文人墨士。動輒有觸自古多記序佳篇。蓋爲此耳。用霖是牘。可以兼之。

復彭燕又司李

許 徹 湛 明

先生海內泰岱。後進得其一言。以爲天球弘璧。今者高峙霜臺。其仰盼睇。待剪拂者。不知凡幾。竊擬吐握。猶恐不及。而尙念及於山陬微末。捧誦之餘。不覺感泣。某遭家多難。近儻敷椽於武林。一身飄泊。無復生理。彷彿似六橋。桃柳九里。松杉斬伐。殆盡矣。先生意中尙記昔時繁華。豈知其非復故我耶。自中州來者。皆言先生有神明之譽。澄淵止水。發爲雨澤。自將普被垓埏。第思仕宦何必卿相。勳名何必鼎鍾。太阿之光芒。貴其韜藏。不貴其屢試。願先生蚤作歸計。優游於九峯三泖間。擬作陸地頑仙。勝於天上。多至尊奉事耳。不識蛙黽之識。有當於鯤鵬否耶。

在憺漪曰。光芒既貴。韜藏繁華。亦不嫌寂寞。自待待人。總存古道。於此見滿明之胸次不同。

寄朱藉千

沈宏遠 鵬 飛

流。光。如。駛。何。知。景。物。移。人。山。色。依。然。時。見。浮。雲。非。昨。人。生。聚。首。佳。興。難。期。昔。日。童。顏。今。皆。鶴。髮。猶。憶。當。時。陶。情。詩。酒。與。兄。湖。上。作。十。日。遊。劇。談。不。倦。長。夜。爲。歡。更。拈。竹。枝。詞。十。首。誌。之。豈。今。一。別。經。年。屢。遷。歲。月。兄。爲。王。事。靡。盬。弟。困。室。人。交。讎。眞。州。咫。尺。不。啻。霄。壤。欲。如。昔。之。花。朝。月。夕。游。覽。忘。歸。向。十。里。西。湖。收。盡。山。光。水。色。又。安。得。耶。乃。知。聚。散。有。時。恐。歸。來。非。復。少。年。狂。放。矣。他。日。相。逢。毋。學。楚。囚。以。遺。達。人。之。誚。

徐野君曰西湖如明鏡炤盡老少容顏湖水如驛亭迎盡往來過客讀此正復慨然

與徐野君

徐元榮道力

雲。駛。川。流。春。光。欲。暮。不。審。吾。兄。何。以。遺。懷。也。前。命。月。令。詩。苦。不。多。作。畧。以。數。首。奉。政。想。不。足。存。耳。

汪懋淵曰長安聚首數語自足驚心野君所輯詩月令一種大有可觀將來必當與衆共賞也

答羅集功

姚杰特士

尊。臆。近。況。何。似。知。湖。山。咫。尺。悅。目。賞。心。皆。堪。佐。助。龍。賓。作。墨。池。雲。氣。者。也。弟。偶。然。病。目。移。住。上。宅。者。連。旬。覺。煩。歎。中。頓。現。清。涼。福。地。豈。子。瞻。所。詠。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

眩。生。花。者。卽。近。在。目。前。耶。承。惠。雁。樓。集。置。之。家。園。中。遂。使。鳥。語。花。香。都。增。韻。致。弟。未。識。野。君。先。生。爲。何。如。人。讀。其。詩。文。輒。已。心。醉。風。流。情。深。縞。帶。他。日。當。來。西。子。湖。頭。作。一。番。快。聚。是。所。願。耳。

汪懔漪曰白門柳色染入彩毫方能有此新翠

分類尺牘新語卷九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十規箴序目

汪憺漪曰。仲尼。聖人也。而老聃諄諄誨之曰。去子之矜氣與多慾。慙色與淫志。王藍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則舜且宜無過矣。然世猶有以慈孝責堯舜者。仲尼堯舜。宜然。況不爲仲尼堯舜者耶。但知過不難。難於箴規。箴規不難。難於受箴規者。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起瀉梁柱間。祝曰。當今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棟樑。玩笑曰。戢卿。良箴。祖士言好奕棋。王隱規之以記述國史。使有裁成。乃爲沒而不朽。祖遂發書薦隱。修史。此與聖賢喜過拜善之心何異。後世奸聲在懸。諛舌在軒。此風復乎邈矣。然亦往往於簡冊見之。如宋璟之誠。張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田書之慙。鄒浩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得此一言。豈不勝於千萬言耶。是可爲交友忠告之法。

集規箴卷十

東顧偉南

周立勳

與友軼

陸次雲軼

東鄭心來

聶璜

與人

宋登春

與羅星子

王仕雲

答友人

王嗣槐

與汪儻漪

程光禔

示兒

孫枝蔚

與某

彭而述

與林鐵崖書

王士禛

與葉九如

程 邑

答葉永叔

聶璜

示兒

孫枝蔚

寄謝上赤

高 士

與友人

彭兆元

與友人

徐 灝

戒弟書

馮肇杞

與友

周一玠

與傅平叔

陳孝逸

與友

成 性

與張孺懷

孫 治

與盧聖僕

張玉藻

與樸園先生

黃國琦

與汪淑子

查 望

與諸弟

程斯敏

柬周敷文

汪光被

與汪雨若

來集之

分類尺牘新語卷十

西陵

汪淇儋漪

箋定

友人

陳鴻績子遜

叅論

徐士俊野君

全評

陸次雲雲士

規箴類

東顧偉南

周立勳勅旨

文人浮薄。古今所疑。輕毀前賢。非軋儕輩。吾黨深絕。實鮮斯尤。若矢口標榜。有寥寥餘子之言。卿當第一之語。雖以一時取快。終非雅士所宜。若乃子元篋向秀之書。延清希彝之句。事同挾盜。非獨輕浮。巧者勿矜拙宜自勉。

汪儋漪曰。較皇甫湜與李生書。更為深切。明快。憶勅旨至湖上。必與余有把臂連床之雅。友誼極為敦篤。今已逝廿餘年。睹此。寧不令人動感愴之痛。

答友人

王嗣槐仲昭

辱教。且悉來旨。往弟為舉子業。不樂淺薄。然繁聲縟旨。亦頗傷體氣。非不極意裁損。入

手輒復如故。比違大變。不近筆墨者五稔於茲矣。此中洞然。夙習頓空。正如康崑崙十年。不調樂器。忘其本領。楓香絕調。庶幾可傳。近日作文。正喜類此。而雅教及之。

徐野君曰：東方朔紫水污衣過虞淵而滿洗之。此殆仲昭洗刷時耶。有才而不恃其才。乃是心空及第。

與汪愴齋

程光禪 奕仙

刻時文第一過何則。時文者驟神。驟奇。驟臭。驟腐之物。當其神奇也。勒之梨棗。懸之國門。人爭輓輒舳艫以致之。無何忽變而爲臭腐。卽三家村學究亦棄之如遺。於是號之曰廢紙。廢紙必權以售。故又號曰紙斤。而鑄者市之以護范。燭者市之以捲心。闌者市之以囊金。繅者市之以飭箔。時文時文。夫何至於此極也。誰生厲階。刻者尸之。故曰刻時文第一過。今忽有燒時文者出矣。其人姓沈。諱昺。字赤舒。夙爲同學推許。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力於時文。其等身也。時文。其汗牛也。時文。其充棟也。時文。乃突於一日之間。爽然如有所失。怡然如有所得也。則取時文而燒之。且遍買所爲廢紙。紙斤者而燒之。以幾免於護范捲心囊金飭箔之辱。吁嗟噫嚅。其爲功德也大矣。非大其燒時文大其燒時文。而聖經賢傳免於辱。蓋時文之言。大抵皆聖經賢傳之言也。聖經賢傳免於辱。

而後刻時文者亦脫然免於過。且赤舒者一人燒之。學赤舒者數人。數十人。數百人。燒之。將見坊肆之間。所爲廢紙。紙斤者。蕩蕩然一歸於火。夫是故天下止有燒時文之功。遂冥然不見有刻時文之過。則是赤舒之大有造於刻時文也。但所慮者。燒時文不已。必且殃及古書。則沈火與秦火。又何以異。幸憺漪爲語赤舒諸子。成帙者勿燒。散亂者燒之。大字者勿燒。細字者燒之。無圈點者勿燒。有圈點者燒之。而後不以時文故殃及古文。不以時文故殃及古文。而後刻時文者之過。幾於免。不然以時文故而殃及古文。猶曰刻時文第一過也。

陸梯霞曰。改制以來。時文狼籍。不可勝計。亦舒目擊。傷心。溺刻時文之過。正深表赤舒燒字之功矣。其文之暢美處。真是眼空一世。

示兒

孫枝蔚豹人

受人之辱。最是有益於讀書。做功業。人胸中皆不可無所奮激。若夫學爲聖賢。學爲隱逸。并奮激二字。絕無用著處矣。聖賢受辱。惟有一懼。懼我有以取之也。隱士受辱。惟有一喜。喜人之不知我也。嗟乎辱之德大矣哉。

吳方漣曰喜懼不同使人可味

與某

彭而述子籟

語曰。鷺鳥累百。不如一鶚。言冲霄之舉耳。若夫鶚也。羽鐵毛弊。盤竄林莽。增一鷗。鷗噪而啄之矣。里閭卑俗。本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姍笑。兄但儲養毛羽。此不足較也。

吳嗣修曰斥鷃之笑到處皆然。以天池九萬之姿。而屑屑與較。亦榆枋之見哉。唯深吾六月之息可也。

與林鐵崖書

王士祿 西樵

僕性本狂簡。然辨眼能識奇人。嚮在湖上結友。竊以先生爲第一。約而言之。先生之異人者。三鬚眉奇古。略如李伯時所畫羅漢相。則異在容貌。下筆落落。能爲崢嶸傲詭之詞。出入於孫樵劉蛻之間。則異在文筆。每當讌會。竹肉間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時而意得忘言。則如釋迦拈花。達磨面壁。時而快論斗發。則如春雷奮蟄。奇鬼搏人。則異在性情。言語先生自謂自鄉人。卓吾老子而外。誰堪相儼者。故僕奉懷詩有云。李老推前輩。林翁躡後塵。百年還二子。茲地足畸人。筆墨狂奴態。鬚眉古佛身。竊謂於先生有頰毛之似也。顧僕以疎慵頹放。嶽崎歷落。可笑人。亦荷先生於疇人中。識其小異。記先生

過我湖樓。抵掌千古。既而見謂。先生幸自愛。天下雖大。如吾曹者。落落數人耳。僕每維茲語。真有伸翺一人之感矣。比聞先生由褚堂移寓湖干。結跏拄頰。晞髮披襟。與兩高六橋相晨夕。况味當不惡。又聞彼中當事。頗有一二肯爲營旅食之資。此其所遇。過僕遠矣。獨聞先生經營舟車。尙思一出。僕不揣愚昧。私謂不可以先生強項自審。能化爲繞指耶。以先生古貌古心。自審能不吐不茹。乍迎乍拒。耶。以先生突兀支離。自審能截鶴續鳧。適時諧俗。耶。有一不能。卽方馳驅王路。僕且將遺書相勸曰。先生其休矣。矧林臥方安。烟霞可戀。纓組何物。足以相牽耶。憶先生與僕語。每自恨無威光。察先生之意。不過以一處隱約。便爲市兒里婦所狎玩。追念升沉。不能不時有斯感耳。然吾曹所爲威光。豈車前八騶之謂耶。古來儘有位甚高。儀觀甚偉。車服呵殿。甚都且盛。而其人奄奄泉下。比於曹蜎李志者。又有禔禩不完。糠粃不飽。而歌聲滿天地。爲水火所不能傷。魘魅所不敢害者。此其威光又何等耶。况舍人爭席。正有道之所貴哉。先生倘果有嚮意。一讀僕書。亦可聽狀一笑。脫轄而折軸矣。

徐野君曰。余在湖上。與兩先生皆有交。讀此覺落落胸懷。有如活現。是天壤間有數人。物。

與葉九如

程 邑幼洪

不佞忽動念。安得萬間屋。以居無家者。挾續無算以衣。無衣者。積菽粟如恒河沙。以食無食者。掬大海水。滌盡人心之垢。借五丁力。鑿平人心之險。足下留意古道。想有同心。然此如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徒空言耳。雖未必有是事。不可不存此心。否則鄙吝何由得消也。

江憺漪曰長留此論於天地間則是滿世界皆聖賢徧恒河盡菩薩也豈曰姑妄言之幼洪之存心具見矣

答葉永叔

聶 璜恒佩

鷸蚌之爭。漁人利之。何爲兩敗俱傷而不之悟也。今兄疊訟頻年矣。離田園而奔城市。工法律而廢詩書。卽得計亦不爲矣。且訟極終凶。殆非君子知幾之見。必若來翰所云。辨是非。明曲直。直不疑何如人也。唾面眦目。祈善有以處之矣。

汪憺漪曰如此勸人真成古道使我望而敬之結語用古冷雋不凡恒佩真後起之逸才也

示兒

孫枝蔚 豹人

被裏作文。枕上看書。此是熟境。席上賦詩。山頭走馬。此是險事。吾生平得失之處。告兒

知之。

在舟次日席上賦詩是險事何處得此新談

寄謝上赤

高士爾達

不通書問者有年矣。弟非敢忘尊兄。而疎闊若此。知吾輩之交。相忘形迹。固不以音問之疎密。爲交道之重輕也。近來豪情逸興。不減昔時否。弟時寓吳山。披覽之餘。坐臥其際。每夢遊白下。亦投枕而起。惟不能忘情尊兄。今日之交道。亦難言之矣。疎而忽。密而復疎。素心自矢。願與二三知己。共砥交道於不朽耳。

查于周曰不以音問之疎密爲交道之重輕亂破千古交情

與友人

彭兆元 葆初

供僧拾字。敬道塗之遺也。若居家不能訓戒子弟及下人。設絳不能化導及門并童僕。兼自身不能一切敬慎。以至纖微忽畧。是謂舍近驚遠。其過尤倍。願與諸君子約。必須先從自身。由家至館。及里隣親屬。俱能勸化持行爲最上乘。所謂不費錢。不出門。實功也。若親見道塗遺字。當下拾取。置得其所。尤屬有功。不得錯過。

徐野君曰惜字之功在於零星簡拾慎重其始然須辦一種堅心細心始可久延歲月葆初得之矣

與友人

徐 灝 激 生

比來祝融肆虐。郡城歲受其災。而今冬尤甚。然其間有異焉。近南民居。焚者數次。憐忠祠。歸狀獨存。豈非於公大節。神明不朽耶。因感近時富貴家。珠玉錦繡。累橐盈筥。一朝殃及。盡爲灰燼。設使未焚之先。求其給貧濟乏。其可得乎。不寧惟是。假令當時志存陰德。不歛脂膏。神其佑之。或者遇災而免。未可知也。尙不自悔。更行不義。以益其貪。此蒼蒼者。可不畏哉。知足下向以道義自任。故言此。以期廣爲傳說。開悟羣迷。將使嗜利之徒。轉而興善。是亦世道人心之大幸爾。

汪懋漪曰其言可畏而可聽一時喚醒羣迷

戒弟書

馮肇杞 幼將

人要知自己痛癢。然後知人痛癢。人亦知我之痛癢。見吾弟一往矜矯之氣。覺人人皆不是。而我獨是。故滿身荆棘。無處可容。若使人人自以爲是。盡以我爲不是。不惟不是者。固不是。卽是者。亦不是。終日紛逐。於是非之場。無有了期。究竟不過着衣喫飯。有何

益處。願弟時時體認吾言。平氣以待。少破人我之見。自然彼此痛癢相關。安於無事。羅剎化爲佛菩提矣。

汪憺漪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如此盡情而言，使病根何處藏匿。

與友

周一玠介玉

木之質。桐疎而梓密。琴之絃聲。下徹於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爲功也。而古今之名琴者。盡曰絲桐。物固有身。其功而泯其名者矣。而吾子何介介於一事哉。

汪憺漪曰：清談足以解頤，實有至理，不可草草看過。

與傅平叔

陳孝逸少游

世道衰微。多以士大夫少奮發矯厲之志。但求和光入俗。期於寡禍而已。故節敗才靡。皆由此出。今之文士。於持祿竊譽。則有餘。而於撥亂匡敗。則鮮有一焉。豈盡詩書之罪哉。許汜謂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先主問君言豪。寧有是耶。因詆之。臥君地下者。先主聞豪氣不除四字。已是腐儒之談。欲按劍而起矣。夫士可無豪氣。耶士不可無豪。

猶文不可無英。文無英氣。則五代宋末老婢作聲是也。人無豪氣。則曹蜍李志輩狐狸所瞰是也。使執政而惟豪氣消盡之人。是取則人才壞。主司而惟英氣消盡之文。是尙則文體亦壞。

徐野君曰讀此覺天子重英豪一句有味

與友

成性我存

古人眼界大。見得遠。雖至可驚銜之事。視若尋常。其實原亦尋常也。武侯以王佐之才。受顧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謹慎。曹彬下江南。成莫大之功。但云勾當公事。回昔人有善政。致虎渡河之異。或問之。但云亦偶然耳。今人夢得一錢。至且還笑齟齬。遇采逾日。未忘視此。固何如哉。

在憺滿曰朴質言之反增空曠亦是文章家擊邊鼓法耳然非識透便格格不能吐

與門人張孺懷

孫治字台

足下以清門而兼雅才。閱諸近作。喜動顏色。但當刻厲求進。不可便爲已足。則班馬屈宋。不難頡頏矣。且讀書學道。皆不可廢。正平大非俊物。士衡亦不遠。到吾所望於子者。

又。不。止。此。

汪懔漪曰其言肺擊可以奉爲楷模

與盧聖僕

張玉藻 孺懷

京口之遇。復得與足下連檣竟日。殊出意外。因舟子利風便急渡。遂不及候雀舫。以爲邑邑。午間抵廣陵。意欲一問瓊花舊址。醉臥二十四橋間。聽月下簫聲。以不得偕玉川而止。嗣後漸入北地。風景增懷。窮途淚盡。無可向知已語者。於枚里遇水部蒼頭。亟問足下眠食。知司馬病蘇。且日製新曲。親教伶童。選伎徵歌。此康德涵楊用修之消磨壯心亦英雄本色。但綺語傷情。高歌損氣。學道人不當爲。亦病肺人不宜爲也。路遠會稀。聊備砭鑑。

汪懔漪曰綺語傷情。高歌損氣。八字殊有味。養心保身之法皆在其中

與周櫟園先生

黃國琦 五湖

吾輩讀書。日莫問所讀何書。先應自問對書之人爲何如人。嘗記文太青先生之生平。歲三百六十日。非大疾病。不荒一日。日有十二時。雖冗極。必割取一時。心眼並行。多則

數卷。少則數十葉。起止皆按日鉛定。其是日遇奇人。談異事。或值風日怪變。及聞好友進退生死。咸筆之書巖。此其人有一日不讀書。有一日讀書而不自問者乎。於是新城王季木。上谷賈孔瀾。上虞倪鴻寶。三先生。皆奉此爲讀書之法。先生今坐大業堂中。日擁萬卷。至對書爲何如人。先生想久已自問乎。

徐野君曰。文太青先生讀書之法。余嘗聞之韓學秋。學而未嘗能用。自愧以此相告者。又何如人也耶。

與汪淑子

查望于周

足下胸無宿物。口有英鋒。真快人也。時事悲涼。人心詭異。安得吾淑子快心快口。關天下之舌。而予之以大不然乎。吾與足下老矣。不復爲此狡獪也。夫同人之際。有不得而同。人必視之以爲不然。竊爲己之不然。必不與人同。便成絕妙流品矣。然則吾淑子不其坐困終日乎。雖然。有友可談。有酒可歌。有睡壺可擊。亦不至潦倒無聊。胸無好懷也。兄以弟言爲然否。

汪憺論曰。余時與野君同閱此牘。野君云。從同人所喜。不從同人所忌。人亦何苦爲人所忌。余曰。不然。南塘一出。亦可同耶。此中大有分別在。

東周數文

汪光被幼聞

余氏園林。亦平臺曲池耳。仰視明月在天。荷香冉冉。襲人衣袂。令人輒作濠濮間想。山公那得不倒着白接。羸也。溽暑蒸鬱。思與二三知友。作河朔之飲。咸以場事力辭。僕聞之絕倒。世無老兵。何處更索解人。願足下亟過一洗。此穢無令袁將軍獨擅千古。

汪懋瀚曰俗氣不除。入關未必中式。作文飲酒各有解人。能視之爲一斯得之矣。

與張子

程斯敏修來

足下索居數年矣。聞近日立誓斷烟。殊爲曠舉。迴想然燈呼管。頃刻勿離。但覺一室相對。吾伊反多。此石馬風味耳。大抵今人習尚。非止一烟。若紙牌馬弔。比比皆是。此端一開。聞風踵至。久久成熟。視爲固然。不知日廢一時。統三百六十日計之。便荒一月正業矣。使移此一月。參究經史。功有餘閒。下筆之時。自生逸興。又豈僅紙牌馬弔之快樂已也。

汪懋瀚曰修來是真正讀書人。故能以此二事相爲規諷。直當銘座右。止書紳。

分類尺牘新語卷十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十一曠達序目

汪。憺。漪。曰。詩。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揖。讓。征。誅。人。所。視。爲。驚。天。動。地。者。而。彼。直。以。三。杯。一。局。當。之。豈。非。曠。達。之。尤。者。乎。下。視。晉。人。之。任。誕。排。調。卑。卑。不。足。道。矣。然。清。談。痛。飲。正。不。妨。名。士。風。流。若。劉。伯。倫。裸。處。屋。中。人。見。譏。之。伯。倫。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禪。衣。諸。君。何。爲。入。我。禪。中。此。禪。無。乃。太。大。且。宜。於。暑。而。不。宜。於。寒。奈。何。王。庾。諸。公。過。祖。士。稚。忽。見。裘。袍。珍。飾。盈。疊。諸。公。怪。問。之。士。稚。曰。昨。夜。復。南。塘。一。出。噫。暮。夜。何。時。剽。劫。何。事。曠。達。一。至。是。耶。余。謂。事。關。俗。情。者。不。可。以。不。曠。達。事。關。名。教。者。不。可。以。太。曠。達。惟。謝。諶。之。言。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劉。昶。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以。此。放。浪。形。骸。庶。不。獲。罪。於。聖。賢。乎。

集曠達卷十一

辭錢生

沈九如

與徐野君

林嗣環

與葉元禮	王彥來	與趙又呂	葉
寄周兼三	辛民	與趙岐陽宮詹	曹珣
與致虛妹丈	高爾儼	與升公	金彩
與王姬	胡貞開	與王梅符	江思令
與孫鎮浮	毛萬齡	與章天節	毛萬齡
東卓火傳	呂溪	答徐勿齋	張明弼
與陳伯璣	杜濬	答李石臺	陳孝逸
與繡聞弟	陸燦	與王隆吉	吳晉
汝陰與人	熊文舉	與王伯貞	揚端本
與周減齋	王鐸	與郡伯書	馬文燦
答友	喬鉢	東林殿颺	余懷
與友人	周綽	與王鍾淑	唐際
答張廣平	李標	復王總戎	房天駟

與徐漱生

與瑤星

與錢不識

答鄧孝威

呂律

髡殘

顧屺

梁以樟

與張廣平

與王友書

訂友人不賀節

慰友人

李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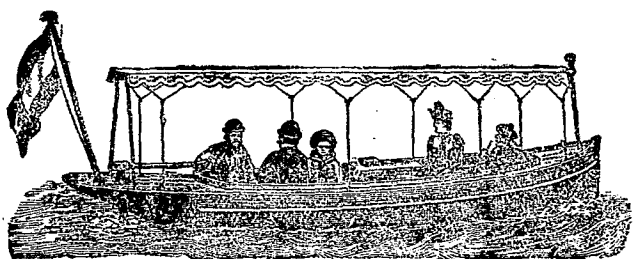
陳弘緒

趙時楫

程斯敏

尺 牘 新 語

卷 十 一
騷 達
序 目



分類尺牘新語卷十一

西陵

汪淇憺漪

箋定

友人

張竣效青

叅論

徐士俊野君

全評

周遇緣兼三

曠達類

辭錢生一

沈九如宣子

火雲蒸戶、畏日流階、林鳥息翰、棄蠲蔽葉、此時惟宜臥北窓、效陶靖節、或當風交扇如謝東山、雖河朔之游、竹篠之飲、似亦未足自適、况貴客乍臨、新知初接、公裳酬酢、凝然不動、若宋君子好為矯異、何可長也、請賦招涼之歌、還訂科頭之約、

汪憺漪曰一拘一散苦樂懸殊斷不以彼易此然而富貴場中人安能避之此牘潑墨如烟不減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也

與徐野君

林嗣環 鐵崖

歲行盡矣、先生詩賦文章、便祀竈乎、即買三四兩猪肉、便可以祭丙午年之詩、若文乎、

殊相爲念、苦旅力已匱、無如先生何耳、然此心不忍遂悠悠也、塘西張半庵老兄、暨其似君、執弟子禮、以祈嗣眞詮、求序於弟、弟唯唯、歲暮爲約、前數時凍甚、兩手不能出袖、而弟一生牀頭、無捉刀之人、且賤性不握管、不能成篇、不但無草藁、亦無腹藁、總爲奇寒所阻、至於爽諾、稍候天氣略暖、卽迅筆馳寄也、半庵公郎、清標玉立、幾有年少窺人之目、弟擬申一縞紵、猶未皇、蓋寓中閒冗百結、略無一暇、刻與人言、人未必信、先生回府面半庵賢橋梓時、乞爲呼賤名、多多致聲、切祝切祝、

汪懋漪曰詩賦文章可以卒歲此外再增幾樹梅花真所云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也

與葉元禮

王彖來古直

徐仲光曰、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愁種、則昨夜之痛飲悲歌、正月上三更時也、楊椒山喜鵲而惡鵲、曰、鵲報喜、近於諛、鴉報凶、近於忠、則我輩之聲聲是淚、字字是血、又何必盡人生憎哉、嗟乎、催花鶯燕、固易近人、大抵入巾幗性情者居多、霜寒風厲、何日得陽春氣候、雖不欲爲子規、不可得也、

徐野君曰古直韻人方有此情語、然正如從九天吹落珠玉、隨風尋常塵尾、問那得有此

與趙又呂

葉 生 又 生

俾來示所作詩、五言古體、直迫曹劉、漢魏而後、不足方駕矣、諸體各臻其妙、較前集又進一格、但屬僕點次、僕之於詩、未涉廊廡、况登堂奧、何足論迺公詩、見西子之容、退憎其貌、有投筆焚硯耳、頃聞選期垂及、文旌衝暑北發、陶貞白入官松風之夢自在、然未免輸弟北窻一枕矣、弟坐老貪貧、半畝之宮、弄花竹、朋魚鳥、致有餘閑、官不及我、我亦不及官已矣、長爲老圃以歿世矣、兄約車時、定取道武林、猶貪數日周旋、當遲君於碧梧深處、共擁好風、聽誦新詩也、

汪詹漪曰又呂用世長材也其經術有過人者吾輩瓠落猶望知已一弘遠謨振古堂詩此一斑爾

與趙岐陽宮詹

曹 璠 葆 素

僕遯跡人世、造物又故遣二豎相隨、呻吟之中、而身得閑、事得簡、日求靜不得、病始得之、病何負於人哉、山人苦繁、甚於苦病、病實未嘗苦人、惟人世一種繁文縟節、日衍日多、令人神疲意銷、支應不下時、苦不可言、此葉少尹所以閉門謝事、至於足痺也、張鍊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爲我不能、吾教子亦敗、各聽其適而無相嫌、可爲平等世界

矣。

查于周曰情文幽遠累心都盡從苦煩中得來

寄周兼三

辛 民 先 民

凡有使到杭州，弟必有書奉聞，家人有竟不達者，然則音問疎闊，非弟之罪矣。我輩至交，不敢以尋常寒煖語，徒費紙筆，弟體懶性野，竟成散人，惟有讀書一着，可以消遣暮年。一歲中有一百二十兩長策，則一歲中所著之書，可得一尺二寸，此生人極快事也。以此質之吾兄，諒有同心。

汪澹漪曰讀書亦可以禦窮，只是一時叫不應耳。若直窮到底，寧使黃金散盡，不可不著作千秋。

與致虛妹丈

高爾儼 俗與

昨宵樂甚，碧天一色，澄徹如畫，又松竹影交加，翠陰被面，月光落酒杯中，波動影搖，吹洞簫數闕，清和婉妙，聽之怡然，响絕餘音，猶繞耳間不退。出戶一望，空曠無際，大醉後，筆墨撩亂，已不復記憶。今晨於袖中得紙幅，出而視之，則所謂筆墨撩亂者也。然亦殊自愛，以爲有賒蕩之趣，把筆效之，不能及已。因卽以昨日所就者請正。

汪懋漪曰東坡紹承天夜是此遊只與不可遏耳俗與先生亦做此意

與升公

金彩貫華

爲兒子時。蚩蚩然。只謂前亦不往。後亦不來。獨有此身。常在世間。於是讀蘭亭序。亦了不知佳。殆於三十四五歲許。始乃無端感觸。忽地驚心。前此猶是童稚蓬心。後此便是衰白相逼。中間壯歲一段。竟全然失去。不見而後咄嗟彌日。漸入忽忽不樂苦境。夫既以無法可施。則莫如付之度外。任其騰騰白去。何得將如此苦事。刻刻置諸懷抱。終日愁老。以老怕死而死也。公高朗。想不昧此語。

徐野君曰以前此之蚩蚩保持到老方似嬰兒之未孩然而難之矣世間甲子須臾換逢着仙人莫看葦讀之悚然汗下

與王姬

胡貞開循蜚

足下與弟。前世不知種何因。料非玉殿掌花仙。乃空山茆庵。兩個打齋飯。窮和尚。宿結澹緣。今以澹聚了之。而湖墅同人。疑弟與足下。有燕昵之事。天平天平。昨在章天節座上。已對神前。除以後。不論外。發下大阨矣。然亦無足怪者。昔張公規云。蘇子卿嚼雪

吞氈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而不免外婦生子，窮居海上，尙然。何況洞房綉縠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是又我兩人一重公案。當於二六時中，猛然一省也。

汪懋淵曰：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神女下陽臺。古之人有行之者矣，然而其中冷煖，個中人當自知之。若云除以後不論外，則知循蜚猶是情之所鍾，非能臻乎太上之忘情，不則或畏而退舍耶。然當大鼓其勇，以了三生之願，何如。

與王梅符

江思令子九

兄翁與弟，應是夙世道緣，非今生偶然之故矣。不則夢魂聲味之間，何以彼此相入，湘屈隴蘭，久而彌至，問此中諸君子，曾有此一種無援藉之交道否。昨晤甚快，恨弟貧窶，不能爲嘉賓，謀婦覓酒，然留得吾兩人醒眼，以看此中暴發兒醉態，正無不可。竹詩呈到，并寫此君小影，喜兄竹，捫弟竹也。弟愈貧愈佳，愈老愈佳，愈病愈佳，有此鄙非三愈，儻兄青眼屢睽，何如何如。公紀袖中故奴數頭，并附檄到，輕意輕意。

毛稚黃曰：筆端矯健若霜鵬，若怒貌使人不可捉摸，况可學而做耶。

與孫鎮浮

毛萬齡大千

憶昨層樓幽廠，樹影婆娑，四座高朋，譚詩說劍，俄而雪藕調冰，俄而燒筍作食，又俄而張季鷹作蓴鱸羹膾，間以西涼葡萄，憑凌五白，爲河朔之飲，竟不知門外炎威酷人，抑何樂也。至今一絃琴，長嘯鸞聲，猶嗶嗶在耳，又不知何時再領此風味耶，一笑。

陸雲士曰：形容銷夏風光，幾令穉穉人羨殺。

與章天節

毛萬齡大千

北窻高臥，丹黃唯我，雖寒水井頭，浮瓜沉李，十里芙蓉隄畔，鼓枻聽採蓮數闋，吾知不以彼易此，即欲披霧，一領蘭薰，奈門外炎風蒸人，作費長房計，高山流泉，涼我襟袖，安可得也。程村麗農，不減秦蘇周晏，更得羨門綴露，阮亭衍波，一讀不足當清風瀏瀏，一快耶，不盡。

汪懋漪曰：展玩數過，銷夏有餘清矣。

柬卓火傳

呂溪山瀛

相隔咫尺，問候殊疎，想雲亭向無俗客，則秋水蒹葭，惟有伊人宛在之思耳，粗筴欲懇

椽筆作半面行草，非欲爲續貂之地。直以一字一珠。正不必效賣菜傭故態。祇解求多也。

徐野君曰：凡事必留餘地。況詩文字畫間耶？余嘗怪世人有求多者，山濶實獲我心，他日可作瘦羊學士。

答徐勿齋

張明弼公亮

門下獎借過甚，以弟爲江鮑李杜，合爲一人，非弟所安。弟之所長者，惟視世事若有若無。若失若沒。逢境靜神適之餘，輒能信穎直書。不加竄點。無牆籬於胸中。有瀾澗於紙上。粗足當蟲鳥之鳴。聊自快耳。豈遂敢餘子當代拍袂古人哉。

謝健行曰：自譽自嘲，才人胸次如此。登芝集大有可觀。

與陳伯璣

杜濬于皇

維揚久聚，不意吾兄一日別去，遂挈家徑歸西江。弟不能歸之人，翻恨歸者爲太恕。諒思始自笑也。尊選評點精切，惜墨如金。弟所願附不朽者，乃因循至今。未及料理報命，與豹人詩志，幾成兩負。其故何哉？大率詩名弟所好，懶惰亦弟所好。弟好詩名如魚，好懶惰如態掌。以是相角而懶惰勝也。然弟積懶日久，如人頓頓食態掌。過多生厭，必將

有時而取魚。則弟之勉搜傲帶。竟便奉教有日矣。并發千里一笑。

徐野君曰遊戲神通談諧絕倒始信文人以筆墨爲樂事

答李石臺

陳孝逸少游

人生臥鼓邊亭。橫金京輦。不過二三十年。酣諧如意。一朝盈縮。有識傷之。石老天資卓爾。辦作英雄。沙堤黃閣。付與同人。玉鱸絲蓴。收拾在我。如蠟屐能着幾輛。臨川可爲輞川。社有漁樵。室有濠濮。昔賢所謂須爲爾時。將得去者。計皆此後事也。仕宦歸來。本不宜唐突。以如是語。或者烟霞中野客。放言如唾。使有道君子聞所不聞。起淒冽干耳。畔有罪矣。未必無功。恃愛而狂。恕之恕之。

在澹漪曰誰人肯如此剖肝析膽作水雪之語於熱鬧場中聽者固難言者亦自不易吾於此敬服少游

與繡聞弟

陸燦湘靈

歲暮遠行。使我當餐而歎。累日不憚。細思之。男兒墮地。皆有分齊。絕裾而行。與牽裾而別。都非了事人也。黃山谷云。凡有日月風露之鄉。何處不可寄我一夢。解脫月菩薩說。眷屬繞前。而常樂遠離。夫知所寄之爲夢。而以遠離爲樂。何處不逍遙遊矣。

吳方澠曰：臨行所贈如此，增了無數曠達。所謂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也。

與王隆吉

吳晉介茲

北地文官菓，果非人間物。香甘雪嫩，每一含咀，不忍直下。令人有奴視楊梅雞豆之想。樅園夫子，有結伴同爲湖日冷，層綃剝出蕙心香之句。今始解其妙也。

汪詹漪曰：有稱橄欖爲諫菓者，豈非以其苦澁耶？文官菓之名甚佳，而曰香甘雪嫩，想見官途滋味。

與何葭沚

錢登峰 泰觀

投筆成名，亦儒者快樂。豈必沉埋帖括，百世而後，猶受王半山籠絡耶？不羈之材，固不應如是。

汪詹漪曰：除却王半山，又有籠絡之者奈何？

汝陰與人

熊文學 雪堂

孤暑淒清，寒燈未盡。聽鶴聲嘹唳，響入雲霄。譙鼓殷殷不起，此景起華子岡犬吠如豹。遠火明滅，爲復非遙。

汪詹漪曰：景色淒清，文人當此際，想三寸青燄自己不得。

與王伯貞

楊端本 樹滋

陶元亮去五斗米，歸來瓶無儲粟，僕去官三日，即扣門乞食矣。幸三徑未荒，舊栽綠柳成圍，儘可徜徉其下，蓮華峰上松風謾謾，自足發人清寤。世事但問之漁郎，不煩桃源人計憶也。

汪詹漪曰：具如此胸次，方可得得高人不，不然便極品萬鍾無有足處。

與周減齋

王 鐸 覺斯

僕酒人也，花時多暇，同知已披觀古圖書漢篆，搦管快吟，肴核錯至，酒一再行，醉矣，白眼望蒼旻，傷傷然有出塵想，不知古人一石後與此何若。

黃子吉曰：作煙火神仙語，非覺斯先生不能。

寓中與郡伯出署外邑書

馬文燦 舍英

長晝若歲，炎雲如蒸，寓中午餘，揮扇倦後，欲入蝶國，少效栩栩，而每爲童子弄棋聲所覺，薄暮微酣就枕，又爲蚊蚋妬客，不得夢至家山，起而獨立庭中，頗覺涼氣清人，素馨亦時來覆鼻，想門下以長才兼攝，遊刃之餘，訟簡民清，撫絃而歌南風，樂可知已，返旆

何日話問殊慙

查于周曰余嘗最愛西廂詞云我欲待登臨不快問又悶終日裏情思昏昏辭直而意婉至於化蝶不可歸夢不可推起立庭中庶可耳非疎俊人寫不出林銖翁亟稱之謂其有蘇黃之逸致信然信然

答友

喬鉢文友

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沉如此而已。

徐野君曰開觀閒想便是悟門文友著作甚富總是胸次與人不同耳

與李育九

張元時廣平

李懷帖、今之古人也、其狂則阮嗣宗、其僻則稽中散、性情之內、實相水乳、非貌也、特恨其有阮之狂而無其嗜酒、有稽之僻而未嘗好鍛、余欲以此二者、進之以成其稽阮之名、兄以爲何如、

徐野君曰不欲其損有餘而但欲其補不足成人之美固當如是耶

答張廣平

李標育九

評懷帖甚善、非真相知、不能爲此言、然阮以嗜酒而成其阮之狂、李以不嗜酒而成其

李之狂、稽以好鍛而成其繒之僻、李以不好鍛而成其李之僻、懷帖真面目、似止當在此耳、

徐野君曰答語殊不費力非真面目也乃真滑稽耳

復王總戎

房天駟 大生

一、賢勞王事、行邊良苦、然秋空絕塞、畫角聲餘、正大丈夫壯懷淋漓際也、辱來札順、復不

許潘明曰可當出塞曲伊涼歌

與徐漱生

呂 律 翊 令

憶與吾兄同入靈鷲澗西山房、弟輩見有山光雲影、而兄不見有山光雲影、弟輩聞有晨鐘夜梵、而兄不聞有晨鐘夜梵、刻刻與司造化者、爭此窮達利鈍、而卒戈獲之、以知此事、如拾道間遺、一步未到、已爲捷足者所得、非若清風明月、聞者便是主人也、弟懶入骨髓、真如驚馬、策之不起、奈何、

汪澹漪曰寫出徐子一片狠心腸、真是爲後學警策耳、然又不曰蚤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那試質之

靈鷲山靈必有定識

與張廣平

李 標育九

自滄川回、終日餐少藥多、且目赤爲青、如墜雲霧中、忽讀佳刻、令人心目豁然、不減一服清涼散、足下不但追配李杜、更且匹休廬扁矣、

徐野君曰逸興旋飛亦是七發之一何難霍然病已耶

與瑤星

髡 殘石谿

時光有限。正要於歇脚處討下落。詩已做到如此。付之後世子雲。把布裙高束。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千峰萬峰。祇在腳根下。不是離羣而索居。但要自己心迹高遠。眼光透亮。不被五欲八風之所搖撼。目前蕩蕩地。富貴榮辱。恩愛煩惱。把來如紅爐上片雪。又管甚麼悟不悟。死也。生也。

汪憺漪曰此岸彼岸只爭個千巖萬巖於此直人思過半矣可見心胸廣闊則舒展自是不同

與王友書

陳弘緒 士業

辱手示知抵江州念符生朱榮遍滿大千無可處托七尺前輩謂避暑須向湯鍋裏去

然則避亂亦正當向劍戟叢中去。若必待屋舍阡陌、良田美地，然後携妻挈子而往，正恐爲捕魚人所笑。東坡寓居惠州，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而勢不能前，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鈎之魚，忽得解脫。一切境界，大抵如此。覺桃源二字，悞人不少。桃源須我輩經緯而成，豈有天造地設之壤土乎？世無王無功，所謂醉鄉者，真不知其相去幾千里，無功在，醉鄉亦在，又何煩壘糟爲丘，注酒爲渠也。

徐野君曰：以真圓通得大自在，縱使山林人胸中有絕妙經濟，以部婁布置作桃源，究竟離不得素位而行的學問。

東林殿廳

余懷澹心

處東吳菰蘆中，日相天下士，素心古道，無如先生者。雲霞之契，藉此因緣，抱蜀不言，惟有神會。日以雨濤，弗克過叩蕭齋，亦知返棹有期，黯然何極。聊成二律，俚不足存，亦冀出入君懷，以當千里面談耳。春水初生，弟亦將放舟吳越，與盟翁相遇於高山流水之間，未可知也。言不盡意，別復依依。

汪澹漪曰：蘆中有異人，高山流水間有知己，具眼者自識之。

與友人

周 綽 清林

文字之妙，曰生曰新。凡吾輩所習見習聞者，雖屬不朽盛業，亦祇如布帛菽粟，非不正襟相對，然未覩其掀髯鼓掌也。若夫舍却坦途，別尋幽徑，屏茲凡卉，忽值奇葩，斯時也，頓覺心曠神怡，正不必向頑豔堆中終日諷咏，其下而不能釋耳。足下佳選，庶幾近之，不識更有興續集，豁我襟塵否。

徐野君曰：能取生新自成，幽曠言務去憂憂乎其難之。

與王鍾淑

唐 際 仲午

凡百可忍，惟閒難耐。索居顧影，戚戚寡懽，安得立千尺峰頭。右當廣漠之風，左攬滄溟之日。呼吸而通帝座，被髮而下大荒。一吐胸中幽憤，不則與二三知己，聚顏一室，酒酣耳熱，博得一場嬉笑，怒罵愁銷，寂破，猶勝坐園一室，咄咄書空也。

徐野君曰：有搔首問青天之意，惟閒難耐，姑妄言之。

與錢不識

顧 岷 又陟

比讀佳刻，如入萬花深谷中。令人不暇接目，自愧面牆，未能拾佩一枝耳。弟嘗思讀書，

亦有時節。良宵燕坐，衆籟無聲，篝燈長讀，搜斷簡而忘疲，撤布衾而勿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圖史盈几，隨興抽閱，當此潺湲在耳，簷花拂研，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暮，寒禽號埜，一室擁爐，香清菜熟，披覽陳編殘卷，宛對良友，視彼擁貂裘，啖羊羔酒者，奚啻霄壤，三樂也。知兄欲聞此言此樂，敢效野芹之獻。

汪詹漪曰：選言而出，卽景而繪，時乎時乎，可以讀書。

訂友人不賀節

趙時揖聲伯

宗戚尊屬，及父執業師，新歲禮宜恭謁，若奔馳終歲，僅此數日之間，而於通國交遊，籲戶投牋，望門題鳳，遠答頗招厭憎。後至或起嫌疑，彼此無益，亦何煩鹿鹿耶。晉謁良友，僕實不敢先施，設蒙寵顧者，燈後踵門，望勿譴責。

汪詹漪曰：余生平近五六年內，不賀節，歲朝揖神之外，別無往來交拜之煩，真樂事也。因思聲伯此牘甚妙，但恐同心之人，甚難然有此論，便稍遲可幸無罪耳。

答鄧孝威

梁以樟公秋

發舟在旦暮，期明春爲吳陵遊，湖田幾頃，春雨半犁，作十日平原也。旅懷詩淒婉幽宕，

入人甚深、携歸湖上、與寒流古木相贈答、亦可自傲其不貧耶、

汪澹漪曰胸懷如日月筆下有烟霞此本性使然不可得而強也公秋才情高曠真不可一世

慰友人

程斯敏 修來

甫出棘闈、便覺神情超曠。不知數月以來、何以自投苦海、失却回頭是岸也。且又妄擬某也元、某也魁、某也鴈行、既而榜發、絕無一驗、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又何用牢騷耶。楓林鋪赤、秋鴈騰空、把酒登高、一聲長嘯、此等胸襟、乃是英雄本色、遙念新貴人、長安道上、車塵馬足、勞勞未定、與吾輩之得失正相半耳。且太史公曰、不困戾、烏能激乎。

徐野君曰快心人語喚醒多少癡迷要知得手時亦是邯鄲一枕不如早悟爲佳耳

分類尺牘新語卷十一終

分類尺牘新語卷十二感憤序目

汪瞻漪曰。杜默之醉拊項王肩云。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高才如杜默。而不得一第。此自是酒人狂態耳。乃起視神像。輒已淚下。嗟乎傷哉。古今感憤之事不一。惟獨文人爲多。每讀盧照鄰五悲及王弇州文章九命。未嘗不涕泗橫流。撫膺欲絕也。嘗疑文人事事缺陷。如所云無貌無命。無位無福。無壽無後者。率十人而九。而吾妄意種種皆自無行始之。彘使文人有行。當不若是。然竟有束修砥礪。而仍不免坎壈者。猶之仲尼栖皇。子淵貧夭。豈盡躬修之罪哉。更有一種踣地喚天之悲。與文人相爲對望者。曰紅顏薄命。如明妃。青塚緣珠金谷。非煙殞命。眞斷腸之類。不可勝紀。天乎。天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有如不信。則羣公之牘具在。

集感憤卷十二

復盧獻華

汪鶴孫

與宗穆庵

王鳳翥

與沈大音

顧自俊

與錢雍明

徐繼思

與容道人	丘象升	與宋荔裳觀察	曹爾堪
上龔總憲書	尤侗	與孫宇台兄弟	王嗣槐
與孫豹人	胡介	與孫赤厓	丁澎
苦雨復同人	沈九如	與胡彥遠	張綱孫
與孫宇台	張綱孫	與徐野君	姚湘
答沈定山	胡貞開	別盧太史書	孫金礪
與錢聖月	沈謙	與周敷文	徐汾
答丁叔范	葉大緯	與金觀我	姚康
與金冶王	張明弼	寄徐野君	王潞
致簡謙居	吳景斌	答袁籜庵先輩	王彖來
與陳晋水	顧自俊	與陳弓良	李澄中
與金觀我	姚康	寄林殿颺	梁以樟
寄余麈之	施閏章	東林殿颺	周體觀

答黃九烟

鄧漢儀

與徐世臣

施閏章





分類尺牘新語卷十二

西陵

汪 淇 愴 漪 箋 定

友人

馮 魁 再 來

叅 論

徐士俊野君 全評

王 暉 丹 麓

感憤類

復同學盧獻華

汪鶴孫 雲 遠

嗟乎、才人之運、蓋三累而始窮也。上者愛才、次則憐才、下者忌才。今日愛才憐才之風、固渺乎難追矣。即求其庶幾忌才者、而亦不可得。夫忌才、即何取之有。僕以爲忌才者、必心知其才而忌之也。又惟恐其才出已上而忌之也。若今之視才、特贅焉耳。人則誰欣誰憎、文尤可有可無、甚者商賈僕隸、倨傲而非訕之、以爲身不名一錢。彬彬何益、我輩直無從置喙焉。雖周親與妻子、朝夕相對、亦似日見怪物者。雖許以三十登壇、猶將望望去之、更不待買臣五十富貴矣。因思杜少陵所謂世人皆欲殺、眞快語。禰正平、薛道衡、以文章隕身、眞盛事。今日誰復有以一篇之美、一字句之奇、而取妬招禍者哉。誰

復有鯁鯁然而欲殺之者哉、彼所爭所急、總不係乎此、大地才人、悉皆安枕、然斯足動有心者之痛哭矣、僕憂傷憤懣、不自知其言之過激如此、一編緘篋、以俟後日、燮川、危甚危甚、

查子周曰痛哭流涕之語可見天下人心腸肝膽原不得作一副看也、雲遠英年抱才偶屈宜乎有此牢騷之唱○柴虎臣曰才人連厄真覺可歎

與宋穆庵

王鳳翥 治山

足下乃以我爲沈玄機耶。酒後耳熱。未免如鋸之屑。過拂武安。今早悔甚。然亦是我輩鬚眉語。偶懷舊作二句曰。好動悔隨。至寡言道。所欽不敢。當與足下共之。

徐野君曰予讀此札鬚眉欲動心動耶鬚動耶風靡自有分別

與沈大音

顧自俊 秀升

弟近况益復無狀、已將世事付之流水、家事付之清風矣、內子輩謬以灶下炊來聒、弟堅塞兩耳、仰面只看天半紅霞、辱教念及、示以先聖賢安貧之道、足感深愛、但此等話、胸中久已飽聞、終不能一改面上之菜色、吾兄樂顏子之樂、其亦能憂顏子之憂耶、

徐野君曰秀升才美如錦豈長貧賤者耶吾知陶學士甌裏薰香當不遠矣

與錢雍明

徐繼恩世臣

余天性莫爽、不奈憂煩、悒悒終年、便欲氣盡、使困頓一室、悲來填膺、悌逆內蒸、窮愁外逼、人非金石、立見銷亡、不若逃形全真、肆志方外。

汪憺漪曰世臣不可一世之意即在數語中宜乎明心獨卓

與宋荔裳觀察

曹爾堪子願

邯鄲傀儡、聚首達曙、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日縮之銀燈檀板之中、可笑亦可涕也。

汪憺漪曰神龍遊戲乃以尺木爲奇所謂筆端無礙

與容道人

丘象升曙戒

道人歸矣。僕將一帆兩櫓。去八千里外。遷謫之苦。了不介意。獨念羅浮山下。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枕榔園而迴首北望。其何以爲情。

程奕仙曰天下之情未有不生於景者然而眼前覽眺又不如去後追思此非慧心人不解

上龔總憲書

尤 侗 展 成

使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己矣、上欲援之而阻於格、下欲攀之而懸於勢、逡巡却顧、而時已去、機已失、使知己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效用知己之羞、斯則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於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淒然長嘶、伯樂亦潛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稍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十里、賈行五十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無能以千金市之者、設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燿、左右歎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寧老死於九折之坂、而不願爲圉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之用也、今世所爲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攬四方之紀綱、秉百工之刀尺、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而猶傾心於下吏、肯首於愚生、褒尺寸之才、揚纖毫之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侗爲特奇、而幸侗之受知於閣下爲獨至也、然侗之年、已踰三十矣、局蹐於卑官、棲遲於絕塞者、

三年於茲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卒然溢霜露、填溝壑、雖欲長侍門牆、豈可得哉、又使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侗必流離坎壈於山嶺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侗將長爲農夫以沒世、而玉璫方寸地、迄不敢望焉、侗固已矣、獨使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爲有知己如此、而士尙不用、有士如此、而尙不爲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疎、有不慕者轉爲而嘆、幸者變而爲悲哉、夫才雖天生、而器由人造、豫章之材、莫不知其良也、荆山之璞、莫不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之、曲之以爲輪、輻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雕之以爲杯、斝、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榑、櫨、明堂之碣、砮、笑人千載、而其時、卽有卞和郢石者、見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於未遇之時、悔恨於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石之能言者、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圉夫牧吏所得、與榑、櫨、碣、砮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於知己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注澹漪曰驅韓役柳供其筆下淋漓酣恣如風馳雨驟亦復雲蒸霞蔚展成天下麗才此西堂二刻新篇更爲疏宕雋秀

與孫字呂宙合兄弟

王嗣槐 仲昭

頃以播遷、羈栖遠溼、載離寒暑、迥若參辰、北渚閒雲、西軒落月、有懷愴愴、我勞如何、屬者不弔、禍及先人、慰卹殷勤、有踰骨肉、東西奔走、無復居廬、日月駛流、不遑展墓、伯道無兒、未聞藁葬、若敖有鬼、應苦長饑、自非源出空桑、生憑廩竹、撫心結恨、觸緒酸辛、死當久矣、何以生爲、旅館蕭條、短檠明滅、風柯落葉、霜鴈驚寒、展側孤帷、肝脾崩裂、奄息踰時、竟嬰厲疾、長沙怪鳥、偏向哀鳴、入寢黃熊、頻徵妖夢、自分膏肓、難淹晷漏、得從地下、固是本懷、反復淹淪、呻吟床褥、淋漓流血、酸楚割肌、親交斷絕、履影弔心、寒燈搖影、轉塵自憐、素壁流塵、懸琴誰鼓、追憶昔之壯心、痛斯須之危迫、極夜反側、曷禁潛然、念我同壇七人、不異山陽游劇、去年呂仲濂逝、今又復及不孝、南皮旅食之傷、黃公酒罈之歎、每念及此、生死同悲、家季遠來省視、極道殷勤、古人執手、徒以片言、況生死交情、十年心許、顧託妻孥、屬有張堪之懷久矣、近以彌留、尙存呼吸、頭有贅疣、足如跛躄、自

非歧伯提針、桐君引七、有何神術、得起沈疴、所恨鉛刀未試、匏落誰容、緯蕭河上、既愧未工、下簾市中、終慚寡術、沈浮世路、何地資身、恐采藜爲養、敗絮自擁、三復斯言、未足相保、吾兄伯仲、拂衣事外、卜築村墟、河干五柳、屋後青山、涉厲批鱗、吾知免矣、游子無聊、故鄉日遠、晨風北林、眷戀何已、伏枕攬筆、曷勝依依、

查于周日商風入絃聽之悽激熟讀文選方知此書之宛肖古人

與孫豹人

胡介彥遠

人如豹人彥遠、而四十寂寂、東擲西拋、求衣求食、向賣菜翁求生活、嗟呼、雖有千秋萬歲之名、何與我事耶、爲之太息、踉蹌渡江、還旅堂、佳賓滿堂、市兒亦滿座、筆墨之累、與積逋環而攻之、言之徒爲故人當食之歎而已、但舟中作、得焦穫先生一詩、頗似可傳、差足以報焦穫十年知重之意爾、望先生有以贈我也、

汪懋漪曰一畦清曠勝人是尺牘中最貴者機桃艷李何似黃花幾朵搖曳西風耶

與孫赤厓

丁彭飛濤

移居東山岡、動定小可、種得一畦菜、頗似南中蓴味、脆滑過之、特差薄耳、若戎葵蒼耳、

皆可采食、此間人不識也、但地苦寒、少雨、必挽轆轤、引西澗水灌之、乃得悅澤、坻中沙礫、每以兩手代鍤、十指皆作老禿翁、削牘久廢、固不惜汝、所愁夜臥時、誰爲搔背癢也、

汪懔瀚曰無聊語寫得有與有情飛譎吾黨素具才智乃知文人何處不可自怡

苦雨復同人

沈九如宣子

旬日間屏翳作怒、不解陰霾、雲走羣羊、淵升黑蜮、池水衍溢、蝦舞於階、垂柳佻儻、蛙鳴於樹、一室中竟成蜀道、非大漏天、卽小漏天、陸士龍愁霖之賦、所爲作也、日惟徵火酒以疏潤、焚尤鬚而祛溽、然猶不能自解、况復披冥濛、涉泥塗乎、

汪懔瀚曰爲秋風所破茅屋子美便說到廣廈千萬間宣子苦雨乃擬作蜀道崎嶇且助雨之物益復離奇百出此亦太白賦蜀道難手也

與胡彥遠

張綱孫祖望

自別良友、溯黃流之峻湍、眺齊郊之霜水、夕陽古路、不覺興懷、悵然以悲、撫髀而歎、及屆歷城、與駿男起臥一室、遠慕鄭公之註書、近嘉劉訐之氈絮、而俯仰之際、哀憤俱生、追憶中年、坎坷備極、家室喪亡、母妻溘逝、子女飢寒、田園蕪沒、晨坐忽感、則爪指亂爬、

夜寢偶及、則涕泗被面。落落窮途、誰與語此、啣杯強笑、總非人情。痛兩棺之暴露、悼我生之流離、雖使嘉賓在席、蜃炭炙花、吳姬吹竹、趙女彈絃、難以自解、況日短冰飛、鮫鮓穴樹、悠悠知己、山河間之、明夫世不我知、當求斯志、火珠徑寸、每匿精於蛤水、青松百尺、自抱翠於猿崖、天下所貴、宜絕遠乎耳目、而大事未了、不遂懷來、是以倉皇如失耳、然後知逢萌之携家海上、管寧之獨處木榻、良無所恨恨也、昔夷吾見知於鮑叔、終身感之、以其惜才也、伯牙非子期、不操流水、以其知音也、今彥遠知我、不異二子矣、將何以爲我慮乎、舟中別論、時時在心、明歲燕歸、趁帆東下、舍弟蘆居、索米無處、前所申懇、望爲周急、還當圖報、以答垂慈、書不盡言、率筆此達、

汪懋淵曰祖望之詩極似杜工部卽此一牘亦是無家別等篇

與孫宇台

張綱孫祖望

還自豫章、聞僕門人吳鴈、一旦溘逝、爲之痛悼、此子孝友敦固、品行純粹、譬如珠璣不可多得、夙資穎敏、日記千言、金玉聲譽、士類咸慕、瀚貫百家、藻火滿腹、詞章駿發、飛兔絕影、既以才智邁人、又復雍容退讓、而值寡德之士、未肯降色、是以浮薄之輩、疾之若

仇、自僕徂薊門、山川遼隔、及返茅廬、鹿去金陵、以父在官、遭難、跋涉波濤、竄身龍窟、覓路蠹房、終歲奔走、不以艱苦爲阻、魯閔之學、得自性生、君仲采薪、季路負米、方此勤勞、亦不是過、僕昔設教時、從容講論、未嘗三反、嚙契於心、春飈初拂、桐樹作花、涼月夜來、草虫互響、朝夕以之追隨、風雨以之莫渝、挑燈坐漏、述志談心、商較古昔、究研書史、回稱好學、鹿維其人、又有江湖俗子、開口誹譏、遼東白豕、自詡絕異、而鷹能正言、呵叱大義、曉明、不爲邪濬、足以見其剛直、比經世務、動無不宜、少年有練達之概、處已寡尤、悔之咎、視此英決、期立鴻猷、而朝露忽隕、慘焉傷懷、爲親而沒、深可嘉歎、寡妻幼子、爲之奈何、想足下伯叔之誼、亦當披淚、悲哉已矣、天實喪予、僕欲爲記載、意緒紊亂、念其生時、以足下掄揚、共賞瓌琰、而今已長別、寧復無意、倘肯褒集、爲之立傳、以誌名山、定垂不朽、五路雲松、鹿應含笑、臨筆悽惻、不知所云、

徐野君曰：組織之工、繡如繪、繡則古錦、繪則墨色、真奇觀也。

與徐野君

姚 湘夢峽

高賢下榻、弟未能爲諸山傭食、聽講座側、始歎古今人、不相及也、媿何可言、西陵別後、

八年心事，欲向知己傾倒出之，而西窓無燭，夜語爲難，乃知良晤，正有遭逢，不可強也。我輩讀書懷古，壯志雖存，而顧影據鞍，銷忘已甚，中夜徘徊，汲汲寡歡，不知先生何以教我。

汪懋漪曰：如幽咽泉聲，斷而復續，幾於擊碎唾壺矣。

答沈定山

胡貞開 循蜚

顧修遠，在湖上月餘，弟闕展候，定山責我良是，然亦有說。憶少時，與修遠定山公車歸，遇賊於汝濟之間，修遠方擁姬坐輿中，畏不敢進，定山拍弟肩使出，弟怒馬獨發，拓弓絃，作礮礮聲，箭如餓鷗噉，逐賊四十里，過東平南門下馬，裸衣踞胡床，修遠方到，同上酒樓痛飲，意氣甚豪，今幾何時，乃坐空齋，聞戶外剝啄之音，輒怦怦心戰，蘇子瞻云：以桑榆之暮景，當憂患之餘生，憊而懼人，此病也。定山其亮我乎。

查子周曰：金剛努目菩薩，低肩胸中壘塊，定力能消覺，王處仲擊碎唾壺，猶屬多事。

別盧太史書

孫金礪 介夫

古人朋友之道，內相表正，外相掄揚，故聲譽不起，歸其咎於朋友。今人反是，當面輸心。

轉眼諂訕。世情反覆。古人早有同悲焉。然亦不足怪。人之度量相越。譬猶器也。虛大者所蓄必厚。淺小者。加以倉粒勺漿。有覆溢焉耳。君子之德。譬若高山大川。於物無不容。無所不見。小人之初見勝已也。未嘗不知慕。慕積生畏。積畏生忌。畏忌之心積。而仇毒之機成矣。烏乎。六經之道大矣。從而事之者非一人。不一世。鑿井求泉。進止存乎其人。已則瘖矣。而怪怒繞梁之人。豈不冤哉。未聞翳桑之饑者。剽亦鼎食之趙宣。軟怯之叔寶。移恨有力之烏獲也。

汪憺漪曰。識鑒既高。閱歷更到狹衷。人讀之。病當自愧自奮。

與錢聖月

沈謙去矜

大覺精舍之別。屈指已踰十二霜矣。水萍偶聚。信宿遽分。山川阻修。杳如隔世。人壽駒隙。堪此長別。且風鶴屢驚。雲鯉久絕。不相聞問。都莫能知。前在審山。訊及足下起居。被中人士。且云不諱。僕始相傷悼。既而思之。以爲不眞也。足下睟顏和氣。神明內藏。振筆運思。千言不竭。凡此之類。悉爲壽徵。且世德家學。厚積薄酬。方將昌大。何遽溢焉邪。頃足下致書潤法師。且爲僕撰隱志序。知足下尙在。數年驚憂。一旦氷釋。及見尊搆。特以

亡友見稱、豈始寧人士、亦有傳去矜溢焉者乎。夫盜怨富家、惡仇好女、未有不幸其災、害死亡、苟未卽死、或咒詛禱祈、含沙下石者有之、今足下與僕、無膏沐之容、金銀之氣、來仇召怨、都不自明、雖然、足下不可不自省矣、僕與足下、憂病累年、瀕死者數矣、或以飲啄未盡、假息於幻泡之中、乃見死喪哭泣、困乏飢寒、真所謂不幸而壽者也、古人有言、勞我以生、逸我以死、則死亦未必甚惡、若僕之氣、索神枯、息肩差易、方爲足下深憂耳。書到發槭、必當一笑。

徐野君曰東坡病日一月不出人都傳其已死則知古今人有相似者矣文從感慨而生益復雋永

與周敷文

徐汾武令

玉樹遽埋、爲之嗚咽、僕自謂阿戎鍾情、餘哀未散、聞中泣聲、尙復來亂人意、詎料足下、亦與此耶、皤然老親、所望自愛、勿更深喪期之明感、

查于周曰同病相憐痛中生痛其所爲慰語者固不得已也

答丁叔范書

葉大緯 緯如

前書所及、拘墟之見、猶夏蟲不可語冰、竊以爲歎、嗟乎、少見多怪、指橐駝爲腫背之馬、

而隨聲附和之流、將亦復云云、人且有之、何況微物、故貴能自樹立、置身不朽、不當徒競雕蟲、曾不得比於壯夫也、至云子陽并蛙、遺笑後世、此適成讙警之鄙、山鬼技倆、祇爲聞見所窮耳、更有足異者、今人每讀人文詞、不曰班馬極觀、則曰淵雲歎頌、夫史漢六朝、世固不多概見、諛之者習爲常談、受諛者忘其刺謬、夫蔚宗之穢行、士龍之逆節、試舉以歸人、人卽至愚、有不憤然作色者乎、今舉以歸文士、則遜讓謝不敏焉、以是知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也、違復與之絜短論長、以爲有當於是非哉、付之一晒可也。

汪懋淵曰：緯如爲登樓名宿，其所持論規圓矩方，不啻高踞百尺樓頭，欲臥諸人於地下。

與金觀我

姚 康 休 那

昨拜手札，爲燈下悲歌感慨，而讀者數回。同一語也。以暮氣承之。有異乎朝氣耳。得教後，遂覺我不必知，天不必問。

查于周曰：簡潔中藏有森秀，此筆札上乘也。不讀古牘，不知此札之高妙。

與金冶王

一第一官於七尺甚輕。然士當落拓時。或授名賢之顧。或蒙大恩剪拂。天若不以一第一官了之。必無以靈具眼人之眼。而快有心人之心。世將謂此輩窮士。可聽其自生自死。自寒自熱。而終不肯回其半背。落其一毛。故韓淮陰。何能必封侯。不封侯。則漂母之識不傳。郭汾陽。何能必拜相。不拜相。則李白之知亦沒。故窮士所以頹挫扼折。而終至青雲。此非必一人伸誦之常。或亦具眼有心人之神靈所變化也。

汪懋漪曰。感憤極矣。與其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不如托付具眼有心人。公亮先生三十年間。曾以盤芝集屬余評梓。後又刻肚單集。一腔憤慨。咄咄逼人。閱此則又是和平之音矣。

寄徐野君

王 澐 又韓

二十載神交。晤於一旦。三年握手。去不崇朝。聚難別易。聚暫別常。有懷大雅。瓣香未忘也。雁樓之集已成。鱣堂之子頓失。痛子念弟。當無異情。弟此時歸志已決。視官若仇。約日爲紀。不卜何日得隨杖履。一如小兒之執經問難耳。默庵一扇。留篋六年。竟忘寄到。然不終浮沉。亦善補過者乎。象兄南旋。空函附候。不盡於邑。

陸蓋思曰。又韓素重野君。辛麻城時。與之同遊。以令子殿威執弟子禮。賓主師生交相得也。既而遷守華州。

賤戚忽天焉，真有不能爲情者矣。因附又韓午日哭子詩一章，曰：人賞天中節，余傷地下兒。有絲難續命，無淚不垂眉。種玉還埋土，飛花豈綴枝。高堂雙白髮，何以對芳時。

致簡謙居吏部

吳景斌 雲舉

弟自甲辰赤手歸來，青氈况冷，卽欲乞憐知己，但恐干謁九空，故寧謝絕喧煩，兀坐蒲齋耳。諒兄翁聞斯苦趣，必爲我酸鼻躊躇。否則弟自有二寸毛錐，殘書滿架，六橋之好水佳山，三竺之清風明月，孤筇小艇，短咏長吟，優游卒歲，樂我餘年，人不得奪諸我，我亦不必求之人也。

汪懔漪曰：貧士傲骨，須得山水花月，幫扶所謂夜來添驂富，新月掛銀鈎也。人不能奪我，不必求人得大自在。

答袁籜庵先生

王彖來 古直

從吳門歸里，卽登鏡閣，覺餘音自梁間出，心竊異之。及讀壁上題句，問之家人，則知道駕已枉駐於蓬葦也。疎略倦游，不得灑掃庭戶，敬候長者，罪何可言。然自吳門與先生約，擬先先生而歸，彖之所自主也。今天下之躡屣擔簦，干謁諸貴人間，而能自主者幾

人哉。始則候其顏色。而遲之數日矣。繼則冀其款接。而遲又數日矣。更有望升斗之水。以活涸鮒。希涓滴之露。以起稿苗。而遲不可以歲月計矣。味窮雞肋。指動馬肝。強者髮植目張。而不敢怒。弱者穎禿舌敝。而不能達。親望於閭。妻謫於室。以爲是誠宥子。且無能辨其寃者。然則豸之失先生約。未嘗先先生而歸。先生必且悉其狀。鑒其衷。知豸之不能自主。而人主之。非豸之罪也。蒙手教。情詞肫至。具感古人之誼。然默翁至湖上。不及旬。而豸又彈鋏過茗。失於陪侍。風塵羈客。道路勞人。昔之不能先先生而歸者。今又不能後默翁而出。饑來驅人。波波鹿鹿之態。又豈堪爲先生道哉。千里相致。應更爲之惻然已。

徐野君曰嘗見宗子相報劉一丈書形容伺候貴人光景可稱絕倒讀古直此文又是爲茂陵劉郎寫昭堪笑堪悲極筆端遊戲之妙矣

與陳晉水

顧自俊秀升

自到都門。殊無好懷。大抵今日知遇。畫家爲上。鑄石家次之。書家又次之。惟詩文爲最下。而詩文之近古者則尤下耳。曲愈高者和愈寡。技彌下者售彌速。子昂空饒文軸功。

令固無從狗監薦者。縉紳方以文字爲忌諱。誰其常何識馬周而客之。長安索米正未知何時息肩也。回望吾兄與諸故人。讀書湖上。朝披風而暮咏月。奚啻霄漢哉。有便人入都。列女傳幸稍一部。蓋以胸中未嘗多貯古今女子。無能作閨閣應酬詩。得此便可助蓮花落一曲。惟道兄愛我。

汪懋漪曰長安光景大意如是亦屬無可奈何至欲胸中多貯女子又一鸞籠書生矣

與陳弓良

李澄申 渭清

昨道經萊蕪。土衍沙墳。亦自樓閣相望也。范史雲爲之宰。何至塵甑魚釜。爲古今窮人之冠。弟以措大而窮。不諒於鄉人。史雲以縣令而窮。名滿天下。世間不平之事。莫此爲甚。余有詩曰。那能不作萊蕪長。虛號人間范史雲。乃知人生不惟富貴有命。窮人名實之間。亦有造物司之矣。

徐野君曰貧到有名翻覺以各爲甘不以貧爲苦矣讀至不惟富貴有命數語令人解頤賣龜鑼整日敲何益之有

與金觀我

姚 康 休 那

淮上一別。卽值滄桑。仁兄與太翁之穩坐金剛地。自不煩詹尹而老姚生之。尙在人間。世則恐非仁兄臆中事矣。道遇公郎。恍惚一夢。不知悲喜之集。晤公郎如晤仁兄。其終如如此。晤何因。念嵩山僧。我已七旬。君九十。應知後會在他生之句。此亦龍鍾老生之。腕我觀我耶。聞仁兄家運亦復至此。若我運則畢露行間。得公郎慈照。便是鄭監門一。幅流民圖矣。此正不必相憐也。文章千古事。忠孝一生心。兄尙仍可爲。弟則唯待死。待盡而已。復何道。筆隨淚下。恕我念我。

查于周曰。淋漓滿紙聲。有餘痛。余嘗讀其太白劍一書。才氣超邁。識力高古。推倒一時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陳同甫其人者。能不感慨一時。涕淚千古耶。

寄林殿颺

梁以樟公狄

己丑冬。得與年兄相聚。刊邸。冰霜高潔。古道詔乎。歲寒同人中。如我兩人。相遇於精神。微渺之間。恐未可多得。別來年餘。荒烟遠水。落落寡偶。每手一編。尙友聲。希味淡。輒想見年翁。靜深堅確之概。藉師友以自鍛煉。正不在覲面也。弟恒饑。泌水依然。終窶。且諸病交作。至今未起。天之扼我。悠悠夢夢。長此安窮。未嘗不引鏡。掀髯拊膺。流涕。年兄道。

況何似。窮且益堅。堅乃益窮。其况味當與弟等。此無足道。惟向聞竟夕不寐。有用精神。尙當及時。蚤爲培養。此弟愚所惓惓者。曹兄紫閣乃弟兒女姻家。向曾叅文山戎幕。義性男子也。今偶赴楊郡公之召。景慕龍門。幸進而教之。何如。

徐野君曰歸昌之響化作杜鵑啼落月深山正復凄絕

寄余廣之

施閏章愚山

歷下山色抱城泉。聲滿郡差強人意。兵燹頻仍。書籍灰燼。所問濟南先代舊家。如李于鱗。邊廷寶。殷正甫輩。子孫存者絕少。殷氏諸生一二。邊氏無讀書者。于鱗之族。止一童子李灤。已青其衿。且碑于鱗之墓。爲文以祭。祭之先一夕。夢五丈夫。皆古衣冠。偉然見過。若言謝者。而以黃紗籠其面。未通姓名。及造其墓。則五塚。蓋自其先三世及李駒墓。皆在焉。則五丈夫也。爲之驚異。若許殿卿則後人不可問矣。臨清謝茂秦亦然。百年之間。變替至此。盛名難居。餘澤易斬。良可歎也。亦可懼也。

汪懋漪曰只好詩卷長留天地間耳若言及子孫即李杜且不可保何況其他愚山先生此文所表章者已不淺

